

苏菲亚·贝尔 与 王明教授

红尘

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在中国的奥秘与真相

红尘，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在中国的奥秘与真相

作者：苏菲亚·贝尔 (Sophia Bell) 与 王明教授 (Professor Wang Ming)

版权所有 © 2025 THE EPOCH MEDIA。保留所有权利。
禁止翻印。

致读者

本简体中文版以免费形式赠予读者——如一缕清风，悄然穿越名为「防火长城」的无形之墙，来到你身边。

我们身处墙外，但并不割裂。我们看见、理解，并深深共鸣于你的处境——在这个时代，仅仅为了保留内心一份独立思考的自由，就可能要承受许多不为人知的代价。

若这本书，能以任何一种方式来到你手中，那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它或许不能带来什么宏大的答案，但请将它视为我们想要说出的一句话：

我们在这里。我们与你同在。我们愿意尽己所能与你分享这一切。

愿光明穿越所有屏障，
愿良知跨越所有高墙。

—— THE EPOCH MEDIA 敬上

编者注

本书根据真实的故事、事件与背景撰写而成。然为尊重个人隐私，并避免对相关人士造成影响，书中人物的姓名及部分可识别其身份的细节，皆经过更改、简化或以文学形式重构。

书中部分内容为当事人的个人视角之陈述，反映其在当时的亲身经历与个人认知。此等观点不必然代表 THE EPOCH MEDIA 的立场。

在文风方面，尽管编者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但为尊重书中人物的原貌，并保留故事的质朴精神与生动性，我们已尽力保留其原始的淳朴基调与口吻。

编者



执笔者言

本书中所述说的这段旅程，完全属于王明教授。我作为执笔者的角色，是与他紧密合作，倾听他的经历，并协助将他那非凡的故事写成这本书。尽管本书是我们共同合作的成果，但书中所呈现的叙述、回忆与深刻的真理，全都专属于他个人。

苏菲亚·贝尔 (Sophia Bell)

THE EPOCH MEDIA

* * *

序

我曾经是个彻底的科学信徒。作为一名医学教授、一位透过逻辑、证据与眼见为凭的棱镜看待世界的企业家，我曾以为自己对人生——关于成功，关于人的极限——已了然于心。那年夏天前往中国的旅程，起初只是源于对传统医学的好奇，以及对离别多年、那片血脉根源之地的变迁所怀的一份探询之心。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我始料未及。

那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并非在实验室或大学讲堂里，而是在静谧的茶室中、在云雾缭绕的山巅上、在时间仿佛凝滞的小镇里，透过那些平凡却怀有非凡智慧的人们的双眼，为我悄然敞开。我遇见了隐士，遇见了能用奇特方法治病的疗愈者，遇见了能洞悉科学视野之外事物的人们。我穷尽一生建立的坚实世界观，开始从根基动摇。

然而，这趟探索古老东方文化神妙之处的旅程，也将我们——我的妻子庆玲与我——带进了另一个现实，一个隐藏在中国现代浮华表象之下，幽暗而残酷的境地。我们偶然间

接触到一条真正的修炼道路，一个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门，它为数百万人带来了光明与希望。也正因如此，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场荒谬绝伦的迫害、一场外界鲜为人知的残酷信仰镇压，那血淋淋的真相。

本书记录了那段近七个月的动荡旅程——从一个充满质疑的科学家，到一个真理的追寻者；从一个好奇的游客，到一个见证了伟大善良与极致邪恶的非自愿证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定、关于在逆境中信仰的力量，以及关于即使在最深沉的暗夜里，希望之光也永不熄灭的故事。

我写下这些，并非为了说服，而是为了分享一段彻底改变我人生的经历。或许，在这趟旅程的某处，您也能为自己找到些什么——一份启示、一道微光，或是一个答案，来回应您心中长久以来的探问。

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一同走进这趟旅程，一个东方真正绽放光芒的地方。

王明

* * *

第一章：脱稿的瞬间

奇特的邀请与非凡的空间

我静静地站在那扇漆着深色、门牌号为 603 的木门前。

这房间蜷缩在底层走廊尽头一个隐蔽的角落——一个仿佛被会议中心那惨白的日光灯光所遗忘的地方。我的手心仍能感觉到那面铜制门牌的丝丝冰凉，它已随着岁月变得黯淡。在昏黄的光线下，那个数字仿佛微微颤动着，一种模糊的感觉油然而生，好似它等待的，正是我。

大约十分钟前，我还坐在三楼的大厅里，那儿的投影片正播放着复杂的图表，急促地闪烁，就像全球医疗产业那永不停歇的竞赛中急促的脉搏。然而，一股突如其来的冲动，让我想起了那张小纸条，那张在研讨会第一天我就打算扔进垃圾桶，却依旧静静地躺在我西装外套口袋里的东西。

它毫不起眼。一张米白色的纸片，仅有一行简洁的英文：

“Ancient Healing Arts and Uncharted Possibilities”

(古老的疗愈艺术与未知的可能性)

以及一个名字：张峰 – 来自中国。

会议室：603。

当时，我记得自己嘴角不禁微微上扬。一部分是因为那个标题听起来有些陈腔滥调，像是在为某个偏远乡村的周末禅修课程打广告。另一部分，或许是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因为我是个属于数字、属于经得起验证的研究、属于清晰分明的分析数据的人。我的妻子庆玲，以她那语言工作者特有的细腻，总喜欢将我的思维比作我腕上那只瑞士腕表

的机芯，同样的严谨与精确。我通常默不作声，将此视为对我坚定不移的一种默许赞美。

然而，不知何故，那张纸条却在我口袋里安静地待了两天，在紧凑的行程与重要的会晤之间。仿佛它有着一股无形的重量，等待着某个特定的时刻。直到今天下午，当行程中突然出现了四十分钟的空档，我的脑子因那些看似无穷无尽、重复循环的统计图表而疲惫不堪时，我的手竟不自觉地伸进了口袋——然后，缓缓地抽出了那张纸。

「去看看也没什么损失。」我喃喃自语，这更像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而非深思熟虑的决定。

而此刻，我就在这里，在 603 号房门前。愈是靠近，那些来自主要会议厅的嘈杂声、混杂的声响，似乎都被一道无形的墙过滤、消融。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脚步踩在厚实地毯上的声音，每一步，都像一滴水珠，缓缓落入一个异常静谧的空间，一种近乎有形的寂静。

我轻轻推开门。门发出极轻的“嘎吱”一声，像一声老旧木头的叹息。

里面.....是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没有炫目的投影机。没有庄重的演讲台。没有冰冷的白光，也没有从会议中心现代音响系统中回荡的扩音器声响。取而代之的，是几盏悬挂在天花板附近的棉纸灯笼，散发出温暖柔和的黄光，照亮了整个房间。一股清雅的草药香，轻轻地拂过我的鼻尖——宛如沉香木的气息，却又更为清透细腻，让我的思绪，不知为何，竟感到一阵出奇的平静。

房里只有十几个人，坐在简朴的木椅上。他们端坐着，悄然无声，全都面向前方，仿佛在共同聆听着一首无形的乐曲，一段只能用意念深处去感知的旋律。没有人看手机。没有人匆匆笔记。没有人开口说话。此处的沉默，并非单纯的悄然无声，而是一个鲜活的实体，有形有体，浸透并笼罩着房间的每个角落。这让我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

我在门口愣了几秒钟。身上那套平整的商务西装、那条条纹丝质领带、别在胸前那闪亮的金属名牌——这些曾是我地位与自信的象征——此刻却让我感到.....格格不入，仿佛是一首静谧协奏曲中不协调的音符。但奇怪的是，没有一道目光像看着不速之客那样看我。他们的目光掠过我，极

快，却没有一丝评判或探究的意味——那更像是……曾经见过此情此景，或类似场景的人们眼神。一种静默的接纳。

我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试着悄然走进，在最后一排选了个空位。椅背微微后倾，椅套的布料已有些磨损，但我这辈子从未如此拘谨、如此慎重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在前方，坐在一张质朴木椅上的，是一位男士，他的位置比其他人稍低一些。是张峰，我猜想，根据纸条上的名字。最近那盏灯笼的黄光，斜斜地洒落在他的一侧脸颊与太阳穴上。那张脸，若只匆匆一瞥，或许并无过人之处——却又蕴含着某种让我无法移开视线的东西。他的眼神并不锐利，也毫无审视之意。它仅仅是存在着，静谧而深沉，如不起涟漪的秋日湖面，那般包容与沉静。

我完全无法言喻，自己是否明白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也早已不记得，当初决定踏入这个房间时，自己究竟期待着什么。一场关于传统医学的渊博演说？一场充满神秘色彩的气功表演？抑或更糟的，一场为某种未经验证的疗法所做的巧妙说服？

这里的氛围，没有透露任何类似的信息。一切.....真实得令人感到奇异。真实到让我这个向来自信于自身掌控与分析能力的人，开始感到一丝.....迷失了方向。

我仍旧坐在那里，双手轻放在膝上，试着将呼吸调整得极缓、极轻，以免扰动那份笼罩整个空间、近乎神圣的寂静。每一分钟都如铅般沉重地流逝。一种陌生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心，悄悄渗入我心智的每个角落——仿佛我正无意间，站在了某个极其宏大事物的边缘，一个我从未知的世界，一个.....从未被道出的真相。

我轻轻调整坐姿，试图融入那片正在凝固的寂静之中。我的目光不自觉地投向那位名叫张峰的男士，等待着。

等待着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沉静而神秘的人们

我选了后排一个不起眼的座位，试图将自己缩起来，像个不经意间闯入一出早已拉开序幕的默剧的观众。

没有一丝声响。没有一句言语。他们就那样坐着——端正而又自然得不可思议——仿佛那姿态已是他们血肉的一部分。背脊挺直，双肩却全然放松，双手安放在膝上。那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平稳，没有丝毫勉强，也毫不张扬。

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每一个人。

离我最近的是一位老太太——或许已年过花甲——身穿一件深色简朴的棉袄，银白的发丝在脑后梳成一个整齐的发髻。她没有闭眼，但目光似乎正穿透一层虚幻的薄雾，凝视着一个遥远的、超越了房间尽头那面墙的虚无之点。在另一个角落，坐着一位尚属年轻的男士——眼神清亮而沉静，没有半点好奇或探究，却带着一种历经沧桑的沉稳，尽管他的年纪或许还未及而立。而在他们前方，一位老先生闲适地坐着，背轻轻靠着椅背，神情泰然自若，让我几乎以为他已在此处安然入睡。

没有人相互交换眼神。没有社交性的微笑，没有会意的点头，甚至连一丝眉毛的挑动也无。然而，他们每个人的存在，却又如此……充实、浓郁。

我感受不到冷漠的疏离，更非那种常见的「应付场面」的姿态。他们真真切切地在那里，完整地存在于每一刻、每一次呼吸之中。一种奇异的感觉在我心头悄然升起。似乎有某种无形之物，无声无息，无影无形，无法用我所知的任何仪器去测量，正在空气中轻柔地弥漫开来。这究竟是一种我们的科学尚未定义的能量，或仅是我在这特殊空间里的个人幻觉？

我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从事何种工作，或者他们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我也不清楚他们彼此是否早已相识。但在这里，在这个房间里——他们就像大河中央沉默的古老岩石：不刻意引人注目，却蕴藏着一份坚实与无言的秘密。

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再次侵袭了我。身上的名牌西装、那张尊贵的医学教授文凭、那些在国际期刊上被引用了数百次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曾是我的骄傲的事物，此刻在这个房间里，似乎都失去了分量。

一种沉寂……笼罩着一切。但并非空洞。那感觉，仿佛我正站在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前，一阵模糊的悸动在我心中升起，好像有什么神秘之物，正等待着从那深邃之处被发掘。

前方，张峰依旧静坐着，未发一语。但接着，他轻轻地动了。

仅仅是极其轻微地一侧头——如同一阵微风拂过静止的湖面——整个房间似乎也随之轻轻转动。我看到所有人的目光，都同时转向了他，那样地缓慢、自然，没有一丝急切，也毫无压迫感。那是一种……无言的默契。

我也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他。不全然是出于好奇，而更像是有股无形的引力，让我无法不这么做。

与张峰的相遇

在那轻轻一侧头之后，张峰在几次呼吸之间，依旧保持着沉默。房间愈发宁静。接着，没有一句介绍，没有多余的手势，他开口了。

他的声音低沉、温暖，字字清晰，不疾不徐——与我所认识的那些专业演讲者，那种意图营造印象或操控群众情绪的激昂语调，截然不同。他说的是中文，一种带着古风、质朴的中文，仿佛是从一个人们以真诚而非麦克风或华丽投影片交流的时代流传下来的。

他说到了“气”。说到了体内无形的能量流动。说到了心跳的节奏与宇宙精微变动之间的联系。说到了“脉象”——身体寄予的无声信号。这些概念，我曾在研究东方传统医学时从书本上浏览过，却从未真正重视。在一个受过严谨西方训练的医学教授的眼中，“气”对我而言，就如同“英勇的精神”或“炽热的心”一样模糊——那些词藻华美、富于形象，但如何能被量化？如何能被带进实验室？

但张峰的讲述方式却截然不同。他并非在阐述一种理论。他在讲故事。讲述古代良医的故事，他们治疗绝症，有时仅仅是透过调整病人的心态，甚至在用药之前。讲述那些复杂的病例，其脉象所揭示的，比最先进的血液检测结果还要深远。我聆听着，起初或许只是出于礼貌，但不知不觉间便被吸引进去——并非因为相信，而是因为无法不听。在他的声调里，在他那平静的叙事方式中，有某种东西，确实地留住了我。

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

原本就已寂静的空间，此刻仿佛凝固、停滞。一种近乎绝对的沉寂，没有一声咳嗽，没有一声粗重的呼吸，笼罩了一切。

他缓缓地扫视了房内——在座的每一个人。接着——他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这个唯一的陌生来客。

没有好奇的探究。没有那种「我早已知道你是谁了」的会心眼神。只是一道直视，平静，却又深邃。一股奇异的感觉沿着我的脊椎窜升。在那目光之下，我感觉那些形塑了「我」这个人的事物——昂贵的西装、一张张的学位证书——似乎都失去了意义。甚至，那些我以为早已锁进心灵深处的角落，也仿佛被触及了。

他微微一笑，一个极轻的、仅在嘴角一闪而过的微笑。然后他说道——声音依旧平稳，不大声，也不带一丝警告或评判的语气。只是一句话，在寂静中响起，仿佛他正轻轻触碰着一处连我自己都刻意遗忘的隐秘伤口。

“你的脉，”他说，眼睛依然看着我，“有些沉，又有阻塞之处。像一条溪流，中心有巨石阻碍，水流无法自然畅通。气血因此而停滞。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你心中似乎有挂碍。一件未了的旧事，一股说不出的压力，正让你体内的气难以回归其本有的平衡状态。”

我全身僵住。耳中嗡嗡作响。

我未曾与他说过只言片语。未曾点头致意。而且显然，他也未曾走近，未曾用他那修长的指尖触碰我的手腕——没有用任何一种我穷尽多年医学研究所学过或听闻过的方式来“把脉”。

那么……他刚刚做的是什​​么？他怎么会知道？

那根深蒂固的怀疑，一位科学家的本能，立刻在我脑中强烈地苏醒。这或许只是一种高明的心理技巧？一场基于观察而精心准备的“读心术”？又或者，他在这次谈话前，早已费心“调查”过我？

但不。怎么可能？他刚才说的那些……一个陌生人怎么可能知道？那些事，只有我自己深藏心底，顶多是我的妻子

庆玲，或许能模糊地感觉到。甚至，有些事是如此私密，连最亲近的她，也未曾听我吐露过。

我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上，努力让它们不颤抖，但胸中已乱如麻。

我内心那属于科学的理智，正声嘶力竭地要求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但另一个部分——那个我总是忽略的直觉，那个我极少运用的部分——却沉默地观察着。

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孩子，第一次站在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前，却猛然发现，在那张熟悉的纸张背后，竟还藏着第二层地图，上面有着奇异的线条、未被命名的地域，更复杂、更深奥——一张没有边界、也无注解的地图。

站在这张无边界的地图前，我顿时感到自己那些熟悉的量尺，变得如此有限。是否真有些真相，是超乎科学量化能力之外的？

无言的交谈与深刻的印象

自从那句直指我而来的奇特话语之后，张峰似乎就不再多加注意我。他自然地继续着他的谈话，仿佛从未被打断，声音依旧轻柔、平稳，如细雨洒落 在屋檐上。

我仍旧静坐在原位，但心绪却再也无法平静。

他之后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意念——关于气与心的联系，关于渺小的人与浩瀚天地的和谐——对我而言，此刻都只成了飘浮在耳边的声响。因为我全部的注意力，都围绕着一个唯一的、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盘旋：他究竟是如何知道那些关于我的事的？

我尽力维持着最平静的表情，不让内心的波动显露出来。但我确信，自己的面容必定有些僵硬、不自然。偶尔，当我抬眼望去，会捕捉到他迅速掠过我的目光。在那眼神中，没有一丝想要解释的意图，也没有一瞬的歉疚。只有一种……存在。沉静。深邃。仿佛他完全能感受到我心中那场正在翻涌的小小风暴——而他只是平静地接纳它，不加评判。

当我们目光交会时的那种感觉，实在难以名状。它不像一场普通的对话，更非一次带有目的的说服。它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感知，一种无需言语的连结，十分模糊，却又真实存在。

我向来不是个轻易相信灵异之事的人。但在那一刻，我知道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并非透过逻辑的推论，而是凭借那份沉默与那洞悉一切的目光。它并未引发剧烈的震动，却缓缓地在我的认知中，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

而或许，我内心的某一部分，已不再想抗拒那份奇特的感觉了。

谈话结束时，整个房间依旧维持着一种令人惊讶的寂静。没有掌声喝采。没有人急着挤向前去与讲者握手。大家依序起身，朝张峰的方向微微鞠躬，然后静静地离去，一个接一个，带着一种庄重而熟悉的姿态——仿佛这并非一场特别的研讨会，而是一次亲切的聚会，一场在某些似乎早已相识的人们之间的日常活动……在一个我尚未触及的认知层面上。

我发现自己迟迟未动，尽管不知为何。当房里只剩下几个人时，我下意识地向前走。

张峰看着我，眼神依旧如初见时那般平静而温润。

“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他轻声说道，语气中没有丝毫惊讶，仿佛早已料到此事。

我只轻轻点了点头，起初并未打算说些什么。但那些压抑已久的疑问终究脱口而出，尽管带着些许迟疑：“您说的关于……我的脉象的事……还有……您是怎么知道那些的……”

他微微一笑，没有打断我的问题，也未急于回答。在几秒钟的沉默后，他才缓缓开口，声音轻如微风：“那不过是对一个人的身与心之间紧密联系的一点粗浅了解罢了。你们的现代科学，在探索身体有形结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当面对那些无形的层面、那些精微的能量流时，或许仍会感到些许陌生。”

我沉默着，聆听。

他接着说，声音依旧缓慢，但目光直视着我，蕴含着某种深意：“有些事，无法仅仅在一场短暂的谈话中就解释清楚。如果你真心想更深入地了解——不是透过书本理论，而是透过自身的亲身体验——那么，或许，中国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我的心，轻轻地抽动了一下。

他停顿片刻，然后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语气平静却充满分量，像是刚关上了一扇熟悉的门，却又同时为我开启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如果你敢踏上那趟旅程，你或许将不再是从前的你了。”

他再次朝我轻轻点头，然后以一种奇特的平静，融入了剩下不多的几个人中，离开了房间。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后，那速度快到让我以为自己刚刚目睹了一场幻象。

我独自站在开始感到微凉的房间里。东京户外的风，已开始从门缝中渗入。

但在我心中.....

有某种东西，被真正地触动了。很轻。却足以让我再也无法忽视。

一趟旅程的邀约

最后几个人的身影消失在门后。我依旧站在那里，在空荡的房间中，试图整理纷乱的思绪。张峰先生那趟前往中国的邀约，尽管模糊，却仍在脑海中回荡。一股难以言喻的冲动，驱使我快步走向走廊，希望能再见到他。

幸好，他还未走远。他独自一人站在走廊尽头，靠近出口处，神情沉思，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或者，也许，是在等我。

当我走近时，他望向我，眼神依旧保持着那份平静与深邃，仿佛我会找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王明先生，您还想再谈些什么吗？”他的声音轻柔、平稳，宛如静谧庭园中，微风拂过叶隙的声响。

我只轻轻点了点头。“确实，我还有许多事想弄明白。但是.....我不知该从何处开始，该问些什么。”

张峰微微一笑，一个罕见却真诚的微笑。“不需要刻意地去‘开始’，先生。有时候，只要让一切自然地‘继续’下去，便已足够。”

我沉默着，在他那看似简单却又蕴含着我无法完全领悟的深层意义的话语面前，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那感觉，就像是站在一座幽深的古老森林前，所有熟悉的地图都变得毫无用处。

“我刚才在谈话中能分享的，”他继续说道，语气依然平稳，“其实只如浩瀚海洋表面的几滴水。如果您真心想理解、想感受，您需要亲自踏入那股洪流之中。”

我微微蹙眉，试图揣摩他的意思。

“这并非是您前去研究某个对象，”他接着说，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也非学习一个新的理论来补充您的知识库。这仅仅是生活——完整地、足够长久地生活——在一个您所寻求的事物，仍旧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每个呼吸之间的地方。”

说着，他从容地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片，看来是从一本已泛黄的旧笔记本上撕下的。他将它递给我。纸上，用相当清晰的手写字迹，写着一个在中国贵州省的地址，并附有一串电话号码。

“如果您能安排出时间，或许今年夏天是个合适的时机。”他说。“不必事先通知我。如果您心中真想来，并感觉时机已到，就来吧。”

我接过纸片，手心不自觉地感受到它的轻薄与他手中残留的余温。数十个问题盘旋在舌尖，但某种东西却让我无法说出口。

“您可以考虑带着夫人同行。”他补充道，目光依旧看着我，一种仿佛能穿透一切的眼神。“我感觉她与古老传统文化有着一种非常自然的连结。那里有些东西，很可能她会比您更快地感受到，无需透过逻辑的解释。”

我猛然抬起头，努力不让胸中涌起的惊讶表露出来。他知道庆玲。怎么可能？仅仅几分钟的短暂交谈，他怎会知道如此私密的事？

张峰似乎并未留意我的表情。他轻轻地挺直了身子。他的身形并不高，但当我整理衣襟时，我却感觉到他那背影中，蕴含着一股奇特的稳重。

“这不会是一趟寻常的旅行，王明先生。”他以低沉而清晰的声音，说出了最后一句话。“也非一场让您验证什么的科学实验。请将此视为一个缘分的开端，一个机会。剩下的.....完全取决于您的选择。”

他轻轻地点头致意，随后融入了外面东京那熙攘的人流中，消失得如此之快，仿佛他仅是我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

我独自留下，在开始喧闹起来的走廊中。

那张写着手写地址的小纸片，安静地躺在我手心，温暖得有些奇特。最后一行的墨迹，微微地晕开了些。

我尚未作出任何决定。但一种骚动，一阵来自遥远某处的模糊呼唤，似乎已开始悄悄渗入我灵魂最隐秘的角落。

* * *

第二章: 初踏异乡

启程的决定

那晚，我带着一种奇特的感觉离开了 603 号房，仿佛刚从一场白日梦中惊醒。会议中心的主厅依旧灯火通明，麦克风的声音仍旧规律地从旁边的演讲厅传来——但所有这些熟悉的声响，似乎都被推远了，变得模糊而不真实。此刻在我西装口袋里的，是张峰先生给的那张小纸条。没有公司标志，没有一行职称，除了贵州省的一个手写地址、一串电话号码，便只有那场奇特会面所遗留下、难以言喻的余音。

回到饭店，我一如往常地走进豪华的房间，感觉却已不再如常。那个房间——依旧是温暖的黄色灯光，依旧是井然有序木质家具，依旧是桌上早已备好的新鲜水果盘——今晚却带有一种异常的空虚感。那原本舒适的寂静，此刻似乎只放大了我心中那股正在翻腾、无法解释的模糊之感。

我从口袋里拿出纸片，放在桌上。翻来覆去地看着。仅仅是几行朴素的字。然而，我的目光却被那个陌生的地名所吸引，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仿佛它是一扇半开的门，通往一个我从未知的所在。

我觉得自己需要找个人倾诉，哪怕只是为了给我那混乱的思绪找回一点平衡。我拿起电话，拨给了庆玲。

「嗨，亲爱的，你今天的研讨会怎么样了？」——她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依旧是那样熟悉、轻柔，充满了暖意。

「一切都还好……但刚才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我想你应该听听。」

我开始娓娓道来——缓慢地，尽力保持语气平静，不添加任何细节或夸大。我讲述了底层那间不同寻常的会议室，

讲述了那些神态安详得难以形容的沉静人们，讲述了一位名叫张峰的男士。我试图描绘他的眼神，那场并未触碰身体的「遥距把脉」，以及他对我身体状况的那些话语——那些我相信除了我自己，或许还有庆玲之外，无人能知的细节。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我能想像她那专注思索的表情。

「.....你确定自己不是在幻想吗，明？」——终于，她的声音响起，并非尖锐的质疑，而更像一位语言学家，正试图为一个新概念寻找精确的定义。「会不会是因为连续几天紧张的研讨会，让你有点累了？」

「不，我很清醒，玲。」我肯定地回答。「而且你也知道我的个性——我不是那种轻易相信毫无科学根据之事的人。但是.....这件事，发生得太真实了。而且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把它归入我至今所知所学的哪个范畴。」

我接着告诉她，那种仿佛与张峰先生进行着一场无言交流的奇异感觉——那并非透过理性分析，而似乎是来自某个更深层次的认知所建立的连结。

「而且他邀请我到中国去，或许就在这个夏天。」我说，尽力让语气听起来最为寻常。「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在贵州。他没有具体说去那里做什么，或见什么人，只说.....如果我真心想更了解所经历的一切，就该去那里。」

庆玲再次沉默。这次的沉默，稍稍长了一些。

我知道她热爱中华文化，精通许多古典籍，甚至曾在课堂上讲授东方哲学流派。但像「气功」、「修炼」或「开启潜能」之类的观念，对她而言，至今仍主要属于文学、思想史的范畴——从未成为一种可以亲身体验的现实，或一种生活中的实际信仰。

「你觉得.....他可能是某种修炼人吗？」——庆玲开口了，语气略带保留。「没有任何明确的资讯，没有可以查证的背景？那如果.....如果这一切只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表演呢？某种特殊的心理影响手法？」

「所有这些可能性，我都想过了。」我坦白承认。「但让我无法轻易将此事搁置的原因是——他对我状况的描述。没有人能猜得如此精准。还有他的眼神.....真的不似我此生所遇见过的任何人。」

我没有试图去说服她。连我自己也还在努力理解。

庆玲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不只一次，她的谨慎帮助我避免了在生意上不必要的冒险决策。但我也知道，她的深度足以让她不因某件事超乎常理解释，就草率地否定它。

「听你这么说，」她沉吟良久后说道，「我也觉得有点.....奇特。我不轻信那些玄妙之事，你知道的。但我也很好奇。贵州啊？那地方在古老的文化故事里，也隐藏着许多神秘之处.....好吧，」她的语气忽然变得果决起来，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去，我会安排跟你一起去。就当作是一趟实地考察，去了解一些书本或许未曾记载的文化层面。但我们需要仔细规划，而且，或许只在我们俩的暑假期间去，好吗？」

我轻轻地笑了，一股暖流在胸中扩散。有她在身边，我感到安心许多。

「谢谢你。」我真诚地说。

「我只是不想让你一个人，带着这样模糊不清的事，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摸索罢了。再说了.....」——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忽然轻了下来，带着几分戏谑——「我也真的很想知道，究竟是哪位神秘男士，竟能让我那位以理性著称的王明教授，如此手足无措。」

电话结束了。饭店大片的玻璃窗外，东京市已华灯璀璨，但在我心中此刻.....似乎也有一种别样的光芒被点亮了——不炫目，不华丽，却温热、持久，足以照亮即将迈出的一步。

我不自觉地望向窗外，望向远方，那里，东京的夜空与朦胧的星辰融为一体。

一趟贵州之行。与庆玲一起。这个念头，一直在脑海中萦绕。

前往铜仁的旅程

尽管一位科学家的理智，仍旧不断地对那奇特的邀请与名叫张峰的神秘男士提出一连串的疑问，但某种好奇心，一股模糊的信念，却已在我心中悄然滋长。终于，在辗转反侧数夜之后，前往中国的决定就此拍板。这趟旅程预计持续约三个月，从初夏时节开始。庆玲凭借她流利的中文与对东方文化的深刻理解，自然成了不可或缺的旅伴。她在安排一切事宜上帮了我很多，而尽管她仍保持着必要的谨慎，我却能从她眼中，感受到一种静默的热切，一种渴望去探索那些书本或许从未能尽述的文化与心灵层面的期盼。

初夏，当东方特有的湿热开始弥漫时，我们搭乘长途航班飞往上海——庆玲度过童年岁月的地方。这是我首次踏上中国大陆，尽管早已对这个拥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广袤国度有所心理准备，上海的现代化与规模，依旧让我惊讶不已。巨大而繁忙的国际机场、市中心傲然耸立的摩天大楼、复杂却运转流畅的城市交通系统……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种跨越式的发展，一种令人惊叹的生命力。

「上海变化真大，不是吗？」我们搭乘计程车离开机场时，庆玲语带几分感慨地说。「这只是今日中国极小的一部分

罢了。这个国家太大了，你还会看到更多不同的面貌，特别是当我们更深入内陆时。」

对我这个有着科技背景的人而言，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中国高铁系统的效率与现代化。从上海，我们搭乘这样一班列车前往贵州省。列车平稳而飞快地行驶着，掠过一望无际的翠绿稻田、绵延起伏的茶山，接着，平原景观逐渐让位于远方地平线上开始浮现的石灰岩山脉。我感觉自己仿佛正深入一片异域，那里的时间似乎流逝得更慢，生活的节奏也变得更为从容。

愈是深入贵州境内，沿途的景观愈发雄伟，并带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原始之美。层峦叠嶂的石灰岩山脉，披着一身苍翠茂密的植被，时常在飘渺的薄雾中若隐若现，那雾气如造物主不经意间遗落的柔软白绸，勾勒出一幅巨大而生动的水墨画卷。这确实是一个与人们在现代化超级都市中所见截然不同的中国。

抵达省内一个较大的城市后，我们继续乘车前往铜仁——张峰先生纸条上所写的小镇。这段路程引领我们穿梭于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经过仍保有原始风貌的茂密森林，并沿着清澈冰凉的溪流前行。这里的自然风光，其奇伟之美确

实令我惊叹。峭壁耸立，深谷幽邃，仿佛珍藏着千年的秘密。有时，我们还能从远处瞥见梵净山庄严的山顶，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当地人相传那是一座圣山，是觉者们的居所。

路上，车子偶尔会经过一些小小的村寨，那里，用木头或竹子搭建的吊脚楼，覆盖着古老的阴阳瓦，安详地依偎在雄伟的山脚下。傍晚的炊烟袅袅升起，在简朴的屋顶上盘旋，而金黄色的成熟稻谷，在山坡上的梯田里闪闪发光。这里的人们，有着黝黑的皮肤和淳朴的笑容，散发出一种质朴的气质，与都市居民常见的匆忙与竞争截然不同。

「这里好宁静、好平和啊，明。」庆玲轻声说道，她的目光追随着路边一头正悠闲吃草的水牛。「我没想到贵州竟有如此质朴的美景和这么清新的空气。」

我点头同意。习惯了现代世界的喧嚣与无尽压力，我发现这里清新的空气、山林的寂静，以及那稍嫌缓慢的生活节奏，营造出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既有几分吸引力，又略带陌生。这让我的心绪不自觉地沉淀下来，有了更多空间去思考那些与工作或待办商业项目无关的事。

最终，我们抵达了铜仁。这是一个比我想像中小得多的市镇，安静地依偎在层峦叠嶂的山脉怀抱中。听说此地离著名的凤凰古城不远，却带着一种宁静、深邃的气质，仿佛从未被大众旅游的洪流所扰动。不同于上海的壮丽现代，铜仁披上了一层古朴、沉静的外衣，充满了山区的气息。被岁月磨得光滑的小石板路、传统建筑上覆盖着苔藓的弯曲瓦顶，与那些虽显热闹却不喧哗的当地市集交织在一起。从传统中药行飘出的各种晒干草药的特殊香气、路边小摊上家常菜的香味，以及山水间特有的湿润气息，相互融合，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

我们在一个据说是市镇中心的十字路口下了车，行李不多，只有几个轻便的背包和张峰先生给的那张写有地址的纸条。我们没有直接去找那个地址，而是决定先找个地方暂时落脚——一方面是想在漫长的旅途后让彼此休息一下，另一方面，老实说，是我想在有任何会面之前，花点时间更真切地感受一下这里的生活节奏和人情。

庆玲凭借她的语言能力和交际手腕，主动与几位当地人攀谈，询问方向并寻找合适的旅店。尽管她曾在上海生活过，但铜仁显然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里，人们仍用温

暖、质朴的方言相互称呼，并以一种既友善好奇又带点含蓄保留的眼神，欢迎着像我们这样的陌生访客。

最后，我们转进一条沿着河岸铺设的小石路，那里有几家老式的旅店，黄色的石灰墙，谦逊地依偎在伸展的古树荫下。当时我心中升起一种非常模糊的感觉——仿佛自己即将步入一个完全不知结局如何的故事之中。

铜仁的空气与人情

车子终于在铜仁停了下来，那个张峰先生纸条上所写的小镇。就在下车、吸入第一口空气的瞬间，我感觉自己仿佛跨过了一道无形的门槛，来到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这里的空气，清透得不可思议。

没有上海那样刺耳急促的喇叭声，没有闪烁的电子广告牌，也没有沿着摩天大楼玻璃帷幕扫过的绚烂霓虹灯。

只有狭窄的青石板街道，错落的屋瓦上覆盖着一层岁月的青苔，以及傍晚微风中飘散着的山区特有的、混合着泥土气息的湿润味道。

庆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轻轻转向我，语气带着几分惊讶：

「这里的空气.....真的很不一样。它让我想起以前在古老小说里读到的地方。但这种感觉.....却又真实得奇异。」

小镇安静地依偎在层峦叠嶂的石灰岩山脉之间。这里的每条小路，似乎都通往一个不同的空间层次——有些市集街道看起来相当热闹，却一点也不喧嚣；路上的行人，也显得不那么匆忙；每一家小餐馆、传统中药行，或是手工艺品摊位，都带着一种缓慢的姿态，有点守旧，却又散发着温暖与亲切。八角的香气、各种干茶叶的气味、老旧木头受潮的味道，以及从各家屋舍飘出的熟悉炊烟，都弥漫交融在空气中。一切都称不上窗明几净，也非光鲜现代——却无比的真实。

我猛然发现，自己已不知停下多少次脚步，只为了凝视一位老先生在老旧木檐下，专心致志地摆弄着草药，或是一群穿着褪色校服的学生，嘻笑着骑着单车穿过一条长满青苔的小巷。

铜仁从未试图去「取悦」游客。但也许正是因为那份自然、不加雕饰的样貌，它反而让我心中轻轻触碰到了某种非常真实、非常宁静的东西。

按照事先的计画，庆玲主动去寻找住处。凭借她流利的中文和对当地文化的了解，她很快地与几位当地人交谈起来。不一会儿，她便领着我走进一条沿河的石板小街，那里有一排三层楼高的旅店，木制的门面，看起来不算新颖，却很整洁，也显得温馨。

旅店的老板娘是一位约莫四十岁的妇人，身形丰腴，面容慈祥。她相当热情地接待我们，殷勤却不带一丝过度招揽的意味。当她得知我们是目前住在美国的华裔大学教授，此次前来是希望能更深入了解传统文化时，她只是会心地微笑道：

「我们这个小镇啊，还保留着很多古老的东西呢。不过嘛，也不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有缘分能看见的。」

那句话让我微微一惊。不知是因为她话语中蕴含的深意，还是仅仅因为这位妇人那过于真实、质朴的语气。

我们租的房间在二楼，有个小阳台，可以望见远处一座覆盖满绿树的低矮山丘。门窗都是木制的，是那种推拉式。房内陈设也极为简单——一张结实的木床，一套竹制小茶几，一个电热水壶，还有一座靠墙摆放的小小书架。没有平面电视。没有用三四种语言书写的住宿须知。

我坐在床沿，望向那扇敞开的窗外。傍晚淡黄色的阳光洒落——在对面一户人家的屋檐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正悠闲地提着一个椰子壳做的水瓢，给几盆盆栽浇水。

「我想这里挺适合我们住下的，明。」庆玲在巡视了一遍房间后，轻声说道。

我轻轻点头。不仅是因为它恰到好处的舒适度或实惠的价格。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里……我感觉自己能真正地「沉静」下来。

不是为了写一份科学报告。也不是为了为接下来的日子制定一份详细的行程。而是为了试着聆听，这个朴素而又有些陌生的世界，想对我低语些什么。

那一夜，在经历了多日的旅途劳顿与心绪纷乱之后，我第一次睡得如此深沉。没有梦境。也未曾中途醒来。

只有夜风轻轻穿过木窗缝隙的声音——以及一种非常轻柔、安详的感觉……仿佛我正缓慢地、一步步地，走入某种无法名状的事物之中。

张峰的简朴居所

在铜仁待了三天，逐渐习惯了这山区特有的缓慢生活节奏与宁静后，我和庆玲决定，是时候去寻找张峰先生写在小纸条上的那个地址了。过去几天，我曾有些犹豫——并非出于怀疑，而或许是想让自己有更多时间真正地沉淀下来，

为一场我感觉将不同于以往任何会面的相遇做好准备。但正是这片土地的祥和与清静氛围，反而让我更多地想起他，想起那次东京短暂会面后所留下的印象与未解的疑问。

我们沿着指引，走进一条铺着青石板的小巷，巷里，古老房舍那长满青苔的墙壁，谦逊地依偎在苍翠的古树荫下。铜仁的午后，似乎总是比一天中的其他时刻更为浓郁、更为宁静。我们的脚步声在石板上轻轻回响，像是无意间唤醒了一处沉睡已久的空间的零落声响。

终于，一扇木门映入眼帘——那是一扇朴素的门，因风吹日晒而色泽暗沉，爬满了翠绿的藤蔓，古旧得仿佛已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深吸一口气，然后举手轻敲了三下。那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我的胸口轻轻一颤。

那天是周六。我们没有事先打电话，但仍暗自希望他在家。

片刻之后，木门嘎吱一声开了。一位身形娇小、满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老太太走了出来。她的面容慈祥，岁月的皱纹满布脸上却显得和蔼可亲，双眼闪烁着如清凉溪水般慈爱而清澈的光芒。她对我们微笑——一个淳朴的、不带丝毫客套或探究的微笑。

「两位请进屋吧。」在庆玲用标准的普通话问候并报上姓名后，她用温暖的方言说道。「我家先生正在里面的茶室等两位呢。」

我们跟着她穿过一个小小的庭院。内部的空间，展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并非那种形而上的、玄妙奇特的，而是带着一种……非常安静、非常轻盈，且充满生命力的感觉。

一个精巧的小花园在浓密的树荫下显现，里面有个小鱼池，几尾彩色的鲤鱼悠游其中，各色野花争奇斗艳，一处用鹅卵石堆砌的假山，正潺潺地流着水。这里的一切，似乎不遵循任何设计流派，也看不出刻意打理的痕迹。它更像是一个自然形成、随着居者的生活节奏历经岁月而自行布置的空间——一种非常自然、非常真实的和谐。

主屋是一座简朴的传统建筑，有着几排已显现岁月色泽的铁木柱子，粉刷着白灰的墙壁，还有一条铺着暗红色地砖的走廊，蜿蜒地环绕着花园。这里没有随处陈列的现代科技产品。没有奢华多余的装饰品。只有一些简朴的木制家

具，因长年使用而变得光滑油亮，带着浓厚的时光与生活的印记。

张峰就坐在那里，在一间望向花园的小房间里。午后的阳光正斜斜地穿过窗棂，在他身上那件深褐色外衣的肩头，洒下几道淡黄的光斑。当我们走进时，他抬起头，双眼依旧清亮，面容依旧保持着那份静谧与安详——仿佛他早已预知这一刻的到来，已等待了很久、很久。

「啊，两位教授来了。」他说，语气依然低沉而平静，随后缓缓起身。「欢迎两位来到我这简陋的居所。」

我们轻轻地躬身回礼。没有繁琐的介绍程序。没有客套的社交辞令。只有一个温暖而异常舒适的空间，足以让我们感到可以坐下，而无需多言。

他请我们喝茶。

方才那位老太太已悄然离去，为我们留下了私密的空间。张峰亲手拿出了一套洁白的瓷质茶具，小巧的茶杯恰好能握于掌心。他从容地用沸水温热了茶壶与茶杯，然后打开一个小木盒，里面装着卷曲如丝、色泽深绿的干茶叶。

「这是‘山雪’茶。」他轻声说道。「是自然生长在梵净山高坡上的古树茶。」

我静静地观察着他的手指，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将茶叶放入壶中，然后注水。他的动作缓慢、从容，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演性质。那仅仅是一个或许已泡过成千上万次茶的人，那种专注与自然的流露——但每一次，似乎依旧能对当下的这一刻，保持着一份完整的珍视与虔敬。

沸水注入壶中。一股带着茶香的薄雾开始弥漫开来——那是一种非常轻柔、清雅的香气，不浓不烈——宛如晨露停留在叶尖的气息，又或是雨后山巅云雾的味道。

他依序将茶汤倒入小杯中，然后递给我们。我谨慎地举起茶杯，凑近鼻尖轻嗅其香，才啜饮一小口。茶味并不像我想像中的那样苦涩。也没有浓重的涩味。它清淡、温和，如同一股清澈的暖流，缓缓滑过胸膛，带来一种奇特的舒畅感。

庆玲也喝了茶，然后静静地将目光投向那片沐浴在午后阳光下的小花园。她什么也没说。但我看见她此刻的眼神，

已不再是一位教授在观察研究对象时那种审视、分析的目光，而更像是.....她正在从这片寂静的空间中，真切地聆听着什么。

我放下茶杯，轻声问道：「张先生，您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吗？」

张峰微微一笑。「我住着。但或许，不只在这里。」

我等着他进一步的解释，但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为自己的杯子添了茶。

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模糊却又挥之不去：难道有些人，并非真正地「住」在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活」在某种存在的状态之中？而这个地方，这座房子，这片花园.....或许只是那种状态的一种外在表现？

我环顾这间简朴的茶室。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需要费力去解释。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需要被揭开。

而或许——在我这一生中，在追求了那么多年的逻辑与科学证据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我竟感到了一种奇特的平静，而无需明白为何如此。

更深入的初次对话

谈话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进行着，没有任何一方的催促或刻意引导。我也不清楚从何时起，我们之间的对话已悄然滑入了另一条轨道——更缓慢，更深沉，也似乎比我日常对话中所熟悉的，要来得更加深远。

我望着张峰——这位平静地坐在我对面的男士，身形略显清瘦，发丝已点缀着银白，但双眼依旧清澈，不带一丝锐利，反而蕴含着一种奇特的温暖。尽管我猜测他已年逾七旬，但他的面容仍旧保持着明朗与精神，皮肤上没有那年纪常见的沉重皱纹。他的眼神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深度，让人难以判断其实际年龄。

坐在他对面，我忽然觉得自己一向所扮演的医学教授角色，似乎不再合适。内心有一股冲动，要我暂时放下那些知识、那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以一种完全敞开的心态去聆听。

「张先生，」我开口，尽力让语气保持平静，「先前在东京的研讨会上……您提到了身与心之间的紧密联系。还有……那天您为我‘把脉’的方式……老实说，直到现在我仍无法理解。」

我停顿了一下，轻吸一口气，接着说：

「以我所学及所教的现代医学知识来看，您当时所说的一切，似乎都超出了实验测量与验证的范畴。」

张峰微微一笑，那笑容里没有丝毫反驳或嘲讽的意味。

「你们的科学，在考察、分析那些肉眼可见、机器可量测、实验室可复制的事物上，确实非常杰出、非常了不起。」他从容不迫地说。「但这个世界——以及我们人类自身——并非仅仅存在于那一个有形的物质层面。还有一些更精微的东西，属于精神，属于能量，或许现今的科学，还未有足够合适的工具能够触及并感受到它们。」

他说话的样子，像是在陈述一件对他而言再自然不过、再熟悉不过的事，完全没有要说服或强加任何观念于我的意图。

他再次提到了「气」的概念——一种据说总在每个人体内外流转的精微能量，而它深受人的思绪、情感以及整体心性的影响。当心绪不宁、焦虑时，那股气便可能阻塞、混乱。反之，当内心清静、平和时，气便会轻柔、顺畅地流通。我聆听着，不自觉地回忆起在东京的那一刻——当他目光直视我，那句让我震惊的话：「你心中有挂碍。」

一直安静聆听的庆玲，轻轻地向前倾身。「老先生，您刚才说的……似乎与传统中医的基础理论颇为相似，不是吗？而且，我好像也在道家 and 佛家的经书中，读过类似的概念？」

张峰对她轻轻点头。「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实曾拥有一套极其渊博与完整的知识体系。它不仅仅是治疗肉体疾病的医学，更可视为一门全面的人生之学——帮助人明了身体、心智乃至自身生命之间的深刻联系。」

他用的不是学术研究者的语言，也非空谈理论者的口吻。他口中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提炼自深植的体验，来自一个真正实修实证过的人生。

然后他缓缓地讲述起来，语调平稳，没有高低起伏：

「许多年前，我曾遇见一个人。他在医疗领域工作，也小有成就，生活非常有原则，肩上也扛着不少责任。从外表看，谁都觉得他生活安稳，没什么可担忧的——但内心深处，却总是沉甸甸地压着些说不出的压力、不易吐露的心事。那时候，那个人心脏里正长着一个非常微小的肿瘤，现代医疗设备或许还未能察觉，但我却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不是用肉眼，而是凭借一股非常模糊、非常精微的感应……」

他说这个故事时，并未直视我。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像在轻轻敲击我灵魂深处一扇神秘的门，一扇我从未知晓其存在，或早已刻意遗忘的门。

我忽然感到一股凉气沿着背脊窜升。

我的心，轻轻地抽痛了一下——并非因为生理的疼痛，而是因为一个突如其来的、清晰到令人震惊的领悟。我知道，他不仅仅是在说「某个人」。他是在说我。

「您.....您真的.....知道那件事？！」——我脱口而出，声音带着无法控制的颤抖。

张峰这才望向我。他的眼神中，没有一丝因自身能力而生的自得或炫耀，也没有刻意营造的神秘感——只有一种奇特的慈爱与平静。

「那只是一点微不足道的感应罢了，王先生。」他轻声说道。「并非什么特别的神通。只是.....当一个人的心足够宁静时，有时候，他们便能看见肉眼难以看透的事物。」

「而且你也别太担心那件事.....」——他接着说，语气像是一种安慰。「我感觉到，你们夫妻俩，与古老的修身养性之法有着很深的缘分。这也是我当初诚心建议您花时间来这趟旅程的主要原因。时候到了，或许也用不了多久.....会有其他人，另一条路，帮助你们真正地疗愈身与心。」

我完全沉默了，不知该说些什么.....

他再次从容地为我们添茶，然后轻轻地，像对自己说话般地说道：

「人寻求修炼，主要并非为了获得超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为了能找回并回归到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最纯净、最善良的本 质。」

他将目光投向小花园，那里的晚风正轻柔地吹拂着绿叶。

「返本归真。」他轻轻地吟哦这四个字，然后补充解释道。「就是回归到根本，回到那本来的面目，生命最真实的本源。」

我听着，但老实说，还未能马上完全理解。并非因为那些词语太过艰涩复杂。而是因为.....我感觉它们真正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字面之上。

它就像从远方传来的寺院钟声——不响亮，不急促——但其音韵却悠长、扩散，在我脑海中轻轻回荡，久久不散。

庆玲也沉默了许久。我知道，作为一位研究并讲授中华文化的学者，她曾读过无数关于「修心养性」、关于古往今来隐士、真修之士的书籍。但或许，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遇见一个——有血有肉，就在眼前——活生生地体现着那些她以往只在古籍中见过的事物的人。

我不自觉地望向庆玲，看见她眼角微微湿润。她赶紧转过头去，像要隐藏那份突然涌上的情感。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持续到将近中午。茶室里的气氛依旧轻柔、清静。没有人试图为任何事下最后的定论。也没有任何一个「正确答案」被肯定。那仅仅是一位走过、体验过的人——在与两位仍在追寻之路上的人分享。

张峰留我们共进午餐。那是一顿极其简单的饭菜——只有新米煮的白饭，一盘翠绿的现采青菜，还有一碗香菇豆腐汤。没有浓郁繁复的调味。也没有客套的寒暄。但不知为何，我却觉得它比我曾在豪华餐厅里品尝过的大多数盛宴，都要美味。

当我们起身告辞时，太阳已近中天。张峰没有多加挽留，也未约定具体的再见之日。他只送我们到门口，然后轻轻

地躬身致意——像是在为一颗刚种下的缘分种子，默默地
点头。

走出那扇爬满藤蔓的木门，回到那条小石巷，我和庆玲都
未曾交谈。

我们俩都保持着沉默。仿佛彼此的心神，还眷恋地停留在
那个寂静、温暖的空间里，伴随着那萦绕不去的茶香与余
温尚存的话语。

* * *

第三章：山巅隐士

整装待发，前往新地

在我们离开铜仁前，张峰先生曾说，我们的旅程其实才刚开始。他并未给出任何具体的行程，但建议了几位他认为我们若有缘，「应当一见」的人。其中，最近的一位，是听说隐居在离铜仁镇约三十公里外一座小山上的修行人。那并非著名的风景名胜，也非吸引游客的朝圣之地，当地人似乎也很少提及——但从张峰先生的语气中，我感觉那地方蕴藏着某种特别之处，一个能继续探索的机会。

在铜仁的日子，因此也像一首为更长远旅程谱写的序曲，温柔地落幕。经过与张峰先生的两次会面与交谈，我真切地感受到，在这片拥有深厚古老文化的华夏大地上，似乎仍隐藏着无数的秘密——足以在我心中激起强烈的兴趣，促使我继续这趟旅程，尽管我心底其实并不知道前方将通往何处。

我们决定在铜仁多待几天，为进山之行做准备。庆玲试着向几个邻近村寨的居民探询。大多数人都知道那片山区——一个有着广袤竹林、几处终年流淌的小瀑布，以及几条通往更高处的古老小径的地方。有人说曾去那里采过蘑菇、挖过竹笋。也有人依稀听说，政府似乎正在考察一个生态旅游开发计画。但当庆玲巧妙地问起山上是否有隐居之人时，几乎所有人都摇了摇头：「要真有人住在那上面，那肯定是在很深的林子里了。我们要是去，也只在山脚下转转。」

没有人表示怀疑或断然否定。只是.....那件事似乎从未真正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们到镇上的市集，为这次的行程添购了些必需品：一双比我脚上运动鞋更好的登山鞋，一个更轻便的背包，一些易于携带的干粮，以及几件轻薄的衣物以防天气突变。我依旧努力与美国的同事们保持定期联系，每天查看电子邮件，并在晚上参加几场简短的线上会议——工作无法完全放下，尤其是在还有重要专案正在进行的阶段。但在那些固定的工作时间之外，我主动让自己的思绪更放松、更少思考。

不知从何时起，我猛然发现自己开始更留意周遭那些微不足道、平淡无奇的事物——一阵微凉的风不经意地钻入袖口，一道清晨纯净的阳光斜斜地洒过旅店的木制屋檐，或是在清晨薄雾中，从远山某座寺庙传来的沉静钟声。尽管还未能完全摆脱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我感觉自己正逐渐学会放慢脚步，暂时放下那份必须掌控一切的需求——并试着让生命的自然流动来引领我前行。

我们在一个清晨离开铜仁，那时白雾仍在山峰间缭绕。一辆事先租好的当地汽车，载着我们行驶在相当平稳的柏油路上。直到开始转入一条通往山脚的小路时，路面才逐渐变得颠簸——有些路段是红土，有些则相当崎岖湿滑，但

仍足以让车子缓慢行驶。零星的稻田、玉米田逐渐被平缓的山坡和茂密的林木所取代。

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车子再也无法前进。我们下了车，背上背包，望向前方一条狭窄的小径，它几乎已消失在杂草与丛生的林木之下。没有指示牌。没有任何现代干预的痕迹。

「你确定我们走对方向了吗？」——庆玲问道，语气有些迟疑，她的目光带着几分怀疑地看着那条小径。「看起来.....有点像冒险电影里的场景。」

我轻轻地笑了，尽管心里也没比她更确定。「老实说，我也不知道，玲。但不知为何，我却有种感觉.....这个方向是对的。不是出于任何逻辑上的理由，而纯粹是.....一种感觉。」

「感觉？」她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仿佛刚听见了今天最奇特的事。「你忘了自己是个医学教授吗？我们又不是什么有经验的专业登山客。」

「我知道。但你还记得张峰先生说过什么吗？他说有时候我们需要顺其自然，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或许，此刻，这就是我所能尽力去做的。」

庆玲没有再说什么。她静静地望着小径片刻，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们开始走进森林。每一步，都像是在踏入另一个世界——那不是个有着详细地图或预设路径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着诱人迷雾的世界。小径时而陡峭险峻，时而因覆盖在岩石上的厚厚青苔而湿滑。我感到身体开始疲惫，但头脑却相反，异常地清醒。那是一种非常不同的清醒，并非来自浓烈的咖啡或肾上腺素的刺激——它似乎源自于山林那广袤的寂静。

我们就这样走着，偶尔聊上几句闲话，有时则只是静静地聆听风穿过头顶树冠的沙沙声。在一些难走的路段，我们会停在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溪旁歇脚。溪水清澈冰凉，仿佛刚从冰雪中融化而出。

「我还是不太明白，你为什么会被这一切所吸引。」庆玲突然开口，当时她正坐在溪边一块大石头上休息，手指在

水面上轻轻地画着无意义的圈圈。「这和你以前那个务实、理性的样子，一点都不像。」

我挨着她坐下，深深吸了一口山林里清新的空气。

「或许.....是因为我感觉自己活得太久，太习惯于那些可以被衡量、可以被计算、可以被理智所掌控的事物。而在这里——正是那些我无法解释、那些超乎我掌控之外的事物，反而让我感到.....更轻松。不是因为我已透彻地理解了它们，而或许，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必需要巨细靡遗地了解一切，才能接受它的存在。」

庆玲转头望向我，她的眼神柔和下来，流露出一丝理解。

「我明白你那种感觉。那不像被谁用道理说服了，而更像是当你站在某个非常宏大、非常不同的事物面前——尽管无法抓住或定义它——却又无论如何都无法忽视。」

我轻轻地笑了。或许，尽管还未完全拥有相同的信念，但我们已开始能分享同一份视角，同一份对新事物的敞开。

我们继续前行，手中没有地图，前方亦无明确的路径。只有那条时隐时现的小径，以及一种感觉——自己需要放慢

脚步，看得更仔细，并聆听得更多——既是聆听周遭山林的声音，或许，也是聆听来自内心深处的静默之声。

登顶之旅

我们继续沿着小径前行，路途将我们引向更深、更茂密的山坡。这条路算不上极度险峻，却也绝非易行。有些路段似乎已被遗忘许久——青苔覆满了岩石表面，腐烂的枯叶堆积成厚厚一层，杂草长得几乎及膝。前一夜的雨水让地面变得湿滑泥泞，使我们的每一步都需更加专注与谨慎。有时，我们得抓住路边的树干来保持平衡，以通过那些平缓的斜坡，或是用手杖拨开遮蔽了去路的茂密草丛。这虽非一场征服式的冒险登山，却也足以让我和庆玲在山林近乎绝对的寂静中走了几个小时后，感到疲惫不堪。

当太阳逐渐升高，驱散了萦绕的薄雾时，森林也缓缓地在我们眼前展现出许多景象，这些是我在以往的出差或旅行中从未真正见过的——并非因为它们有多么特别或宏伟，

而或许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让自己的心停下来观察。参天的古树构成了一道绿荫穹顶，几丛紫色的野花在青翠的草地上静静绽放，昆虫的唧唧声与风穿过叶隙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本身或许并非华丽夺目，但奇特的是，它们似乎正共同低语着一种极致的宁静。

我们在 一块大石头旁停下歇脚，石面在古树的荫蔽下覆盖着一层青翠凉爽的苔藓。庆玲坐下，默默地从肩上卸下小背包，然后用手轻轻地揉着脚踝——或许她刚才不小心扭到了。她没有一句怨言。只是静静地环顾四周，目光在远方雾气缭绕的山谷停留了许久，然后忽然微微一笑，那笑容轻柔，仿佛刚从记忆中寻回了某件极为熟悉的事物。

我本想说些什么，但又作罢。周遭的环境太过寂静，让我感觉任何言语都可能显得多余。一片黄叶轻轻离枝，在风中旋转了几圈，然后悄然飘落在我脚边——就在那短暂的瞬间，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从未如此完整地「在场」于生活的每一个微小细节之中。

我们再次继续旅程。路开始变得更陡，沿着岩壁蜿蜒曲折。愈往高处，风愈发强劲，带着泥土的湿润气息、腐叶的味道，以及夹杂着某种隐藏在树丛深处的野花清香。我感到

呼吸开始变得沉重，心跳也加快了，但脑袋却相反，异常地清晰与清醒——不再有那些从前总是萦绕不去的杂念与日常烦忧，只剩下每一步前行的纯粹存在、每一次心跳的节奏，以及前方某处传来的树叶沙沙声。

有一次，庆玲忽然在一块悬在路边的大石前停下。她轻轻地伸手触摸石面，那里有一道极其自然的弧线，让整块石头看起来像一条蜷曲蛰伏的巨龙。她没有说话，只是转头看着我，眼神有些飘忽，然后又望向前方幽深的森林。她眼神中的某种东西，让我觉得她似乎也被这个地方的特殊氛围所吸引。

沿途，我们还遇到了许多其他形状奇特的岩石——有的像一位静坐冥想的人，有的像一座小小的石门，全都静静地躺在幽深的古老森林中。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纯粹是出自大自然之手，在无意或有意之间，创造出这些独特的形状，让路过的人不由得停下脚步，稍作欣赏。

我不敢确定这些是否就是张峰先生曾暗示过的「古人遗迹」，但我有一件事的感觉愈发清晰：这个地方，拥有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寂静。那并非荒无人烟之地的空旷孤寂。

而是一种特殊的、有分量的沉静，能让人心自然地沉淀下来，不再想说些或想些多余无益之事。

在连续攀登了几个小时后，当太阳开始西斜时，我们终于抵达了一片靠近山顶区域的平坦地带。正想找个地方停下来休息，我忽然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用竹子和树叶搭成的小棚子，依偎在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棚子下，一对年轻男女——或许是上山观景或野餐的当地人——正坐着喝水聊天。他们旁边，一位白发苍苍、气质脱俗的老先生，正专注地坐在一张小小的围棋桌旁。

我们谨慎地走近。年轻女子友善地对我们微笑，而那名年轻男子则依旧兴致勃勃地盯着棋盘上的局势。老先生仍旧坐在那里，异常地沉稳，眼睛未曾抬起看我们一眼，似乎完全未因两位陌生访客的出现而有丝毫动摇。

我本不擅长围棋，所以也只站着看了几分钟，便打算离开，以免打扰他们。刚转身走了几步，身后却忽然传来一个低沉而清晰的声音：

「你是王明，对吗？」

我顿时僵住，心跳不自觉地快了一拍。回头望去——老先生依旧没有看我，他的手刚轻轻地将一枚黑子落在棋盘上的一个位置。

我努力保持语气平静，缓缓地回答：「是的，是我。」

正想再问有何事，他又接着说道——语气依旧平稳，毫无变化：

「有人托我在此稍待片刻……为你指路。」

他依旧没有抬头，手又轻巧地拿起一枚白子，置于盘上。

过了一会儿，下完自己的那步棋后，他才继续说，语气从容，像在复述某件早已被仔细叮嘱过的事：

「就继续沿着这条小径走。遇到一个有几丛大竹子的三岔路口时，你们就往右手边转。再走大约一个小时，会到另一个三岔路口——那时候就往左手边转，然后一直往前走。到那条路的尽头，你们就会看到要找的地方了。」

我努力记下他的每一句话。这段指引不长，但在他停顿与强调每个字的方式中，我却感觉到仿佛一切早已安排妥当——没有丝毫的勉强，却也并非全然的偶然。

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难道张峰先生已透过电话，预先告知这位老先生我们的到来？但我立刻想起来——自从深入这片山区以来，我的手机就完全没有讯号了。我在经过山脚下那几个小村庄时试过几次，连一格微弱的信号都没有。庆玲也曾说过，据她所知，这片山区的通讯网路尚未完全覆盖，尽管有传闻说地方政府未来有在此开发生态旅游的计画。

想到这里，我忽然感到一股凉气沿着背脊窜升。如果不是事先联系……那这位老先生又是如何得知我的名字，以及我来此地的原因？

庆玲看着我，她的眼神中也充满了惊讶与藏不住的困惑。我们没有说话，但我知道我们俩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这趟旅程，似乎正引领我们走向某个远超乎最初预料的境地。

与隐士的相遇

我们谨慎地遵循着那位下棋老先生的简短指引。过了那有几丛大竹子的三岔路口，我们向右转，沿着一条长满湿滑青苔的缓坡走了近一个小时。之后，又在一片茂密老竹林旁的一条狭窄小径上向左转。当傍晚最后的几道金色阳光穿透叶隙时，我们忽然看见一座小小的茅草屋，在一层薄薄的烟雾和一片翠绿的竹林后若隐若现——它如此简朴、原始，若非仔细留意，我们或许就这么走过了而未曾察觉。

屋檐前的一片夯土庭院被打扫得非常整洁。有几畦青翠鲜嫩的菜圃，一棵结实累累的杨桃树，还有一口古朴的小石井，谦逊地依偎在一棵不知名的古树荫下。这里的空间异常宁静，静到我们能清晰地听见傍晚的风轻轻穿过竹丛的沙沙声。

屋檐的石阶上，一位男士正静坐着。他身穿一件已磨损的土褐色粗布衣，一头银白长发披肩，银白色的胡须也已垂至胸前。他的身形看来清瘦，却丝毫没有枯槁憔悴之感——相反地，从他那半闭的双眼与平稳轻柔的呼吸中，散发

出一种充满内在生命力的气息，一种庄严的沉静。他背脊挺直地坐在一张简朴的草席上，双手轻放在膝头，姿态稳重而安详，仿佛时间与周遭世界的一切变动，都已不再存在，不再流转。

我们不自觉地停下脚步，自然地保持着一段距离。我们谁也没有出声。或许此刻也无需说任何话，因为仅仅是他的存在，那份笼罩着他的静谧气场，已让整个空间变得与众不同——那并非一种令人畏惧的庄严，而是一种深沉的安详，能让人心自然地沉淀下来。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察觉到我们的到来，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清澈、宁静，没有那种人们惯常的审视、评判的「看」，而更像一面映照万物的明镜，随后又轻轻垂下——平静、深邃，如同深谷底部的秋日湖水。

他望着我，一个极其轻微、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在他唇边绽放：

「你是王明，对吗。」那是一句肯定句，而非问句。

我还来不及反应，他已接着说道，语气依旧平稳，不带一丝惊讶：

「我知道两位会来。有人事先传了话。但其实，就算没有传话，我也早已知道了。」

那句话，让我与庆玲都下意识地愣住了。

又是那种熟悉的感觉——那种当初在东京人来人往的茶馆里，张峰先生第一次准确叫出我名字时的感觉，那种仿佛自己所有的算计与准备，都变得全然多余的感觉。但这一次，我心中不再是先前的惊愕。我只是缓缓地轻轻点头——仿佛连我自己，从内心深处，也已模糊地知道这场会面终将到来，只是不确定在何时罢了。

「是的，我们向您问好。」我开口，尽力让语气保持应有的恭敬。「我叫王明。这位是我的妻子，庆玲。我们是……由一位名叫张峰的朋友介绍，前来此地的。」

那位男士再次轻轻点头，他的目光在庆玲身上短暂地掠过。他没有再问任何事，只是平静地说：

「若无缘分，即便偶然相遇，也难以同坐交谈。两位能找到此处，是因为你们心中有所追寻，也是因为我们之间，有着某种早已相连的根源。」

他轻轻地抬手，做了一个非常和缓的邀请手势：

「来，请两位进屋喝杯水吧。路途遥远，想必也累了。有什么想问的，就慢慢说。」

我们跟着他走进小屋。屋内地面是用黏土夯实的，非常平整干净。地上只铺着几张草席，一张质朴的低矮木茶几，还有几本旧书整齐地摆放在一个简陋的竹架上。没有电灯。没有现代化的便利设施。没有任何一丝我们刚离开的那个工业时代的痕迹。但奇怪的是，我却丝毫不感到匮乏或不便。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恰到好处，而且整洁得让我踏上地板时，都有些犹豫。

他亲手为我们倒水。水是从屋外那口石井中汲取的，盛放在一个古旧的深色陶壶里。井水清澈冰凉，没有任何明显的味道，但当它滑过喉咙时，我却感觉像是洗去了某种缠绕已久的烦恼。

「我这地方，平日里没有多少人来。」我们安坐后，他说道。「并非因为路途艰险。而或许，是因为没什么人觉得，这样一个偏僻荒凉之处，会有什么值得他们寻访的东西。也曾有人来过，但他们只在院子外看了一会儿，便转身离去了。也有些人，已走到了屋檐下，却又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将目光投向我，那是一种深邃的眼神：

「你有缘分，所以才能走到这一步。你的朋友张峰，早已看出了这一点。至于我.....我也只接待那些我认为该接待的人。」

我沉默着。有某种东西，正在我心智中非常轻柔地转动着，像一扇沉重的门被微微推开了一丝缝隙。这并非因为他刚才那具体的话语，而或许是因为他说话的方式，那种完全不试图去说服或证明任何事的态度。他口中的每一句话都轻柔、平静，却又像水滴般，精准地落在我灵魂最深、最静之处。

庆玲坐在我身旁，双手轻轻交叠在膝上，她的目光静静地扫过屋内每个角落，最后停在望向静谧庭院的窗框上。她没有说话，但我从她脸上看到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沉思神情。

过了一会儿，杯中的水已少了些，他说，声音轻如风拂竹林：

「两位刚到，路途遥远，先歇会儿恢复体力吧。我去为两位沏壶茶。」

他起身，脚步轻盈而缓慢地走向屋角，那里有个小火塘，仍有温热的炭火。他从容地从炉上另一个陶壶中倒水。一股质朴、清雅的茶香，开始在山上午后那清新凉爽的空气中轻轻弥漫开来。

我们静静地坐着，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想在此刻开口。似乎他那沉稳、不疾不徐的节奏中，有某种东西，已让我心中所有的思绪与纷扰，暂时都退居其后了。

当他将那杯热气腾腾的茶放到我面前时，他再次轻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

「如果两位工作不太忙.....就随意在此住上几天。我相信，这样一个安静的地方，对那些早已习惯了喧嚣忙碌生活的人，会是有益的。」

我本想开口道谢或再问些什么，但又停住了。此刻的空间与时间，似乎太过宁静、太过沉淀。我只能坐在那里，与庆玲一起，静静地等著他为我的茶杯再次注满水。

与隐士的对话

天色渐晚。晴朗一日的最后几抹光辉，正从屋前那片翠绿的竹林上缓缓消逝。隐士从容地为古老的油灯添上灯油，又将一把新水壶放到火塘上。我们仍围坐在小木桌旁，身处这简朴却又带来奇特暖意的屋子里。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园中某处传来的虫鸣，以及那把饱经岁月的陶壶里，水沸腾时规律的劈啪声。

我和庆玲都未急于再提问。似乎这地方的静谧与庄严气氛，也在暗示着我们，所有的问题，终将在.....恰当的时刻，自行找到答案。

在一段只闻茶水倾注声的沉默之后，我轻轻开口，尽力让语气显得自然：

「老先生，我来自一个将实证科学视为一切认知、一切真理基础的世界。但坦白说，我在东京的偶然经历，以及张峰先生所启发的种种.....再加上此地这非常特别的氛围.....这一切，确实让我对许多事有了重新的思考。我很想更深入地了解——古人的修炼之道究竟是怎样的，又是什么，让一些人愿意投身其中，奉献一生？」

隐士微微一笑，那是一个慈祥的微笑，他的手仍旧轻轻地转动着那杯温热的茶。「修炼，其实并非什么太新鲜或陌生的事，王先生。它在极其古老的年代，就已存在于世间了——不仅在我们亚洲，也存在于许多曾出现在地球上、而后又消失的文明之中。尽管外在的表现形式可能各不相同，但所有正道修炼的核心，都是一样的：那是一段回归自己最善良、最原始本性的旅程，借此一步步地超脱人生的迷惘与苦难。」

他缓缓地讲述着古人选择修养自身的各种途径：有人寻求寺院或深山的宁静，也有人选择在尘世的纷扰中锤炼心性。他说，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但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是否真正地朝向善良与高尚。

「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远非肉眼所见那么简单。存在着无数不同的空间层次，就像一层层无形的能量波，相互重叠、贯穿。我们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不仅仅是这个物质身体，还有其他的部分，更精微的部分：可以称之为精神、灵魂，或是元神——名称因每个人的理解、每种文化的不同而异。你们的现代科学，据我所见，也仅仅观察和研究了这些事物极其表层的一部分罢了。」

他轻轻转向我，眼神依旧温和，却有着难以言喻的深度：

「你是研究医学的。那么你可曾自问——像恐惧、信赖与爱，或一句真诚的安慰……这些情感，究竟存在于人体的哪个部位？」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一愣。

他似乎也未期待我给出具体的回答，便接着说：

「心脏并非储存情感之处。大脑也未曾在我们产生一个新念头后，就增加一丝一毫的重量。但正是这些无形的、无法捕捉、无法衡量的东西，却在主宰、支配着人整个的物质身体。」

他又为我的杯子添了茶，语气依旧平稳，毫无变化：

「现今的人们，往往只相信那些眼睛看得到、机器测得出的东西。但那真正创造生命、构成生命的.....却总是隐而不现，总是在人试图订立的、所有公式与定律之外。」

我静静地望着手中那杯温热的茶，一缕薄雾升起，随着我指尖极其轻微的颤动而微微倾斜，那颤动，连我自己也不知其因。

他接着说，声音依旧沉稳：

「在古老的修炼方法中，人们常提到一个概念，叫做『业力』。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乎道德、善恶的概念——实际上，它是一种精微、无形的物质。它是由人自身在无数过往的

生命中所造下的——透过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语，而形成并积累起来的。这种物质存在于其他空间，肉眼无法看见，但它却能引发疾病、不幸、苦难，甚至能塑造不良的性格、心灵的偏差。真正修炼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消除那业力，让自己的心灵日渐变得清静、轻盈。」

「在东京的张峰先生，也曾对我约略提过此事……」——我喃喃自语，像在努力拼凑那些零散的碎片。

隐士轻轻点头：

「你确实是有缘之人。不是每个人听到这些，都能立刻理解，也不是每个理解了的人，都能立刻相信。但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为高尚而活，在每个意念与行为中都朝向善良，那么即使他从未听过『修炼』二字，他的生命其实也已开始有了美好的转变。」

庆玲依旧静静地坐在我身旁，她的目光轻轻垂落在老旧的木桌面上。她听得非常专注，未曾插一句话。偶尔，我见她只是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仿佛正努力在那些刚听闻

的、或许对她而言既新颖又熟悉的事物面前，保持着自己心绪的平衡。

「那么，我们上山路上看到的那些遗迹——那些形状奇特的石头、那些模糊的刻痕……它们是否与古人的修炼方法有关呢，老先生？」——我问道，忽然想起了我们在山腰上遇到的那些异形岩石。

「很有可能是如此。」他平静地回答。「在非常古老的时期，当人还保有纯朴之心时，他们能感受到天地宇宙间精微的能量流动。他们曾试图将自己所领悟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记录下来。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真实的理解逐渐失传、被后人遗忘。现在，当人们看着那些石头时，他们往往只看到石头——而不再有几人，能感受到那曾隐藏其后的深远内涵了。」

没有一句肯定的断言，也没有一个全然明确的答案。

我没有再说什么。此刻我脑中，有许多念头、许多概念正在相互碰撞——并非一场对错的辩论，而更像是它们正试图寻找某个缝隙、某个支点，以便能缓缓落下、沉淀。

屋外，竹林里的风再次轻轻吹来，带来了山林夜晚的寒意。桌上的油灯火焰微微摇曳。隐士从容地起身，走向火塘，添了几根干柴进去。

「天开始转凉了。」他轻声说道。「今夜，山上的月亮，想必会很明亮。」

月夜与奇客

月已高悬。山中的夜空清澈如洗，没有一丝云彩。银白而虚幻的月光，为屋前那片小小的夯土庭院，披上了一层温柔的光纱。

隐士在茶几上又添了一盏小油灯，灯火温暖的黄光与屋外的月色交融。他又从容地沏上一壶新茶，然后平静地轻声说道：

「这山里，平日也只有我一人。你们夫妻俩若无牵挂，就随意在此多住几日，让心灵清净些。这山上没什么行程约束，我也没什么忙碌之事。」

他微微一笑，转向我：

「不知今晚王先生可有兴趣下几盘棋？象棋或围棋，我都略懂一些。」

我还来不及应答，他却忽然一顿，抬眼望向那片在夜风中沙沙作响的竹林。

「哦，有位道友.....看来是快到了。」

我和庆玲都还未明白他的意思，只见从竹林后方那条隐蔽的小径上，一个修长的身影忽然出现。那人留着一头俐落的短发，脚步移动得异常轻盈。他的移动方式有种非常与众不同的地方，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飘逸。

当那人走得更近，离我们约莫十几步远时，我忽然震惊地意识到一件难以置信的事：那个人，似乎在飞！

他并非向上高飞，而只是离地约莫一掌高地轻轻滑行。但那显然是在空中飘移。他的脚跟未曾触碰到地面上沙沙作响的枯叶，他的影子，也未像我们的影子那样，在月光下清晰地印出。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眼前，如此真实、如此清晰，却又同时如此荒谬，超乎我所有常识。

庆玲不自觉地抓紧了我的手臂。我感觉到我们俩都屏住了呼吸，努力不错过这不可思议景象的任何一个细节。

隐士从容起身，双手在胸前合十，行了一个非常古老的礼：

「流云道友来了。」

那位奇客也合十回礼，然后走得更近些。此刻，他的脚步已恢复了全然的正常，像常人一样踏在地上。他约莫四十多岁，身穿一套简朴的浅灰色布衣，脚踩一双软底布鞋，身形看来非常矫健，有着经常在户外劳动的人那黝黑的肤色，而双眼则炯炯有神。

隐士转向我们，自然地介绍道：

「这位是流云，我的一位朋友。他平时住在山下镇上，做些自由买卖。隔些时日便会上来探望我。这次上来.....想必是有什么东西要带给我。」

流云微笑着，对我们点头致意，然后将一个用布细心包裹的小包袱放到茶几上：

「是的，兄长。山下有几位弟兄刚合力印好了这几本书。我想兄长或许会喜欢，便带上一本给您。」

我此刻的目光已不再专注于那包书，脑子里还在为他方才出现的方式而天旋地转。在他们三人几句轻描淡写的交谈之后，我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便大胆地问道：

「流云先生.....恕我冒昧问一句好吗？您.....您刚才，真的能飞吗？.....如果真是如此，您平日也是用这种方式去办事吗，还是只在像这样特别、僻静的地方才这么做？」

流云笑了起来，那是一种爽朗、毫不掩饰的笑声。

「我平日也得像大家一样开车、骑摩托车的，王先生。」他轻轻摇头，「至于这个.....是不能随便用的。天理不允

许。只有在真正安静、没有常人往来、不惊动社会秩序的地方，才偶尔施展一下。」

他啜了一口茶，然后从容起身：

「好了，我或许得连夜走了。镇上还有点事要处理。日后不忙时，我们定有机会再见。」

他对隐士和我们轻轻点头致意，然后又悄然离去，身影迅速地融入了山林的夜色中，如他来时那般轻盈而神秘。

小屋里的气氛再次回归了原有的寂静。桌上油灯的火焰依旧轻轻闪烁，照亮了几张沉思的面容。

庆玲轻声说，那声音细微得像怕惊扰了什么：

「我.....我从未见过有人.....真的能那样飞。」

我也只能沉默。我们俩仍旧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努力消化着刚才亲眼所见的一切，却不知该将它安放在自己认知的哪个角落。

隐士轻轻地合上流云刚送来的那本书，将它放到桌子一旁。

「并非总要向外在世界苦苦寻觅，才能见到真相。」他说，语气依旧轻柔、飘渺。「有时候，只要懂得静静地坐下，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自然会有其他的门为你敞开。」

我们在隐士家又多待了三天。那些日子过得非常平淡。清晨，有时我们与他一同到附近的山丘上采集几种草药叶。中午，又一起在屋前的夯土庭院里晒太阳。晚上，则围坐在温暖的茶壶旁，静静地观赏月亮升起。他话不多，也未曾讲授什么高深的道理。但他所说的每个故事、每一句话，尽管极其朴实，却常常让我思索一整个下午，甚至之后的好几天。有些时候，我们三人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起，一坐就是数小时，谁也不问，他也不说。但奇特的是，正是在那些寂静的时刻里，那些我曾极想问的、曾让我困惑的疑问，却渐渐变得不再重要，不再需要一个具体的答案了。

到了第三天，当我正在收拾几件个人物品，准备下山时，他轻轻地对我说，声音依旧如微风拂过：

「下面还有另一个人在等着你。这趟旅程的下一扇门.....当你脚步踏到那里时，便会自行开启。」

我并未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却也没有再多问。那一刻，我只知道一件事——在这短暂停留的日子里，尽管大多时候是在沉寂之中，却已实实在在地为我开启了某种非常新颖、非常不同的东西。就像我们初来那夜的明月一般——不喧哗，不耀眼——却足以为我照亮前方的路，尽管那条路，依旧模糊，且充满未知。

奇遇的终结与旅程的延续

天色尚早。几缕薄云正悠悠地飘过远方的山峦。清晨纯净的光辉，为屋前的夯土庭院披上了一层柔和的银灰色。从小小的厨房里，传来火塘上水壶沸腾时，轻微而规律的声响。隐士仍如往常每个清晨一般，从容地添着柴火，准备着一壶新茶。没有任何送别的仪式，也没有任何一句道别的话语。

我和庆玲静静地收拾好我们那少许的行李。不知不觉间，我们已在此地停留了三日。起初，我们只打算来探望他一个下午，但后来谁也没提起离开的事——就这样，日子在奇特的宁静与祥和里流逝。每一天，隐士也只做些极其简单、日常的事：有时，他会到附近的山坡上采集几种林叶；有时，又见他专注地坐在火塘边熬药；有时，他只静静地生火、沏茶。他几乎不曾开示什么，也未曾主动与我们谈论任何事。但奇特的是，正是在那近乎绝对的沉寂中，我们反而感受到了许多或许任何言语都无法完整表达的事物。

一个下午，当我正帮他在后院将几簸箕的草药摊开晾晒时，他忽然开口问道，语气依旧平稳，并未看我：

「在你现在的国度里，人们还相信人真有灵魂吗？」

我手中的动作微微一顿，抬眼望着他。他没有回望，只是继续仔细地将一撮撮草药均匀地铺在竹簸箕上。我回答，语气有些迟疑：

「老先生，我想……或许仍有许多人相信，但他们通常不清楚灵魂究竟是什么，也鲜少有人真正地去留意这件事。」

他没有再说什么。但从那个下午起，我忽然开始更留意周遭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些极其寻常的声响。每当微风忽然吹过，竹叶屋檐发出沙沙声；茶壶里水沸腾时轻微的滚动声；或是每当有云朵飘过，阳光在庭院土地上的颜色变化……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想对我说些什么——某种非常古老、非常亲近，而或许我早已在许久之前便不经意错过的东西。

今天早上，当我们已准备妥当，准备下山时，隐士从屋内走出，递给我一個用棉纸包裹的小包。里面是一些晒干的林叶，散发着一股清雅的香气，还有一张小纸条，手写着几个字：

「非为治病。仅为忆山林之香。」

我珍重地接过，然后向他躬身致意。他也只是轻轻点头回礼。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我们静静地离开了那座简朴的小屋。那条穿过竹林、通往山脚的熟悉小径，依旧是几天前的旧路，但不知为何，我们俩今天的脚步，似乎已有些不同。一路上，谁也没有交谈。清晨的山风，带来了一丝湿润的凉意与野草的青涩气

息。庆玲走在我身旁，偶尔伸出手，轻轻抚过路边一根光秃的秃的树枝，像是一种无声的道别。

快到山脚时，我不自觉地回头望去。隐士那座小小的茅草屋，现已完全隐没在层层茂密的绿树之后。但在我心底深处，仍清晰地留存着他那双沉静、清澈的眼眸——以及那在清晨薄雾中，与熟悉的炊烟交融的气息。

山谷下的风吹了上来，轻轻钻入领口，带来了尘世生活的气息。我拉高了背包的背带，然后，再也没有回头。

* * *

第四章: 玄秘之事的女法 医

生死边缘的故事

离开了那位隐士所居的山巅，我心中似乎仍萦绕着林叶与晨露的芬芳，隐约间，还有那些言语难以尽述的玄妙余音。清新的空气与山峦的绝对寂静，仿佛暂时洗去了我心头积累的尘埃，但同时，却也在那里播下了无数新的疑问，这

些疑问，我所拥有的现代医学知识库，实在无法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的妻子庆玲，尽管未曾像我一样，直接参与所有与隐士的深刻对话，却也多少感受到了那极不寻常的氛围，以及那些超越我们常识的事物。我发现她比平时话少了，偶尔会捕捉到她望向远方的眼神，那眼神中，蕴含着一丝好奇与几分尚未言说的怀疑。

我们决定不急于返回那些喧嚣的大城市。反之，根据在山脚下与我们道别前，那位当地向导有些模糊的建议，我们来到了一个依偎在另一座山脉脚下的宁静小镇，名为「清溪」。这个小镇确实没有什么太过奇特或突出的建筑与景观，但它却带有一种奇特的宁静与祥和，仿佛时间那匆忙的齿轮，已在此悄然停下，或是有意地遗忘了这个地方。古老的阴阳瓦屋顶，覆盖着青苔，与几座还散发着石灰气息的新建楼房交错着；铺着青石板的小巷蜿蜒曲折；还有一条溪流——或许这就是清溪，正如其名——溪水清澈，温柔地环绕着小镇的一部分。这里的居民似乎也生活得更缓慢、更从容，与其他地方常见的匆忙景象截然不同。

我们租下了一间有阳台、可以望见溪边的小客房，打算在此停留几日，整理一下近来丰富的经历，并共同决定接下来的旅程方向。客栈的主人是一位姓陈的老先生，看起来

非常和善、慈祥，话也不多。而正是在一个傍晚，当我们三人在屋檐下的竹床上喝茶时，清溪的第一个奇特故事，就这样找上了我们。

起初，那故事只是陈老先生的几位邻居前来串门喝茶时，小声的议论。他们谈论着几天前镇上刚办的一场丧事，是镇尾那位一生做木匠的王老先生的。这件事，若非之后发生了极其怪异的转折，或许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

在邻居们离开后，陈老先生见我们夫妻俩似乎颇为关注与好奇，便缓缓地亲手为我们添上茶，然后从容地将故事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王老先生今年也七十有余，自妻子过世后便独居在老屋里，孩子们则都在遥远的大城市打工。几天前的一个下午，老先生突然心脏病发作。邻居们发现后，急忙将他送到镇上的卫生所，但已为时已晚。卫生所那位年轻的医生，听说刚从城里的医学院毕业回来工作，在仔细检查后，已确认老先生心跳、呼吸停止，双侧瞳孔散大，且已无任何反射——这些都是极其明确的死亡临床体征。老先生远在外地的家人也已接到通知，正匆忙赶回处理后事。

按照当地风俗，王老先生的遗体被家人和邻居送回家中，清洗干净，换上一套新衣，安放在正屋的木床上，供亲友乡邻瞻仰最后一面。葬礼预计在隔日举行。一切似乎都在一场丧事常见的悲伤氛围中进行着。

但最奇特的事，发生在出殡前夜的半夜时分。当老先生的长子正守在父亲灵前，在摇曳的油灯与缭绕的香烟中，他忽然吓了一跳，因为他似乎瞥见父亲的胸膛微微起伏。起初，他以为或许是自己因过度疲惫与悲伤而眼花了。但接着，依旧在那昏暗的灯火与飘渺的香烟下，那胸口微弱的起伏，却清晰得不容否认。不仅如此，老先生还轻轻地动了一下，然后缓缓睁开眼睛，接着便猛然坐起身来，双眼圆睁地环顾四周，神情茫然，像一个刚从一场极长、极深的睡眠中醒来的人。

不用说，老先生的儿子有多么害怕。他失声尖叫，奔出院子呼唤众人。全家人和几位留下来帮忙丧事的邻居，都惊慌地涌进屋里。当亲眼看到王老先生，那个仅仅在一天前被卫生所医生确认已死亡的人，此刻竟端坐在床上，活生生地在那里时，所有人都惊骇不已，呆若木鸡。

「这.....这不可能是真的！」我脱口而出，一位资深医生的职业本能忽然苏醒。「会不会是假死（apparent death）的情况？或者，也可能是卫生所那位医生诊断错了？」

陈老先生缓缓地摇了摇头：

「起初大家都是这么想的，教授。王老先生的家人急忙又请来了那位年轻医生。他一到场，看到王老先生坐在那里，脸色惨白，吓得没有一丝血色。他颤抖着再次检查老先生的脉搏、血压、呼吸.....所有的指标都有，虽然还很微弱，但显然是有生命迹象的。那位年轻医生结结巴巴，完全无法解释，只是一再坚持，说他先前检查时，老先生确实已完全停止了心跳与呼吸，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他甚至都已经为老先生开了死亡证明。」

一直在我身旁静静聆听的庆玲，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我知道她也被这难以置信的故事所吸引。她轻声问陈老先生：

「那么.....老先生，王老先生『活过来』之后，情况怎么样了？他还记得什么事吗？他的健康状况如何？」

陈老先生轻叹一口气，语气低沉了下来，眼神望向屋前的院子，有些飘忽：

「那才是这整个故事里最奇特的地方，小姐。王老先生虽然确实活过来了，但他却不再像以前那个人了。他不认得家里的子孙，不记得自己是谁，家在哪里。他整天就那么呆坐着，或者偶尔在家里游荡，嘴里喃喃自语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有时候，他又会滔滔不绝地讲起一些非常久远的往事，那些事，连镇上最年长的耆老也未曾听过。他平日的眼神空洞无神，但偶尔，不知怎么地，又会闪过一道锐利的目光，让人看得发毛。」

「不认得亲人？完全失忆了？」我喃喃自语，试图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有没有可能是先前心跳停止时，长时间的脑部缺氧所致？那可能会造成严重且不可逆的脑损伤？」这或许是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最合理的解释。

「卫生所的年轻医生也这么说过。」陈老先生点了点头。

「但又有些事，连他也无法解释。比如，王老先生以前是个木匠，识字不多，仅仅能勉强读点东西，写写自己的名字。可这几天，有时人们却看到他拿着毛笔，写下一些非常漂亮的古体汉字，镇上识字的人说，那是关于修仙道理

之类的诗句。又有时，他光看着院子里下雨，就能准确地说出下一场雨会在何时到来，或者只要看一眼邻居的脸色，就能一语道破那人体内潜藏的病症，那些连他们自己都还不知道的病。这些事，若只说是脑损伤，又怎么能解释得通呢？」

陈老先生的故事，确实让我感到极度困惑。作为一名科学家，一位有着多年经验的医学教授，我受的训练是只相信那些可观察、可测量、可经由实验证实的事物。死亡，对我而言，是一个极其清晰明确的生物状态：那是血液循环停止、呼吸终止，最终导致脑死亡。一个被专业医生确认已临床死亡近一天的人，竟能「复活」，这本身已是极其罕见之事，可归类为罕见的医疗失误或极其稀有的假死现象。但王老先生之后在心智、知识，以及那些突然出现的「预知」能力上的奇异变化，才真正是挑战我所有认知极限的事。一般的脑损伤只会导致身体机能的衰退，又怎么可能「解锁」了如此看似超凡的能力？

庆玲从头到尾静静地听着，她那秀气的眉毛微微蹙起，满是思索。我猜想，作为一位语言与文化教授，她大概正联想到那些在中国民间文化中流传已久的，关于「神灵附体」

或「借尸还魂」的奇异故事。这些概念，在以前，我们俩都只视为古人丰富想像力与几分迷信的产物。

「那.....现在王老先生的情况怎么样了？」庆玲接着问，语气中藏不住好奇。

「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陈老先生答道，语气有些无奈。「他家里的子孙现在是又喜又忧。喜的是父亲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忧的是他似乎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也请了些巫师、道士来看，但谁也没办法。有人说老先生被『鬼附身』，也有人说这是『大福缘』，说是一位修行人的灵魂，借了老先生的肉身，来继续完成他从前未竟之事。真是摸不着头绪。」

老先生停顿了一下，缓缓地为我们添茶，然后接着说，语气比先前更显迟疑：

「在我们这个小镇上，每当发生这种奇异之事，这种生死界线薄如蛛丝的事，人们便常会私下谈论起一个人——那就是墨老先生。传闻说，他能看透我们凡人肉眼所不能见之事。他不是医生，也不是什么法师巫师，但人们说他有

双特别的眼睛，能看透常人所不能见，特别是那些关乎生死之间那道极其脆弱界线的奇异之事。」

关于墨老先生的介绍，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来到我们面前，几乎是王老先生那充满奇异情节的故事所必然导出的结果。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在我心中油然而生。难道这就是这趟旅程，正缓缓在我眼前揭示的这幅玄秘画卷的下一块拼图？一个能洞悉生死，超越了锋利解剖刀与精密显微镜范畴的人？尽管我内心的科学理智仍充满了怀疑，但我的心此刻却强烈地驱使着我，想要去见见这位特别的人物。我不自觉地望向庆玲，发现在她的眼神中，也闪烁着同样的期待与期盼。似乎，我们俩都已模糊地感觉到，另一扇通往东方玄妙之境的更深奥秘之门，即将再次被推开。

拜访墨老先生

隔日清晨，按捺不住的好奇心，驱使我和庆玲决定去寻访陈老先生昨夜提及的那位墨老先生。根据客栈主人和我们

谨慎询问的几位镇民那些略显模糊的指引，这位先生的居所并不在寻常的稠密住宅区，而是在镇子的边缘，靠近一片早已废弃的旧墓地，那地方树木丛生，气氛也总是比别处更为寂静、冷清。通往那里的是一条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板小巷，崎岖而潮湿，像一条将人引离日常喧嚣世界的独立通道，穿梭在长满青苔的石墙之间，带领我们逐渐进入一个似乎更为宁静与古老的空间。

终于，在一番寻觅之后，我们在一栋小木屋前停下脚步。屋子看来相当老旧，却依然十分洁净与坚固，谦逊地依偎在一棵巨大的古榕树荫下，那盘根错节的树根，如巨蟒般紧紧地抓着土地。这里没有任何招牌，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是某人的工作室或执业场所，只有一扇深褐色的木门半掩着。周遭的空气异常宁静，那并非邻近墓地那种带着几分阴森的荒凉，而是一种特殊的、仿佛充满了某种无形内在力量的沉静，让人走近时，也不自觉地放低了声音，脚步也自然变得轻盈、从容起来。

我举起手，在木门上轻轻敲了三下。没有立即传来任何回应。我和庆玲相视一眼，彼此眼中都闪过一丝犹豫。我们该擅自进去吗？还是我们找错了地方？就在此刻，一个低沉、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忽然从屋内传来：

「进来吧，门没锁。远方的客人既然来了，就别在外面风里雾里地站着了。」

那声音不大，却有着一种奇特的穿透力，仿佛屋主早已知晓我们的每一步足迹，只是在等待着这一刻，才开口邀请。我们再次相视，然后我轻轻推开木门走了进去，庆玲紧随其后。

屋内并非我想像中的普通诊所，也不是供奉神灵的道观。它更像是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斋，与一间略显杂乱的研究室奇妙地融合在一起。自然光透过贴着棉纸的窗户洒进来，轻柔得如一缕缕金色的丝线，悬浮在这静谧到仿佛连时间都屏息倾听的空间里。光线照亮了几乎触及天花板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布面装订的古旧书籍、细心捆绑的竹简，以及一些现代印刷的资料。在质朴的木桌上，则杂乱地陈列着各种我难以立刻叫出名字的器具：有铜制的人体缩小模型、各种颜色与形状的石头、古老的罗盘、几把大小不一的放大镜、毛笔、宣纸，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角落里还摆放着一台看起来相当突兀的显微镜。一股淡淡的旧书香、墨香与某种干草药的气味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种既庄严又带点神秘的氛围。

坐在房间中央最大那张桌子后方、正对着门口的，是一位男士。他看起来并不算太老，或许仅六十出头，但头发却已雪白如丝，用一支简单的发簪在脑后梳成一个整齐的发髻。他身穿一套靛蓝色的粗布衣裳，款式亦极为简朴，却透出一股脱俗、不凡的气质。他的身形不高，甚至有些瘦小，但双眼却异常明亮有神。当我们走进时，他抬起头，那目光迅速地扫过我和庆玲，那是一道极深的眼神，似乎并未停留在我们的外表。

「两位找老朽有何事？」他开口问道，声音依旧是初闻时那般低沉沙哑。

我轻轻地咳了一声，努力维持着一位科学家的冷静与自持，尽管面对此人的气度与这特别的空间，我心中实难免感到几分敬畏。

「是的，先生，我叫王明，这位是我的妻子庆玲。我们从美国来此旅游，也想多了解一些传统文化。我们偶然间听镇上的人提起先生您……」

他微微一笑，那笑容极其轻柔，却似乎早已洞悉我们前来的缘由。

「镇上的人习惯称我为墨先生罢了。至于两位或许听过的那个『玄秘法医』的名号，其实也只是他们遇到些难以用常理解释的事情时，开的玩笑罢了。老朽不过是一个对生命运作方式，无论是其清晰显现于外，抑或是其隐遁于无形之境，都抱有一好奇心的人。」

他用「生命」一词，并提及它的「隐遁」，这点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不像一位医生对身体生物功能的常规说法，而似乎带有更深邃、更富哲理的含义。

「先生，当您说『隐遁』时.....您的意思是指死亡吗？」庆玲忽然开口问道，一位文化与语言研究者固有的好奇心，似乎已战胜了她最初的疑虑。

墨先生望向庆玲，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妳说的也算对了一部分。世人常称之为死亡。但『死』，是否真是一种完全的终结、一种永恒的消失？或者，它仅仅是生命状态的一种转换，是另一扇门的开启或关闭？」

他停顿片刻，然后直视我的双眼。「王教授是从事医疗工作的，想必也曾见证过不少人的离去。那么，以您的经验，请您定义一下，怎样才算是『死』？」

他这突如其来且直截了当的问题，让我一时语塞。我开始试着陈述那些我常在课堂上讲授的标准医学定义：心脏停止跳动、呼吸终止、脑死亡、丧失基本生命功能.....但当我说话时，墨先生的眼神，似乎正穿透所有这些科学词汇与专业术语。

「那些都只是外在的表现，是你们的工具、机器能在那具体有形的肉体上测量出的迹象罢了。」在我结束陈述后，他缓缓地说。「但那真正让这具肉体得以运作的『那个东西』，那创造了意识、情感与我们每个人心中那连绵思绪的『那个东西』.....那么，当那些生物迹象停止时，『那个东西』又去了哪里？它是否真如烟雾般，消散于虚无之中？」

我全然沉默了。这正是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现代科学仍在日夜挣扎、寻求答案的深渊，是物质与意识、纯粹生物学与可称之为心灵生活之间，那道极其脆弱的界线。

「老朽不像教授那样使用解剖刀或显微镜。」墨先生接着说，他的手轻轻指向桌上那些看起来颇为奇特的器具。

「老朽有别的工具、别的方法去『看』。看那些精微的能量流，看那些古人常称之为『灵魂』或『神识』在离开肉体后所留下的印记，看那些默默地引导着一个人生或死事件的因果连结。」

「能量？灵魂？」我不禁重复了这两个词，这两个原本在我惯用的科学词典之外的词。「先生，您真的相信那些东西的存在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带着几分神秘。

「我信与不信，其实远不如它是否真实存在，并依其自身规律运作来得重要，教授。就像户外的风，我们无法看见它的形状，却能感受到它带来的清凉，能看到它对树木、对水面的巨大影响。有些东西，肉眼看不见，机器测不出，但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

他从容起身，缓缓走向窗边，望向远处那片寂静、朦胧的旧墓地。

「两位前来此地，想必是因为听了镇尾王木匠的故事，对吗？」

他的问题，其实无需回答。显然，他早已知晓一切。

「是的，正是如此。」我坦诚承认。「我们实在无法用寻常的医学知识，来解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一个被医生确认已完全死亡的人，竟然能复活，之后又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墨先生转过身来，他此刻的眼神，似乎比先前更为飘渺、深邃。

「那确实是个非常有趣的案例。」他轻声说。「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人们所谓的『生』与『死』之间的界线，有时比我们想像的要脆弱与复杂得多。它绝非像电灯开关那样单纯。它更像一扇充满奇幻的旋转门，每一位生命，根据其所背负的业障或心中所怀的善良之光，将被引导至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它像一扇旋转门，能通往许多不同的去处，这取决于无数我们常人难以察觉的因素。」

他轻轻示意我们在茶几旁的几张简朴木椅上坐下。

「如果两位真心想多了解一些，老朽可以分享一些个人的看法。但请记住，这并非你们能在现代科学书籍中找到的知识。它需要我们以一种更开放的眼光，一种用心而非仅用理性分析去聆听的态度。」

我和庆玲相视一眼。我内心那根深蒂固的科学家式怀疑依然存在，但同时，那份好奇心，以及那种我们正实实在在地站在一扇通往全新知识世界半开之门前的感觉，已然胜出。这个男人，墨老先生，外表看起来极其平凡，却拥有一双洞悉世事的眼睛与蕴含无数深意的言辞，显然非同寻常。他不像一位专门检验尸体以寻找肉体死因的法医，而更像是一位专门「解剖」生命与死亡本身更深层奥秘的人。我们一起轻轻点头，沉默而准备地聆听。

超越肉体的视角

墨老先生从容地将茶水注入我们面前的青玉色小瓷杯中。清雅柔和的茶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与房间特有的旧书香、干草药气味巧妙地融合，营造出一种既静谧又带点庄严的感觉。他并未急于解释，只是轻啜了一口茶，目光似乎随着从杯中升起的袅袅薄雾飘移，在深邃的思绪中沉淀，而后才凝聚成平静的话语。

「为了能理解像王老先生那样的事，」他开口，声音依旧低沉而缓慢，「或许我们需要暂时放下你们现代医学惯用的、那种只专注于物理肉身的观点。」

他将茶杯放到木桌上，然后直视着我：「王教授，据老朽所知，你们通常将人体视为一部极其复杂的生物机器，是吗？心脏被当作循环的帮浦，大脑是控制一切活动的中央处理器，而其他器官则执行其专门化的功能。当这部机器中某个重要部件停止运作时，这部机器就算『坏了』，也就是死了。」

我轻轻点头。那确实是现代医学非常基础且普遍的 접근 方式。

「但是，」他继续说，眼神中充满了思索，「是什么让这部『机器』从一开始就能启动的？又是什么真正创造了意识、情感、记忆流，以及那些独特的性格特征——所有这些无形之物，才构成了一个真正的『人』，而非仅仅是细胞与器官的集合？你们的医学或许会称之为大脑的复杂功能，是无数精密的化学反应与神经电脉冲的结果。但那是是否已是故事的全貌？」

他停顿了片刻，让那些问题悬浮在房间寂静的空气中。

「从古人，以及今日那些仍在探寻生命真实本质之路上的人们的视角来看，除了这个有形的肉身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承载着一个核心的精神本体。人们可以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它，这取决于不同的文化或认知流派。最普遍且易于想像的称呼，或许是『灵魂』(soul)。有些更深入修炼之道的人，则可能称之为『元神』(Primordial Spirit)，意指那最真实的本我，一个生命最原始的部分。有时，人们也用『神识』一词来描述其意识与感知的层面。无论名称如何，它们都是指那个无形的、精微的、并非我们常规理解中物质的部分，也无法用你们的科学仪器去衡量的东西。但它才是生命的真正核心，是真正承载着每个人独特自我、

过往记忆、潜在智慧，以及那些来自遥远生命历程深刻烙印之所在。」

「灵魂？元神？」庆玲轻声重复着这两个词，眼中闪烁着明显的好奇与兴致。「这些概念我也曾在书本和文化资料中读过。」

墨先生轻轻点头：「正是如此。尽管『灵魂』一词在民间，有时已被世人披上了太多迷信的外衣。两位不妨这样想像一下：我们的肉身，好比一辆有形的马车，而那个灵魂（或可称为元神、神识），正是驾驭这辆马车的无形车夫。当马车变得老旧、破败，或因故必须停下时，那位车夫依然可以继续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再次踏上新的旅程，驾驭其他的马车。」

我努力跟随着他的话语去想像。这个想法对我而言其实并不完全陌生，它存在于世界上许多主流宗教与古老的哲学流派中。但今天，当它从一位看似学识渊博、气质深沉的墨老先生口中，如此平静、清晰地阐述出来时，却带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分量与说服力。

「那么，死亡.....若从这个角度看，它又是什么呢，先生？」我开口问道。

「肉体的死亡，」他回答，语气依旧平稳，「正是灵魂完全脱离那个肉身的时刻。那位『车夫』与那辆『马车』之间的连结，被永久地中断了。那时，物质肉身便会按照自然的规律开始分解。但灵魂，却未曾以那种意义『死去』。它会带着它在『驾驭马车』过程中积累的一切——以及那些更久远旅程中的事物——进入另一种存在的状态，开始另一段旅程。」

他专注地看着我们两人，接着说：「而每个灵魂所携带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业力』。」

「业力(Karma)?」我微微蹙眉。这个概念我曾听过几次，通常与佛教的教义联系在一起。

「是的。业力，若以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就是因果法则那无形的流动。我们在此生——甚至是在过往的生命中——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在默默地编织着我们肉眼无法看见的命运之线。善良美好的行为，会产生好的业力（也称为善业或福德）；反之，邪恶错误的行

为，则会产生坏的业力（恶业或业障）。这些业力从不无故消失，它会积累起来，紧紧地附着在每个人的灵魂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命运、生活境遇，以及我们将在未来将会遇到的一切，即便是在我们离开了这个现世的肉身之后。」

他解释得非常清晰、有条理，丝毫没有要传教或强加任何信仰于我们的意味。

「它就像一条无形的河流，我们的每个行为、每个念头，都如同一滴水注入其中。那条河永不停歇地流淌，带着善行的甘甜与恶行的苦涩，而迟早，我们都将再次品尝到自己曾投入的那些水的滋味。」

说到这里，他轻轻停顿了一下，然后才回到王木匠的故事。

「你们听说的王木匠的案例，确实非常特殊。当他经历了那场突发的心脏病，并被卫生所医生确认死亡时，很可能他那承载着一生木匠生涯全部业力的原始灵魂，已按照正常的生死程序，确实地离开了肉身。」

「那为何他之后又能『活过来』呢？」庆玲忍不住立刻问道。

「这正是此事的复杂与罕见之处。」墨先生说，语气微微沉了下来。「在一些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当一具肉身因灵魂离去而刚变得『空置』，但肉身本身尚未开始腐败时，又恰好在那个时刻，在因缘、时空以及业力无形流动等诸多因素极其精妙复杂的汇集之下，另一个灵魂——或许是为了偿还某个未竟的宿债，又或是因为一个来自久远的誓约或使命——便会前来，并接管了那具刚被遗弃的肉身。」

我几乎惊呆了。「您的意思是……民间常说的『借尸还魂』现象？」

「民间的说法是如此。」他轻轻点头确认。「但其更深层的本质，或许仍与业力息息相关。很可能这个新的灵魂，正背负着某个巨大的业债，需要在这个地方偿还，或者，他们有某个前世未完成的特殊使命。去『借用』一具刚被旧主遗弃的肉身，是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尽管极其罕见，且需要许多复杂的因缘要素同时汇集。」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王老先生复活后，会变得像另一个人，是吗？」我问道，开始感觉到在这团看似全然荒谬的事件中，似乎透露出一丝逻辑。

「完全有可能是这样。」墨先生点了点头。「那个新的灵魂在进入时，会带着它自身全部的记忆、知识、性格特征以及业力。它没有王老先生从前作为木匠的记忆，所以它不认得家里的子孙，也是可以理解的。它也可能带着来自某个遥远前世的知识或特殊能力——比如，能读写古汉文，或能作关于修道之理的诗。它也可能拥有因业力或前世修习而带来的特殊能力，比如能感知即将发生的事，或看见他人体内潜藏的疾病。」

他轻叹一声。「然而，这种『借尸』之事，通常绝非完美。新的灵魂与旧的肉身之间的连结，可能不会完全相容，这会导致一些呆滞、时而清醒时而迷糊的状态，或其他外人难以理解的奇特表现。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灵魂仍将受到它所携带的全部业力的制约，以及与这具肉身相关的、残留下来 的部分业力的影响。」

墨老先生的解释，仿佛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全然不同的门，让我得以重新审视整件事情。它并未否定我所熟知的死亡

生物学迹象，却在其上增添了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一个存在的另一维度——那就是灵魂与业力。这个解释，尽管看似难以置信，却能阐明王老先生故事中那些极其不合常理、令我们现代医学束手无策之处：那奇迹般的「复活」，以及之后在人格、知识与特殊能力上的全然转变。

尽管我内心那根深蒂固的科学家式理智，仍对这些事情的真实性、对那些可供验证的具体证据充满了疑问与怀疑，但我却无法否认，这个解释似乎触及了事件中那些我们现代医学尚无法解释的层面。

我望向庆玲。她正专注地聆听，双眼圆睁，望着墨老先生。以她对东方文化与哲学的底蕴，我猜想这些关于灵魂与业力的概念，对她而言或许并不那么陌生，尽管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听到它们被如此生动、并与一个具体案例相结合地阐述出来。

房间再次陷入沉默，只剩下茶壶里水极轻的沸腾声，以及我们三人的轻微呼吸声。墨老先生的话语，仍在我脑海中回荡，那不全然是一个完整的解释，而更像是一幅极其宏大画卷的初步轮廓，一个我此前从未想像过的宇宙观。

在怀疑与启迪之间

跨出墨老先生那木屋的门槛，我感觉自己仿佛刚从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归来。外面的空气，尽管依旧是清溪镇边缘那熟悉的宁静，此刻却似乎为万物披上了一层无形的薄雾——某种沉重到我无法名状的东西。我们初来此地时的那份好奇，乃至一丝兴奋，似乎已全然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我与庆玲之间那笼罩一切、浓重得难以言喻的沉默。我们并肩走在崎岖的石板小巷上，脚下碎石的沙沙声听来是如此清晰，仿佛那是这个刚被彻底颠覆的内心世界里，唯一仅存的声响。

我没有说话，庆玲也沉默不语。我们俩都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需要更多时间，来缓缓消化方才在那间飘散着旧书香与草药气味的小屋里所听闻、所感受到的一切。我此刻的思绪，就像一卷老旧的纪录片，不断地重播着墨先生的言谈与影像，而每一次重播，似乎都只会将那些萦绕不去的疑问，更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灵魂？业力？借尸还

魂？所有这些概念，从前对我而言，仅仅存在于奇幻小说或民间信仰的研究著作中，如今，却被一位眼神清亮、气度从容的男士，当作不言而喻的真理、与我所熟知的有形物理世界并存运作的无形法则，娓娓道来。

荒谬！我内心那顽固的理智——那个历经多年严谨科学研究锤炼的部分——仍在激烈地咆哮反对，像要筑起最后的城墙，来抵御那股正悄然却又强烈地侵蚀我认知的怀疑浪潮。具体的证据在哪里？可供验证的数据在哪里？我如何能接受这些模糊、非物质的东西？死亡，根据我所学及所见，是一个清晰的生物现象，是基本生命功能不可逆转的终止。我在职业生涯中见证过数百次，签署过无数张死亡证明，也曾用具体明确的医学术语向病患家属解释。那是知识的基石，是历代科学所证实的真相。

但接着，王木匠「复活」后那些奇异变化的影像，又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像一个无法回避的挑战。一具已被专业医生确认临床死亡近一天的身体。一位一生劳碌、仅粗通文墨的木匠，忽然「醒来」，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拥有渊博的古老知识，具备洞悉常人所不能见之能力。脑损伤？长时间缺氧？所有这些我能想到的惯用医学解释，此刻听来是如此牵强、无力，就像一件太小的外衣，硬要

套在一具过大的身躯上。它们根本无法圆满地解释那些新知识与新能力的突然出现。

还有墨老先生.....他完全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些算命先生或巫师。没有一丝故作神秘的姿态，也没有那些空洞、难解的蛊惑之词。只有一种奇特的平静，一种隐藏在眼中的通透，以及一种令人心惊的清晰逻辑，他用这种逻辑，将那些看似荒诞的概念串连起来，去解释一个异常的现象。他说起灵魂、说起业力，自然得仿佛在谈论血管中的血液流动，或大脑里的神经脉冲传导。正是那份从容，那份无需夸饰的笃定，反而更让我感到困惑与迷惘。

我不自觉地抬手轻轻按压着太阳穴，感觉自己那向来引以为傲的、科学客观的思维基石，实际上正被剧烈地动摇着。难道我一直以来认为完整而正确的 世界观，其实是如此狭隘、如此片面？难道仅仅因为我们现有的研究工具，只能测量这个有形的物质世界，我们就草率地否定了其他实相层次、那些正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默默主宰人类命运的无形法则的存在？几天前与山巅隐士的会面，已在我心中播下了怀疑的初苗，而今，墨老先生似乎为其浇灌了一股强劲的水流，让那些种子不得不萌动、发芽。我觉得

自己像是站在一片浩瀚、神秘的知识海洋前，而在此之前，我对其存在的认知，仅仅来自于一小滩停滞的池水。

我悄悄瞥向庆玲。她仍在我身旁缓步前行，目光垂落在脚下的古老石板上，但我确信她的心神此刻并不在那里。她秀气的眉毛微微蹙起，嘴唇时而紧抿，仿佛正与某个复杂的思绪搏斗。以她对东方文化的深厚学识，她是否比我更容易接受这些事？抑或正因那些知识，反而让她觉得此事更为复杂、更难以解释？我忽然想起她在墨先生家时的眼神——起初是好奇，接着是些许惊讶，最后则是一种深沉的思索。她不仅是用耳朵在听，而似乎是调动了全部的知识与最细腻的感受，来面对那些刚听闻的概念。

「你在想什么，明？」

庆玲轻柔的声音，终于打破了我们之间漫长的沉默。那声音带着几分迟疑，仿佛连她自己也不确定，想听到怎样的回答。

我停下脚步，转身看着她。清晨的阳光已开始穿透叶隙，在她秀丽的脸庞上投下跳跃的光斑，却似乎无法驱散她眼

中那明显的忧思。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试图寻找某个词语，来描述此刻内心的混乱。

「我.....我真的不知道，玲。」我坦率地回答，语气有些疲惫。「这感觉.....就像一整幅我曾坚信其精确无比的世界地图，忽然变成了一张白纸，而我正站在全然陌生的土地上，面对着我从前连做梦也未曾想过的远方。一些新的地域、新的路径正逐渐显现，而那张旧地图上，却一丝一毫也未曾记载。」

庆玲轻轻地点了点头，望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同情，却也无法掩饰她自身的困惑。「我懂。」她轻声说。「我也有类似的感觉。那些关于灵魂、关于业报的概念.....以前我也在书本里读过不少次，通常只把它们当作民间信仰，或是古老哲学流派的一部分。但听墨先生详细解释，又直接联系到王老先生的故事.....它似乎就不再是空洞的理论了。它变得生动、具体，而且.....有种奇特的、令人畏惧的真实感。」她沉默片刻，接着说，声音几乎像在自语：「这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刚穿过了一面镜子。周遭的一切看起来依旧，但它们的本质，似乎已大不相同了。」

我们再次沉默。但这一次，我们之间的氛围似乎不再因各自的怀疑而那么沉重。有一种无声的连结，仿佛我们正望向同一个方向，共同面对某个过于宏大、突如其来的事物。

当我们快走到巷口，路面开始变宽，镇上日常生活的熟悉声响也愈发清晰时，我的目光偶然捕捉到一个小小的景象。在一面长满青苔的古老石墙上，一株纤弱却又极其顽强的野花，正努力地从一条阴冷潮湿的裂缝中探出身来，去触碰那微弱的阳光——像是一个无声的证明，证明那永不熄灭的、总试图超越一切逆境的生命力。那微小花瓣脆弱的蓝紫色，在灰暗的石墙背景上显得格外突出，像是一种对生命最强烈的表达，不论环境多么严苛。我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凝视了它许久，心中忽然升起一个非常模糊的念头。这生命……难道真的只是复杂化学反应与细胞分裂的结果？抑或，它还是一种意志，一种无形的能量，总在寻求着展现、寻求着存在，即便在最看似不可能的环境中，以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式？

我没有对庆玲说出那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但我感觉，那株小小野花的影像，连同墨老先生那些充满深意的话语，将会在我脑海中萦绕很久很久。

当清溪小镇熟悉的声音开始变得更清晰时，我知道我们已回到了日常世界。但内在的某种东西，在我心中，或许也在庆玲心中，已不再完全如昔了。我内心那根深蒂固的科学家式怀疑依然存在，强烈而理性。但在它旁边，一道极窄的门缝，似乎已真正地被推开，通往一片我从前未曾敢想过的、充满可能性的土地。那些关于存在本质的问题，此刻，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宏大、更深邃。

* * *

第五章: 时间静止的小镇

遗忘之地，十三日之眠

在清溪镇与墨老先生那场充满冲击的会面，以及他对灵魂与业力那番令人震惊的解释之后，我和庆玲都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需要寻找一处真正的静谧之地。从隐士的山巅到王老先生的「借尸还魂」故事，这些接踵而来的经历，已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俩固有的思维基础。我们需要时间，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空间，来重新拼凑那些信念的碎片，来面对眼前刚被揭示的无数宏大问题。

在与墨老先生的最后一次交谈中，当我们表示想找个清幽之处静心几日时，他只是沉思地望向窗外，然后像是随口一提，说出了——一个听来颇为陌生的地名：「忘忧镇」。他并未多谈那个地方，只微微一笑，说在那里，「时间对某些人而言，有时会变得异常地伸缩，而人也更容易忘却尘世的烦忧」。那番半开玩笑的话，以及「忘忧」（忘却忧愁）这个引人遐想的名字，已悄悄地在——我们心中，播下了一颗难以言喻的好奇种子。

寻找前往忘忧镇的路，确实并非易事。它未曾出现在任何常规的旅游地图上，而我们询问的邻近乡镇的居民，也只对某个偏远山谷的存在，有着非常模糊的认知。我们的旅程始于一趟火车，接着换乘一辆破旧的乡村巴士，在蜿蜒的山路上缓慢行驶，最终停在了一座高山脚下的偏僻小镇。从这里，要想到达忘忧，我们得雇用一位当地青年，乘坐他那辆自制的三轮摩托车，穿越一段崎岖险恶的土石路。

当我们抵达忘忧谷的边缘时，天色已近黄昏。我和庆玲在整日的奔波后，都已筋疲力尽。远处的忘忧镇景象，那些深褐色的瓦顶在暮色薄雾中若隐若现，显得古朴而又与世隔绝。带路的青年将我们介绍给镇口一户好客的当地人家，他们有一间简朴的小房，通常是留给迷路的旅人歇脚的。

这户主人，一对中年夫妻和他们的小儿子，尽管带着山区居民少见生客的些许腼腆，却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迅速地为我们准备了一顿朴素的晚餐，有白饭、水煮野菜和一些咸香的溪鱼干。由于过于疲惫，我和庆玲都没吃多少。晚餐刚过，一股前所未有的沉重睡意，便迅速而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完全无法抗拒。我只模糊地记得脑中一阵晕眩，眼皮沉重，然后一切便沉入了一片无边的虚空。在我完全失去意识前，脑中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这里的空间好安静，一种不同寻常的宁静。

我猛然惊醒，感觉全身轻盈而异常地舒爽，仿佛刚经历了一场极其深沉与安详的睡眠。我的头脑完全清醒，没有一丝疲惫残留，与以往长途旅行后那种倦怠的早晨截然不同。我轻轻地动了动身子，环顾这间简朴的木屋，晨光已从门缝中渗入，在地上洒下几道淡黄的光斑。

庆玲也在我身旁刚醒来，她同样茫然地环顾四周，脸上带着与我相似的神情，一种奇特的清新与轻松。

「妳睡得好吗？」我轻声问。「我感觉身体好舒畅，脑子也特别清醒。感觉好像才刚小睡片刻，真没想到！」

庆玲点点头，轻轻地揉了揉眼睛。「我也是。非常轻松。而且很奇怪，我刚做了一个非常清晰、非常生动的梦。」

「梦？」我惊讶道。我通常很少记得自己的梦。「妳梦到什么了？」

「我梦到我们俩在一个满是白雾的山谷里迷路了，」庆玲说，语气还带着几分迷濛。「然后我们找到一条小径，通往一座非常高的山。山顶上，有一座古老的寺庙，屋顶的瓦片向上弯翘，看起来非常庄严。我们走了进去，看到许多穿着黄色袈裟的僧人，端坐着诵经。那经文声低沉雄浑，钟鼓声回荡.....感觉非常祥和、非常清静，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好像我曾经去过那里一样.....」

我听着庆玲的叙述，心中不禁有些触动。事实上，我也刚做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梦，清晰到每个细节。但我还来不及与她分享，房门便轻轻地嘎吱一声开了。

女主人端进一个小托盘，上面放着两碗还冒着热气的白粥和一碟简单的烫青菜。见我们醒了，她露出一个慈祥的笑容：

「啊，两位贵客醒啦。请用点热粥暖暖胃吧。想必两位也饿坏了。」

「是的，谢谢您。」我说，对她的周到感到有些意外。

「我们这一觉睡得或许太沉了，打扰您了。」

女主人只是笑着摆摆手：「哪里话。两位睡得好就好。看两位睡得那么沉，我们也不敢惊动。」

「嗯，我们大概睡到快中午了吧？」庆玲问道，望向窗外那已高挂的太阳。

女主人看着我们，眼神有些迟疑，然后她缓缓地说：

「嗯.....两位.....说出来不知两位信不信，今天，已经是两位来到这里的第十四天了。」

「十.....十四天？！」我和庆玲异口同声地惊呼，语气中充满了难以置信。我急忙看向手腕上的表——不知何时已停止了转动，或许是电池早就耗尽了。庆玲也赶紧拿出她的手机，但萤幕一片漆黑，没有丝毫信号。

「您.....您说的是真的吗？」我结结巴巴地再问一次，心在胸腔里怦怦直跳，像要蹦出来一般。「我们.....我们睡了整整十三天十三夜？」

女主人点点头，脸上依旧是一种奇特的平静。「是的，就是这样。头几天看两位沉睡不醒，我们也有些担心。但我先生和村里几位老人家说，很久很久以前，也曾有一两次外地来的生客，到这里也是这样长睡一场。有人说是水土不服，也有人说是与这山里的神佛有缘的有根基之人，才会如此。看两位的呼吸依旧平稳，面色也还红润，我们便不敢多打扰，只是偶尔进来看看，在两位嘴唇太干时，用点稀粥水润润唇罢了。」

十三天！十三天十三夜过去了，我们竟全然不知，感觉只像一场短暂的酣睡，一个转瞬即逝的梦。更不可思议的是，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未曾进食饮水（那点稀粥水微不足道，如何能维持身体所需），我们却丝毫不感到饥饿或疲惫衰竭。相反地，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健朗与清明，仿佛身体刚被注入了某种全新的能量。甚至，我连一点需要如厕的感觉都没有。

我望向庆玲，见她脸上同样是极度的震惊与错愕，夹杂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那个关于古寺、关于庄严诵经仪式的梦……它究竟有何含义？而在过去的十三天里，在那沉睡不醒的状态中，我们究竟身在何处，又经历了什么？

我内心那属于科学家的理智，正声嘶力竭地呐喊着，这完全不合逻辑，以我所知的任何生物学定律来看，这绝不可能发生。但眼前活生生的现实，以及女主人那不加修饰的真诚话语，却又让我无法否认。

忘忧镇。这片土地，似乎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更多的奇迹，远远超乎了墨老先生曾启发我们的范畴。

与那些对时间、衰老有着非凡体验或观念的人们相遇

一夜辗转难眠，一部分是因为对新地方的陌生，但更主要的原因，或许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忘忧镇那极不寻常的时

间节奏感，仍在脑海中萦绕不去。当第一缕晨光刚好穿透木窗的缝隙时，我和庆玲便醒了。这里清晨的空气清冽得不可思议，带着附近溪流的一丝湿气，以及山区特有的泥土气息。与其他地方此刻常见的喧嚣全然不同，忘忧镇仍沉浸在一片近乎绝对的寂静之中。只有远处传来的几声鸟鸣，以及溪流平缓的潺潺流水声，是打破这广袤宁静的稀疏音符。

我们走下楼，那位白发苍苍的客栈女主人——我们已知她姓林——正从容地打扫着屋前的小小庭院。尽管阳光已渐渐升高，她的每一扫都显得有条不紊，不疾不徐，仿佛正将宁静的线条，描绘在庭院的土地上。她的头发雪白如丝，脸上虽有许多岁月的皱纹，但双眼却清澈而有神。她手上的皮肤，尽管已点缀着老人斑，却丝毫没有我常见的同龄老人那种干瘪或皱缩的样子。她移动时身姿轻盈、飘逸，完全没有老迈的疲态或沉重感。

「两位贵客早安。」她见到我们时，慈祥地微笑着，那笑容也如这里的一切……缓慢。「昨夜睡得可好？」

「您早。我们睡得还行。」庆玲回答，我留意到她的语气也不自觉地变得轻柔、从容了些。「林大娘，忘忧镇确实非常宁静。」

「宁静是当然的了，姑娘、小伙子。」林大娘轻轻点头，手中的扫帚依旧规律地动着。「在这地方，没什么事是需要着急忙慌的。」

「大娘，您在这里住了很久了吧？」我脱口而出，无法掩饰对这位外表与气质都非常特别的妇人的好奇。

林大娘停下扫帚，抬头望着我，她那清澈的双眼仿佛要看透我的心底。她没有立刻回答，而像是在遥远的记忆中寻找着什么。「很久了，孩子。」她轻声说，那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久到连我自己都不记得，这片土地究竟经历了多少风雨寒暑了。在忘忧镇这地方，人们没有数日子、算月份的习惯，小伙子。就这么活着，日复一日，季复一季。」

她那略带模糊的回答让我颇为惊讶。不记得自己活了多久？还是根本不在乎了？这与我们对时间与人生的常规观念，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她又轻轻一笑，那笑容带着几分

神秘：「这地方的时间啊，就像那条溪流一样，它以自己的方式缓缓流淌——有时觉得很快，有时又觉得很慢——但它从未真正停止过，像一首没有终章的歌。重要的是，自己是否足够宁静，去感受那股特殊的流动罢了。」

说完她又继续自己的工作，留下我们站在那里，思绪万千。她的话听起来很简单，却又像蕴含着某种我还无法完全领悟的、关于时间的深邃哲理。

在用过林大娘亲手准备的、只有软烂白粥和几样佐以芝麻盐的烫野菜的清淡早餐后，我们决定在镇上四处走走，以便更仔细地观察当地人的生活。而那种时间似乎在此地流逝得更慢的感觉，确实在我脑海中愈发清晰。我们路上遇到的所有人——从在屋檐下悠闲晒太阳的老人，到背着孩子赶早市的妇女，再到那些专心修补竹篱笆或茅草屋顶的男人——他们全都有一种共同的气质：那就是从容、不迫，似乎完全不受任何生活压力的驱使。

我们在 一间谦逊地依偎在河畔的小陶坊前，停留了许久。屋里，一位看来约莫五十岁的中年男子，正专注地坐在一架老旧的陶轮前，双手轻柔地抚摸、塑造着一块红褐色的陶土。他的动作极其专注、细腻，却又带着一种悠然

自得的节奏，仿佛他每一次的抚触，都是与天地脉动同步的一次缓慢、均匀的呼吸。那只正在他灵巧双手中逐渐成形的陶瓶，带有一种质朴、简洁，却又十分和谐、匀称的美感。他周围是无数其他已完成或尚在制作中的陶器，大小、形状各异，全都带着一种独特的风格，与我们以前见过的任何陶器都截然不同。

见我们在门外踌躇观看，他抬起头，露出一个非常和善的笑容。「两位是从远方来的新客人吧？」

「是的，我们从美国来的。」我回答。「您做的陶器真美。这门手艺想必需要极大的耐心。」

他呵呵地笑了，那笑容让眼角的深刻皱纹都显露出来，但双眼却非常明亮。「耐心？老朽倒不这么认为。不过是顺其自然罢了。土想变成什么样子，我的手就顺着它的意去做。一件作品完成得快或慢，哪有那只陶瓶本身是否有了自己的『魂』来得重要呢？」

我指着架上一只摆放得相当庄重、釉色如青玉般美丽的瓶子。「这只瓶子，想必您花了很多时间才完成的吧？」

他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去，眼神温柔，像在看着自己的心血结晶。「做它的时间吗？」他又笑了，然后轻轻摇头。

「老实说，老朽也记不清了。可能只花几个星期，也可能拖了好几个月。当你真正做着自己热爱的事，当你完全融入其中时，时间似乎也跟着停了下来。只知道开始与完成的时刻。至于中间的过程，它就像一股连续不断的流，没必要去测量或计算，徒增烦恼。」

庆玲，以她身为文化艺术工作者特有的敏感，对这些独特的陶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她开始询问他关于当地特有的制陶技术、他所用陶土的来源，以及瓶身上装饰图案的含义。他愉快地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但当我们无意中提及时间、他的从业年龄，或是外面世界的快速变化时，他又显得相当淡然。「外面的世界现在想必变化很快吧？」他反问我们。「那里的人们总在匆忙地赶往某处，想把什么事都做得快些。而在我们这个忘忧镇，一切就这么慢慢地发生。太阳升起又落下，树木发芽又随季节更迭。没什么好着急的。」

我仔细观察着这位陶艺师。他看起来非常结实、健康，皮肤因风吹日晒而黝黑，双手则因劳动而粗糙。但总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如果他真如外表看来约莫五十岁，那么那

些风格古朴、带着明显岁月痕迹的陶器，又是谁做的呢？或者，这位男士的实际年龄，其实远比他那健壮的外表要老得多？我不敢直接问，怕冒犯了他，但这个问题却一直在脑中盘旋。

离开小陶坊，我们沿着河岸散步。在一棵巨大的古榕树下，其繁茂的树冠遮蔽了一大片空地，几位老先生正悠闲地对弈。那张石制的棋盘已被岁月磨得光滑，每一颗黑白棋子也都泛着光泽，仿佛承载了无数个静静流逝的午后。老先生们下棋很慢，每一步都经过深思熟虑，有时一个下午也只走了三两步棋。周遭的气氛极其宁静，只有棋子落在石盘上那「叩」的一声清脆，以及老先生们平稳轻柔的呼吸声。

我们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让我感到奇特的是老先生们的谈话。他们不仅仅讨论棋盘上当前的局势，有时还会提起一些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语气自然得仿佛那只是昨天发生的。一位老先生提起了不知哪年那场摧毁了整个地区的大洪水，另一位则讲起了自己年轻时某个丰收的季节。听他们聊天，我有种奇特的感觉，仿佛过去与现在，在他们的意识中已不再有清晰的界线。难道对他们而言，时间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流动？

「你有注意到吗？」庆玲在我耳边轻声说。「老先生们谈论几十年前的事，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而且你看，虽然他们头发都白了，皮肤也皱了，但精神状态却非常清明，完全没有我们在其他高龄长者身上常见的那种迷糊或衰弱的样子。」

我点头。确实如此。这些老先生，尽管年事肯定已高，却没有严重智力或健康衰退的迹象。他们依旧思路清晰，以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活力，并极其从容地参与着社区生活。这里的衰老过程，似乎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在进行——更缓慢，且似乎不带有我常见的那种衰败之感，而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成熟与沉淀。

与忘忧镇的居民接触得越多，我便越感到困惑。他们看待与体验时间的方式，他们面对身体衰老的方式，与我以往所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那似乎并非一种否定或试图抵抗时间洪流的态度，而是一种融合、一种接纳，接纳到几乎忘却了其存在本身。他们并非为了与时间赛跑而活，而似乎是真正地活在另一种时间流之中，一种更为平缓、更为宁静的流动。

作为一名医生，我非常清楚，身体在生物学上的衰老过程是不可避免的。细胞会逐渐老化，器官功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会随之增多。这是造物主极其自然的法则。但在

这个忘忧镇，这个法则似乎正在被扭曲，或至少是被显著地延缓了。难道是那清新的生活环境、与世隔绝的状态、始终宁静的氛围，以及那份从容自在的生活心态，真的影响了那个生物过程？还是说，还有其他某种因素，某个仍深藏在这个山谷之心的秘密，某件与时间和空间本质息息相关的事物？

我望向庆玲，见她眼中也充满了与我相似的疑问。感觉我们像是误入了时间刻意遗忘的土地，在那里，外面世界的熟悉法则已不再有太多意义。而我们所遇到的那些人，以他们面对岁月那非凡的从容，以及对时间那截然不同的观念，更让此地的神秘，在我心中愈发浓重。

伸缩的时间与其他的空间维度？

忘忧镇的午后，似乎有着一一种非比寻常的延展感。金色的阳光依旧轻柔地停留在那些覆盖着古老青苔的瓦顶上，如纤细的丝线般，慵懒地悬挂在静静流淌的河面上，仿佛迟迟不忍离去，尽管根据我的手表，夜幕理应早已逼近。我们坐在客栈屋檐下的木长凳上，静静地望着河流，试图感受这个地方那奇特而难以捉摸的节奏。关于那些似乎不为岁月所催促的居民、关于那仿佛也已缓慢下来的衰老过程的故事，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

客栈的女主人林大娘，在忙完下午的活计后，也搬了张小凳子到我们旁边坐下，手中摇着一把老旧的竹编扇子。她看着我们两人，眼神慈祥，却又隐含着一种奇特的洞悉。

「两位贵客，看来是对我们这个忘忧镇，思索了许多吧。」她开口说道，语气依旧如常地平稳、缓慢。

庆玲转头望着她，轻轻地微笑道：「大娘，这个地方确实很特别。我们感觉.....这里的时间，似乎和别处不完全一样。一切都进行得很慢，而这里的居民，似乎也与那种节奏生活得非常和谐。」

林大娘轻轻点头，她的目光飘向远方，望着在山谷尽头那片于薄雾中渐渐模糊的山脉。「时间吗？」她重复着这个词，仿佛那是一个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概念。「外面的人们，总是用钟表来测量它，把它划分成一分一秒，清清楚楚。但在我们这个忘忧镇，我们通常用另一种方式去感受它。」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垂落到那缓缓流动的河面上。「这里的老人家常把它比作这条河。有些河段，水流湍急地冲过许多险滩；也有些河段，水只是在平静的河湾里轻声流淌。有些地方，河水深邃如镜，映照着整个天空；也有些地方，暗流涌动，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的。时间，或许也是如此——一股既有形又无形的流动。」

我专注地听着她的每一句话。她的表达方式充满诗意，却又有些模糊，完全不遵循任何科学逻辑。「您的意思是.....这里的时间，真的可以改变速度吗？」我试图更具体地提问，无法掩饰一位科学家的好奇心。

林大娘和蔼地笑了，那笑容并无嘲讽我那略显天真的问题之意，而更像一位长者，正努力向一个孩子解释一件对他们而言再自然不过的事。「不全然是你们所想的那种『改

变速度』。」她缓缓地说。「而是，人们相传，在这里的某些时刻，一天有时会像一周那么长，但有时，一整个季节又快如眨眼。听说，当人真正全神贯注于某件事，或是当他们心灵完全宁静、无所牵挂时，就特别容易感受到这一点。」

她微微侧头，带着几分探询的眼神看着我们两人：「不知两位可曾做过什么奇怪的梦？那种梦里，自己见到了从未发生过的事，或是重逢了早已离别许久的亲人？」

我和庆玲不自觉地相视一眼。谁的人生中没有过几次那样奇特的梦境呢？但我感觉，她问这个问题的用意，似乎指向了更深层次的东西。

「人们总相传，」她继续说，声音低得像在诉说一个秘密，「在这个地方，有时人会梦见尚未到来的未来片段，或是清晰地迷失在某段古老的记忆流里，那感觉真实得仿佛昨日才发生。还有人说，在那些梦里，他们曾去过非常奇特的地方，遇见了似乎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奇特的地方？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庆玲追问道，眼中充满了明显的好奇。

林大娘点点头，她此刻的眼神，像在凝视某个虚无的所在。

「忘忧镇的老人家们，总流传着关于那些『隐藏之门』的存在——他们相信，在那些地方，我们这个世界与其他世界之间的界线，变得薄如晨雾，只需等到某个恰当的交会时刻，便能开启一个全然不同的实相。听说，特别是在像黎明或黄昏这种日夜交替之时，或是在月圆明亮的夜晚，在那些山林深处……」她朝着远方模糊的山脉轻轻示意。

「……曾有人迷了路，只在一瞬间，便发现自己忽然身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那里的树木、房舍，甚至阳光，都截然不同。然后，仅仅一眨眼，又发现自己回到了原地，但对那段流逝时间的感觉，却又非常不一样。」

我听着她的每一句话，不自觉地感到一股凉气沿着背脊窜升。她是在说其他的空间维度吗？是在说多重宇宙的概念吗？这些概念，即便是在我们最前沿的理论物理学中，也仅仅是敢于提出一些猜想，且仍在激烈争论之中。然而在这里，一位看起来极其平凡的老太太，却将其当作流传的故事、历代存在的信仰，娓娓道来。

「您刚才说的那些『其他世界』……它们究竟是怎样的？」我努力保持语气平静，尽管心中已思绪万千。

林大娘轻轻摇头：「老朽也是听人这么说的，小伙子，自己也从未亲眼见过。人们说，有些地方无比美好，总是充满了光明与悠扬奇妙的音乐；但也有些地方，则非常阴暗、可怕。但它们似乎总是与我们这个世界并存着，就在这里，只是我们的肉眼无法看见，就像我们看不见周遭的空气一样。听说，只有那些心真正宁静的人，或是在非常特殊的时刻，因缘际会之下，才可能模糊地感受到，或是有幸能看见。」

林大娘的话语，尽管是以民间故事、古老信仰的形式呈现，却与我们在忘忧镇这短暂几日所经历、所感受的一切，产生了极其奇妙的共鸣。那种时间似乎在「伸缩」的感觉、某些居民看似缓慢的衰老过程、我们俩所做的奇异梦境，以及现在这个关于平行空间、「隐藏之门」的概念……所有这一切，似乎正逐渐地串连起来，构成一幅关于此地真实本质的、极其复杂而神秘的画卷。

这并非某种关于时空曲率或复杂弦理论的高深物理学。这似乎是一种体验，一种从全然不同的视角，对宇宙运作方式的直接认知——一个我的实证科学或许还未能触及的视角。在这个地方，时间似乎并非一条不变的直线，而空间

也不仅仅是熟悉的三维有形。它们似乎更具流动性、更富变化，并且可能存在于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多得多、层次更丰富的状态中。

我望向庆玲，见她也正沉默思索，眉头微蹙。或许这些概念，尽管看似奇特难信，对于她自幼所接触的东方文化背景而言，却并非全然陌生，那是一个关于仙界、阴间、关于修炼者能出入不同空间的故事，已存在了数千年的文化。

「那么大娘，是否正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地方，」庆玲缓缓地问林大娘，「忘忧镇的居民们，才能比其他地方的人，拥有更多的从容，更少地被时间与年龄所束缚呢？」

林大娘微微一笑，那笑容充满深意。「或许正是如此吧，姑娘。当人知道，这个世界其实远比自己想像的要广阔得多，知道时间并非总是唯一主宰一切的主人，也知道死亡或许并非全然的终结时，人自然就会减少许多日常生活的琐碎烦恼与争斗。人会自然地懂得放慢脚步、多加聆听、深刻感受。而当一个人的心灵真正得到了安详，或许流逝的岁月，似乎也会对他们更加眷顾，不是吗？」

她从容地站起身，手中的竹扇依旧轻轻摇曳。「好了，老朽该进屋准备晚饭了。两位就随意在此欣赏黄昏吧。」

她走进屋内，留下我和庆玲坐在那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与无数未解的思绪。她的解释不具科学性，也无具体证据可供验证，却触及了我们内心某个更深的认知层面，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部分地解答了我们对忘忧镇的疑问。它并未让此地的神秘感消散，反而，更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那些超越常人理解的奇妙事物的存在。

我们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黄昏那梦幻般的紫色，正逐渐渗入每一片浮云、每一座翠绿的树冠，仿佛整个世界，也正与我们心中沉甸甸的思绪，同一个节奏地呼吸着。我此刻心中充满了无解的疑问。难道我一直以来所知的所谓

「现实」，仅仅是一个远比其复杂得多的、多维度、多层次宇宙中，极其纤薄的一个切片？难道时间与空间并非总是恒定不变的常数，而是完全可能因某些我们科学尚无法完全探知的因素，例如人的心识状态，或某个地点的特殊能量场，而「伸缩」、「弯曲」？

我没有任何问题的答案。但当我在那里，望着黄昏梦幻的紫色逐渐降临忘忧谷时，我知道，自己思维的界限，正一

点一滴地被推远。这个世界，似乎还隐藏着太多太多的奇妙与神秘，远远超出了我那些厚重的科学书籍曾经描述的范畴。

在未知面前敞开思维

忘忧镇的黄昏，确实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它不像别处那样匆匆熄灭，而似乎带着几分如故友般的留恋，缓缓地将一层层金黄、柔橙，乃至梦幻的紫色光芒，洒遍万物，像要努力在完全沉入黑夜前，将一切多挽留片刻。我和庆玲依旧坐在客栈屋檐下那张老旧的木长凳上，几乎静止不动，只有双眼，默默地追随着天空与平静河面上那奇妙的色彩变幻。空气开始渐渐转凉，带着泥土特有的湿润气息，以及山林草木在饱受一日阳光后散发的芬芳。

此处的寂静，并非带着死气的空寂，而是一种极其深沉的安详，只偶尔被山谷特有的声音点缀：忘忧河平缓轻柔的流水声，河岸茂密树丛中昆虫开始奏响的夜曲，以及每当

微风拂过时，树叶轻微的沙沙声。远处，几盏摇曳的油灯已在古老的吊脚楼中点亮，在木墙上投下人们从容劳作、不疾不徐的身影。没有电视、收音机的喧嚣，没有车辆引擎的声响，只有一种原始、纯粹的节奏，一种似乎与自然全然融合的生活。

我又下意识地低头看向手腕上的表。秒针依旧规律、勤奋地跳动着，像一个孤独的旅人，试图在一个时间似乎已变得极其模糊、不再愿遵循陈旧法则的世界里，计算着每一刻。但正是那机械、精确的节奏，此刻在忘忧镇的空间里，却变得全然陌生，甚至显得可怜地格格不入。我抬眼望向那轮刚从西边高山后升起的新月，在那傍晚残存的微弱光线中，它显得如此朦胧、神秘。理论上，我完全可以根据它在天际的位置来估算时间，但一种模糊的疲惫感却阻止了我。似乎，试图将具体的数字、枯燥的逻辑计算，强加于此地，是一种全然无谓，甚至有些粗暴的行为。我轻轻摇头，对自己失笑，然后便不再看那只手表。

庆玲轻轻地吐出一口气，然后将头靠在我的肩上。此刻我们之间的沉默，没有丝毫的窒息感，而更像一种无需言语的深刻共鸣。我们俩正共同经历、共同感受着这个地方极其特殊的氛围。

「明，」她忽然低语，声音小得几乎与吹拂的夜风融为一体。「我忽然想起了墨老先生的话……当我们还在清溪时，他所说的关于灵魂、关于业力的那些事，对我而言还很陌生、很难相信。但现在，坐在这个空间里，那些事似乎已轻轻地渗入我心底，自然得就像自己的呼吸一样，再也不觉得有丝毫荒诞或不合理了。」

我沉默了许久，目光依旧凝视着河面上那愈发浓重的黑暗。庆玲的话，似乎恰好触及了我心中那些仍很模糊的思绪。这段时间以来接连的经历，从与张峰先生的初遇，到山巅的隐士，再到墨老先生深邃的见解，以及此刻忘忧镇这个特殊的空间，所有这一切，都像一些看似零散的拼图碎片，却正共同指向一幅关于这个世界的、更宏大、更复杂的图画。「我明白妳的感觉。」我轻声回答，语气也沉了下来。「在这样的地方，似乎有着非常不同的法则在运作，一些我们或许从未知道的法则。」

林大娘叫我们进去用晚餐。屋内摇曳的油灯，在老旧的木地板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今晚的饭菜依旧极其简单、家常：一碟清淡的红烧小河鱼，一碟刚采摘的、佐以芝麻盐的烫野菜，还有一锅香气扑鼻的新米饭。我们围坐在低矮的木

桌旁，缓慢而从容地吃着。林大娘话不多，只偶尔慈爱地为我们夹菜，她那和善的双眼总是闪烁着静默而温暖的微笑。这顿饭的氛围是如此质朴、亲切，完全不同于我以往在豪华餐厅或喧闹社交宴会上所品尝过的任何一餐。它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真实，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周遭自然之间，极其单纯的连结。

那一夜，躺在阁楼那张嘎吱作响的竹床上，我发现自己不再像前几夜那样，被连绵的思绪所困扰而辗转难眠。我不再试图用枯燥的科学知识去分析或解释一切，而只是静静地敞开我所有的感官，任由我的心灵，随着忘忧之夜那缓慢、深沉的呼吸自由漂流。感受着此地近乎绝对的寂静，只偶尔被园中不绝的虫鸣与远方隐约的溪流声所打破。感受着清凉的夜风轻轻穿过窗隙，带来山林清新的气息。感受着周遭那些简朴屋舍的存在，那些或许也正沉浸在极致安详睡梦中的人们。似乎有某种无形之物，一种特殊的静谧，正笼罩着整个山谷，渗入每一个念头，抚平了脑海中翻涌的思绪。我不知不觉地沉沉睡去，那是一场深沉而无梦的睡眠。

隔日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刚穿透笼罩山谷的浓厚晨雾时，我们带着一种奇特的轻盈与舒爽感醒来。空气清新得仅仅

深吸一口，便能感觉胸腔仿佛被彻底洗涤。忘忧镇的生活节奏依旧如昔，缓慢而极其平静。几位居民已开始了他们新的一天，做着熟悉的日常工作：生火做早饭，到河边挑水，或将牛群赶往远方的翠绿草地。一切都井然有序、从容不迫，没有丝毫匆忙的迹象。

我们收拾好那点行李，心中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惆怅与留恋。尽管在忘忧镇只待了短短几天，但这个地方，确实已在我们俩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当我们下楼时，林大娘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热腾腾的米糕和一壶香气四溢的草药茶作早餐。她没有问我们将去往何处，或接下来要做什么。

当我们向她告别准备上路时，她送我们到巷口，那里，小径开始向上延伸至山区。她轻轻地将一个小布包塞到庆玲手中，里面是一些晒干的叶子，散发着非常温和的香气。

「这是忘忧镇的一点草药叶。」她说，语气依旧平稳，不带变化。「它能帮助你们安神、好眠。路上要保重身体。」

庆玲接过草药包，连声道谢，眼中带着几分感动。我也再次向她躬身致意，试图寻找某句话来表达我全部的感激之

情，但最终也只说出了一句极其简单的话：「我们非常感谢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地方。」

林大娘只是微微一笑，那笑容依旧如这个山谷般，既慈祥又带着几分神秘。「忘忧镇一直都在这里。什么时候你们想忘却尘世的烦恼了，就随时回来吧。」

我们迈开脚步，沿着那条铺满腐叶的小径前行。走了一段不短的距离后，我不禁回头望去。忘忧镇此刻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安详地隐藏在一片白茫茫的晨雾中，只隐约可见几座深褐色的瓦顶和几缕袅袅升起的炊烟。它像一个美丽的梦境，一个似乎与外面现代生活的喧嚣与匆忙完全隔绝的世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真正「理解」了忘忧镇所有的秘密。或许没有。但此刻，那似乎已不再那么重要。我忽然意识到，或许并非所有问题都需要一个即刻的明确答案，并非所有谜团都必须用理智去揭开。有些事物，它们似乎就只是单纯地存在着，而我们的任务，是学会用一颗更开阔的心灵去感受、去接纳它们的存在。有些真相，就是单纯地存在着，超越了我们现有的理解与解释能力。而接纳那

「不可知」的存在，接纳自身的局限，有时，反而是为了能更进一步扩展思维、更接近深层认知的第一步。

我轻轻地握紧庆玲的手，感受着那熟悉的温暖传来。过去几天的旅程，有许多从科学角度难以解释之处。但奇怪的是，那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带来迷惘或丝毫的恐惧。一种好奇心，一股模糊的兴奋之情，正在胸中悄然萌发，催促着我想要继续前行，想要揭开这个神奇东方更多层的神秘面纱。

黄龙溪古镇与河畔老妪

离开忘忧谷，我们心中带着一种既像卸下了无形重担，又带着几分惆怅与留恋的复杂感受。外面的世界，以其熟悉的时间节奏，在我们待过那个特别的地方，尤其是在那奇特的十三日长眠之后，似乎也变得有些陌生。我们决定不急于返回那些喧嚣的大城市，而是想继续这趟探索之旅，去发现那些仍保留着浓厚中华古老文化风貌的土地。

从忘忧返回山脚小镇，在那个我们可以搭车继续前行的地方，前几天的向导青年为我们指了附近山腰上一座古寺。他说那是一座非常灵验的寺庙，虽然规模不大，却已有数百年历史，偶尔仍有远道而来的香客。基于近来的灵性体验，我和庆玲都感到一股想要前去探访的冲动。

那座寺庙确实不大，隐藏在苍劲的松林之间，气氛极其清净。我们见到了住持，一位年事已高的僧人，面容慈祥，眼神和善。在得知我们是从远方前来，希望了解文化与圣地的访客后，住持非常愉快地与我们交谈。他向我们讲述了寺庙的历史，以及曾在此修行的历代高僧。

当他得知我们打算继续探索之旅时，住持沉吟片刻，然后说：「如果两位真心想更深入地了解心灵价值与传统文化，那么或许不该错过四川。那片土地不仅风光雄伟，更是许多著名道观与寺庙的汇集之地，如峨眉山之灵秀，或乐山大佛之庄严。古人常说，到四川，是为了感受天地的灵魂与佛法的微妙。」

住持的介绍，尽管只是像对待其他游客那样提供资讯，却意外地触动了我内心的某个地方。四川。我曾读过关于这

片土地的资料，却从未真正起过前往的念头。庆玲也显得兴致勃勃。「四川？我也听说过那里有很多文化遗迹和修炼流派。」她对我说道，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既然有缘分 được giới thiệu，不如我们去看看，好吗？」

就这样，非常自然地，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便确定了下来。从古寺出发，我们回到小镇，然后搭乘客运车前往贵阳。从贵阳，我们轻易地买到了前往四川省会成都的高铁票。在那现代化的列车上，穿梭于层峦叠嶂的平原与山脉之间，我再次见证了了这个国家惊人的发展。

抵达成都后，我们并未在这座大城市久留。在休息一晚、恢复体力并查询了一些必要资讯后，我们决定租一辆带司机的私家车往南走，打算去瞻仰我闻名已久的乐山大佛，那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奇观之一。路上，我们得知有一个名叫黄龙溪的古镇，宁静地坐落在河边，据说仍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建筑风貌与极其祥和的氛围。我们决定在继续前往乐山之前，先在那里停留几日。

舒适的车子载着我们离开了成都的喧嚣。繁华的都市景象，那些高楼大厦与川流不息的车潮，迅速地退到身后，取而代之的是四川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稻田与富饶宁静的村庄。

司机是一位当地的中年男子，相当热情开朗，时不时地为我们指点风景，或讲述一些关于途经之地的趣闻。

当我们抵达黄龙溪古镇时，此地确实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美。沿着平缓的河流铺设的石板小街、古老的弧形石桥，以及紧密相连、屋瓦上覆盖着青苔的木造房屋。尽管也有一些旅游业的痕迹，但整体的氛围仍旧保持着质朴、纯粹，让我们在经历了先前那些精神上颇为紧张的体验后，感到格外轻松与舒畅。

我们找到了一间看起来相当简朴的小客栈，有个能望见河流的阳台，打算在此停留一两天。下午，安顿好行李后，我们悠闲地沿着河岸散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观察着此地居民那简朴、缓慢的生活节奏。

正走着，庆玲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一个小小的庭院前，那庭院位于一栋看起来相当老旧却依然非常整洁的屋子前方。在一架结实累累的丝瓜棚的绿荫下，一位老太太正坐在一架低矮的竹椅上，背微驼，双手正灵巧地用各色彩线和一对竹制棒针忙碌着。她身穿一套已褪色的棕色棉布衣，雪白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整齐的发髻。岁月的皱纹虽已深

刻在她的脸上，但双眼却异常明亮而慈祥。她专注而从容地织着毛线，似乎对周遭的世界已浑然不觉。

庆玲向来喜爱手工艺品，也总对了解地方文化充满好奇，此刻显得兴致盎然。她轻轻拉了拉我的手，然后我们俩一同走近。我们静静地观看老太太工作了一会儿。她那双年迈却依旧灵巧的手，飞快地舞动着竹针，每一针都织得整整齐齐，逐渐在一件成形的毛衣上，构成了一幅看起来颇为复杂的图案。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奇特花纹，似乎是由许多细小的图案组合而成，它们相互交叠、紧密缠绕，形成一个非常和谐而独特的整体。

似乎察觉到有人在观看，老太太抬起头，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然后轻轻地、无声地笑了。那笑容如此温暖，让我们瞬间感到亲切与友善。

「大娘，您好。」庆玲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礼貌地先打了招呼。「您织得真美。这个花纹看起来好特别。」

老太太看着庆玲，当她听到庆玲的口音时，眼中闪过一丝有趣的惊讶。「谢谢妳，姑娘。」她回答，声音也如她的眼神一般，低沉而温和。「这只是我们村里的老式花样罢

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谁还愿意耐着性子学织这么复杂的样式了。」

「我在家也喜欢织毛线，但确实从没见过这样的花纹。」庆玲说着，又走近了一些，以便能更仔细地看她正在织的那件毛衣。「看起来真精致，好像有许多不同颜色的线，在这里相遇、融合在一起。」

老太太又轻轻地笑了，这次的笑容似乎比先前更为深邃。她看着自己手上缠绕的毛线，然后又抬头望着我们俩。

「是啊，姑娘。」她缓缓地说。「每一根线，都有它自己的路，自己的颜色，粗细也各不相同。可一旦在这对棒针上相遇了，那先来的、后到的，在里层的、在外层的，它们全都会交织在一起，成了一件暖和的衣裳。人活在这世上，其实也是一样的，谁也无法预知自己会遇见谁，会与他们如何交织，但每一段连结，无论是喜是悲，都有它自己的意义。」

老太太那句看似极其简单的话语，却像一股清风，忽然吹进了我那早已被各种思绪占据的心田，轻轻地启迪了那些我此前从未言说的事物。那个比喻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勾起了我对「人缘」二字、对那些我与庆玲在这

趟旅程中似乎已开始模糊感受到的无形连结的种种思绪。我更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老太太。她的外表极其寻常，她做的事也极其朴实，但她的话语中，却蕴含着一种绝不平凡的生活哲理。

老太太轻轻示意我们在旁边那张空着的竹椅上坐下。「两位想必是从远方来的客人吧？看你们不像本地人。」

「是的，大娘。我们从美国来的。」我回答，然后与庆玲一同坐下。「我们正要去乐山，路过此地歇歇脚，也想多了解一下像黄龙溪这样古镇的文化与生活。」

「啊，原来两位是要去乐山大佛。」老太太轻轻点头，双眼仍未离开手中的棒针。「那你们在黄龙溪停下脚步，也算是缘分了。我们这个古镇虽小，却也有许多有趣之处，这里的人也都和善、质朴。两位就随意在此多待几天，恢复体力后再继续上路吧。」

我们留在那里，与老太太多聊了一会儿。起初也只是些关于日常生活、家中子女、以及这个古镇的客套问候。但接着，非常自然地，我们的谈话开始逐渐转向一些更为深远

的话题，仿佛老太太已用某种方式，模糊地感觉到，我们所寻求的，已超越了寻常的风景或单纯的旅游体验。

坐在河畔，在结实累累的丝瓜棚下，聆听着这位织毛线的老太太那朴实而深刻的话语，我不禁感觉，这次的偶然相遇，似乎并非偶然。某种新的事物，另一扇门，正再次于这片四川的土地上，为我们缓缓开启。

轮回的故事与前定的缘分

我们在老太太身旁坐下，周遭静谧到只听得见棒针有节奏的「嗒嗒」声，与远方府河持续不断、如低语般的流水声交融。傍晚的阳光已转为金黄，温柔地洒在屋前的小庭院上，营造出一片祥和温暖的景象。

庆玲仔细端详了老太太那件织到一半、花纹颇为复杂的毛衣后，开口问道，语气中藏不住钦佩：「大娘，我见这些

毛线颜色、粗细都各不相同，真不知您是如何能将它们搭配得如此和谐。您的秘诀是什么呢？」

老太太停下手边的活计，端详着自己的作品，和蔼地笑道：「不是老朽有什么本事，姑娘。是这些毛线本身，就早已注定了缘分。这根线，需要配上那根线；深色的，又需要浅色的来衬托它们的美。它们就这么样地相互寻觅、相互缠绕，最终才织成一件暖和的衣裳。」

她一边说着，一边继续手中的编织，语气依旧缓慢、从容：「人活在世上，说起来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根线，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路。但不知怎地，又会相遇，成为父母、子女、夫妻、朋友，有时甚至是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所有这些相遇，都不是偶然的。那是因为某种无形的因缘，早已将他们连结在了一起。」

「因缘……」庆玲轻声重复着这个词，她的眼神像在触摸某个遥远的记忆，一种既熟悉又带着几分模糊、难以言喻的感觉。这个概念，她曾遇见过、阅读过，甚至在无数古典文学作品、中华文化典故中讲授过。但今天，当它从这位老太太口中，如此质朴、如此日常地说出时，却带有一

种全然不同的色彩。「.....是否就像古人书中所常说的那样呢，大娘？」

老太太轻轻点头，眼中闪烁着一丝欣慰。「是啊，孩子。那就是因缘。它就像无形的线，早已在很久很久以前，或许是从遥远的前世，就已编织在了一起。」

「前世吗？」我脱口而出，一位科学家固有的怀疑本能，再次不经意地浮现。但庆玲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她微微抬头，脸上掠过一丝夹杂着惊讶与奇特熟悉感的神情。「前世？」——这个概念，透过无数的童话、神话传说，以及她曾潜心研究的佛教或道家学说，对她而言实在太熟悉了。它几乎是她每日讲授的那个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今天，当它从一位在小河畔从容织着毛线的老太太口中说出，仿佛她在陈述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而非一个带有荒诞色彩的童话时，这让她忽然感觉到，「虚构」与「现实」之间那道脆弱的界线，似乎正变得模糊。那份对概念的熟悉感，与当它作为一个客观现实呈现眼前时的陌生感，似乎正同时发生。

老太太似乎也察觉到我们俩反应的差异，她对我宽容地微微一笑，然后才转向庆玲：「姑娘觉得很熟悉吧？想必是读过很多书了？」

「是的.....是的。」庆玲回答，语气有些迟疑。「我曾在古老的故事和经书中读过这些。但是.....我总以为那只是些象征，一些用来比喻道理的表达方式。而今天听您说起，我却有种非常不同的感觉。」她真的很想知道，这种信仰在当地人实际生活中的「源头」究竟是什么。

老太太轻轻地点了点头，眼神依旧慈祥温暖：「书本终究只能记载一部分，而世人的亲身体验，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样吧，让老朽为两位讲一个我们黄龙溪古镇的故事，也是关于老朽祖辈年轻时的事。」

她轻轻地将棒针放到一旁的竹篮里，飘渺的目光投向那缓缓流淌的河水，然后缓缓地开始编织起一个关于一对名叫阿生与莲姑娘的男女，那充满悲伤的故事——缕哀愁的丝线，忽然渗入了这个原本充满温暖夕阳的空间。

庆玲专注地听着故事，秀气的眉头微微蹙起。她深知这些模式，那些需跨越社会偏见的坎坷爱情，那些作为民间文

学常见素材的悲剧。她为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感到动容与惋 an，但同时，她内心身为研究者的那部分理智，仍在试图分析这个故事的结构。

「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大娘。」当老太太在故事前半段停下时，她轻声说。

「是啊，孩子，是很悲伤。」老太太轻声同意。「但还没结束呢。」然后她又接着说，讲述了几十年后，镇上两个不同家庭里，一个名叫「长」，一个名叫「安」的孩子的出生。她讲述了两个孩子身上与梦中出现的奇特迹象，他们对深渊与急流那无端的恐惧，以及最终，那份极其自然的良缘，如何将他们带到一起，并在婚后幸福终老。

当老太太讲到那个细节，说男孩「长」身上有个莲花状的胎记，与从前莲姑娘肩上的刺青极为相似，而女孩「安」手腕上则有一道模糊的疤痕，与阿生的伤疤如出一辙时，庆玲不自觉地轻轻一颤。这些细节，已不再仅仅是文学上的模式。它太具体、太「真实」，不容忽视。

「我们黄龙溪的老人家们，」老太太以充满确信的语气，为故事作结，「都相信后来的长和安，就是阿生和莲回来

再续前缘。他们身上的那些印记，连同那些恐惧，正是轮回的痕迹。而他们最终能找到彼此并结为连理，那正是来自前世一段早已注定的因缘的安排。」

故事结束了，留下一段长长的沉默。庆玲静静地坐着，目光飘向远方的河流。我见她脸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波动。轮回、缘分这些元素，对于她广博的文化知识而言或许并不陌生。但我感觉，老太太讲述的方式，那双眼中闪烁的不移信念，以及我们在这趟旅程中所共同经历的奇特现象，似乎正迫使她重新审视一切。

她轻轻地转头望向我，那眼神中，既有一位刚听完动人故事者的感动，又清晰地流露着一位学者，在面对一个似乎挑战了自身知识与信仰的现象时的困惑。「你看到了吗？」她低语，声音极轻。「它就像我们在书本里读过的一样……但同时，又不仅仅是书本了。」

我望着庆玲，看见她那惊讶的眼神中，似乎有某种东西正在破碎、融化。那些她惯常研究的书本概念，此刻忽然带上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分量。在府河之畔，在逐渐沉落的夕阳下，这位织毛线的老太太的故事，似乎已在我们俩心中，播下了关于无形缘分与神秘轮回的思索种子。

业力如无形之线，连结万物

当老太太讲完阿生、莲、长和安的故事后，我和庆玲都沉默了片刻。他们的悲欢与重逢，似乎仍在空气中萦绕。我们静静地坐着，望着夕阳洒落在远方河段的余晖。

「大娘，」庆玲开口，她的声音还带着故事的余韵，但眼神已闪烁着一位追根究柢者的探求。「那么，是否正是古人所说的『业力』，才造就了这些因缘，才促使阿生和莲在来世得以重逢？」当庆玲提到「业力」二字时，我忽然想起来了。没错，在清溪的墨老先生也曾谈及此事，谈及那支配着生命的因果法则。但老实说，当时在众多奇异之事与超乎理解的概念中，我也只是听听而已，并未深思。此刻，听完老太太的故事后，「业力」一词，忽然变得更有分量了。

织毛线的老太太轻轻点头，唇边泛起一抹慈祥而通透的微笑。她从竹篮里拾起棒针，那双瘦削却灵巧的手指又开始了工作。「这位年轻姑娘领悟得真快。」她说，语气依旧平稳、温和。「因缘，就像将人们牵系在一起的绳索，时而近，时而远。而业力，正是创造那些绳索的力量，是驱使着人在无尽轮回中运转的东西。」

她轻轻举起那件织到一半的毛衣，仿佛要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些。「两位请看，」她缓缓地说，「这件衣裳上，有些线既漂亮又光滑，颜色鲜亮，但也有一些线粗糙、暗沉，似乎更容易断裂。业力，就像构成每个人生命之衣的那些无形丝线的材质。我们所做出的善念、真诚的话语、善良的行为，就像在亲手纺织出优质、坚韧、光亮的丝线。而那些自私的恶念、伤人的言语、害人害物的行为，则像在亲手制造那些劣质、晦暗、易腐的丝线。」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飘向那缓缓流淌的河水，然后又回到手中的毛衣上。「古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是这个道理。那些好坏的丝线，不会无故消失。它会静静地积累，紧紧地缠绕在人的灵魂上，或者人们常说的，那个『神魂』上。」听到这里，我和庆玲不自觉地相视一眼。清溪的墨老先生不久前也曾提到一个超越肉体的「真实本

体」，尽管他用的是「神识」或「灵体」之类的词，当时我听来还觉得有些陌生。现在听老太太说起「灵魂」、「神魂」，我感觉无论称谓如何，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人的、核心不变的东西。

「然后，当一个人离开这个尘世时，」她继续说，语气平静得像在叙述一件日常之事，「他的灵魂便会带着所有这些好坏的业力丝线，进入一段新的旅程。所有这些业力，将决定他会转生到何处，遇到何种境遇，是福是祸，是健康是病弱，是遇到善人还是面对恶人……」

她看着我们，那双慈祥的眼睛深邃得仿佛承载了一整条时间的长河。「就像刚才故事里的阿生和莲，他们前世虽然贫穷困苦，历经波折，但他们的爱情真挚，心地善良，或许已造下了善业，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因此，到了这一世，正是那股业力，推动他们在更好的境遇中重逢，得以偿还那未了的情债，得以享受他们先前种下的福报。」

「那么，业力是某种早已注定、无法改变的东西吗，大娘？」我脱口而出，试图以我那科学的思维方式寻求一种明确性。「如果一个人天生就要受苦，是否是因为前世的业力早已安排好，而他们就必须永远忍受下去？」这个问

题，蕴含着我心里一个固有的困惑：如果一切皆已注定，那么此生中，人的努力与意志，意义何在？

老太太轻轻摇头，她那刻满岁月痕迹的脸上，掠过一丝沉思。手中的棒针依旧规律地移动着，未曾停歇。「不全是这样，年轻人。」她轻声说道。「业力确实有着巨大的力量，它影响着我们出生的环境、我们遇到的人、我们经历的事。但它并非一个已盖了章、无法更改的判决。」她强调了这一点。

「它就像我们从前世带来的『资本』与『债务』。这一世，我们生在怎样的家庭，拥有怎样的健康，那是因为最初的业力『资本』。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生中，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对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她直视着我，又望向庆玲，眼神中带着鼓励。「如果我们懂得行善，在力所能及时帮助他人，懂得修养自己的心性，使其日渐美好，那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创造新的善业。我们的『好资本』会越来越多，可以用来逐渐偿还过去的『坏债务』，如此一来，我们的未来也会渐渐变得更好。反之，如果我们继续作恶，制造更多恶业，那么『债务』只会越积越多，苦难之上再添苦难，不仅影响此生，还会拖累往后的生生世世。」

老太太停顿片刻，像要给我们时间去体会她刚才的话。然后她继续说：「所以，了解业力，并非是让我们以此为借口，去抱怨命运或自暴自弃。而是让我们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皆有其因，没有什么 是偶然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自己当下这一时刻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负责。因为正是这些，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正在默默地编织着我们自己的未来，以及那些与我们有缘之人的未来。」

老太太的解释，尽管极其朴实无华，却像雨水般，深深地渗入了我那因怀疑而变得干涸的心田。因果法则与个人责任的概念，被她以如此生动、亲切的方式阐述出来。它并未否定过去的角色，却又特别强调了当下、我们活着的每一刻，在塑造与改变未来上的力量。业力，经由她的讲述，不再是一个注定的宿命或一张早已开奖的彩票，而是一股永不停歇的能量流，持续地被每一个人的行为与心性所创造、所改变。

我静静地坐着，努力想像着那张无形的业力之网。它似乎比我曾学过、教过的任何物理定律都要复杂得多——它不仅仅是机械式的相互作用，更是心念、意图、以及透过

无数生命历程所编织的无形连结的积累。一张无形的网，既紧密又灵活，笼罩着一切。

庆玲似乎也被深深地吸引了。我见她轻轻点头，眼神专注。业力这个概念，虽然她曾从佛教典籍中得知，但当亲耳听这位老太太，用如此生动、如此日常而简朴的形象来解释时，这个概念似乎已脱离了冰冷的书页，如一股暗流般，悄然却又猛烈地渗入她的心识之中。它像一把钥匙，能帮助她部分地解开那些不公、那些苦难，甚至是那些生命中看似偶然的幸福。那些零散的书本知识碎片，似乎正被一只无形的手重新排列，构成一幅更有意义、更为深邃的图画。

与黄龙溪畔这位织毛线的老太太的相遇，始于对毛衣上一幅奇特花纹的好奇，却无意间引领我们，对那些似乎正默默主宰着宇宙与人生的无形法则，有了更深的理解。轮回、因缘，以及现在的业力——这些概念，不再只是书本中干涩、陌生的词汇，它们正逐渐显现，生动得如千万彩线，默默地编织着那张极其复杂的现实之布，而我和庆玲，正一步步地在这趟探索东方的旅程中，亲身体验着。黄昏的最后 一抹余晖依旧染黄了河面，而业力的丝线，似乎，仍旧在我们眼前，默默地编织着那幅无尽的生命画卷。

以因缘之镜，映照己身

天色渐暗。织毛线的老太太也停下了手。她慈祥的双眼望向眼前的虚空，仿佛仍在聆听着她刚才分享的那些故事与话语的余音。我们坐在那里，在黄昏的寂静中，各自沉入思绪，却又似乎都朝向同一个宏大的问题：自己的人生，若透过轮回、因缘与业力的棱镜来看，将会呈现何种样貌？

我不自觉地望向庆玲。她也正看着我，眼神深邃，既有几分熟悉，又像隐藏着某种刚被发掘的新奇。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从大学时代到婚后的生活，我总将此视为我们双方的选择，是爱情与和谐的结果。但现在，听完老太太的话，一个问题在我脑中浮现：我们的相遇，是否真的只是偶然，抑或是早已被某些无形的丝线，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连结？是否有一根缘分的丝线，巧妙地将我们拉近，一段早已在前世注定的因缘，就像她刚才所说的长与安的故

事？这个念头，并未减损我对她的爱，反而，它似乎为我们的关系，增添了一层更深的意义，一种更带神圣与坚韧的连结。

接着，我过去的其他影像也缓缓浮现。我作为一名医学教授兼企业家的事业道路，有时看似顺遂，成功有时来得出乎意料，但也曾有过挫折，那些看似美好的商业合作，却又无故地突然破局。我此生所遇见的人，帮助过我的，给我带来困难的……难道他们全都是环环相扣的链结，被某种我所不知的、正默默运作的因缘与业力所连结？难道我所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都是业力的安排，是我自己在过去，或许是在我已不复记忆的某个前世，所创造的「好坏丝线」的结果？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些许不寒而栗，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秩序感，部分地解释了那些我从前只归因于运气或偶然的事。

我见庆玲轻轻叹了口气，她抬手轻轻地拨了拨头发。我猜想她也在思索。她的人生，从在上海的日子，到随家人移居美国的巨大转折，再到多年寒窗苦读后成为一名教授。在那段旅程中，我们自大学时代相遇，然后共组家庭，孩子们如今也即将长大成人。这一切，若透过因缘的棱镜来看，想必也蕴含了无数早已注定的连结，无数业力的牵

引？甚至，她与我一同返回中国，踏上这趟旅程，并在此聆听这样的故事，是否也是那安排的一部分？

老太太轻咳一声，像在提醒我们。她已收拾好工具。「天全黑了，我也该回家做饭了。祝两位旅途愉快……哦对了，这条路走到底，有个小吃区，两位要是想用晚餐，去那里也不错。」

我们站起身，再次向她躬身致意。「我们非常感谢您花时间，与我们分享了这么有意义的故事。」庆玲真诚地说。

老太太只是轻轻摆手，和蔼地笑道：「不过是些古人传下的老故事罢了。两位听听就好。」但在她眼中，我却感觉到，她知道这些故事对我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我们缓缓地走在铺着鹅卵石的路上，返回客栈。沿途，几户人家的屋檐下和某些转角处，挂起了红色的古式灯笼（里面或许是电灯泡），在路上投下温暖的光晕，与已高挂的新月清辉交织，营造出一幅既璀璨又宁静的古镇夜景。谁也没有说话，但我明白，我们俩都在沉思，默默地以一个新的视角——因缘与业力的视角，来映照自己的人生。

过去的人、事、关系，此刻不再是零散的点。它们似乎正被无形的丝线串连起来，有些是刻意的，有些是无心的，但一切似乎都存在于一个复杂的因果之网中。这个观点，并未让我感到被命运所束缚，反而，它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中所承担的责任。因为我模糊地感觉到，正是这些，正在继续默默地编织着我们，以及周遭之人的生命织锦，不仅仅是在此生，或许，若老太太所言为真，还将延续到往后的旅程。

与黄龙溪畔这位织毛线的老太太的相遇，尽管偶然，却不仅仅带来了有趣的故事。更重要的，它在我们心中，播下了一种对生命与人际关系，更为新颖、更为深刻的看法。我们开始映照自身，不再仅是孤立的个体，而更像是广阔因果缘分链中的微小环节，既受其支配，又同时参与创造着业力的洪流。

* * *

第六章: 编织因缘之人

黄龙溪古镇与河畔老妪

离开忘忧谷，我们心中带着一种既像卸下了无形重担，又带着几分惆怅与留恋的复杂感受。外面的世界，以其熟悉的时间节奏，在我们待过那个特别的地方，尤其是在那奇特的十三日长眠之后，似乎也变得有些陌生。我们决定不急于返回那些喧嚣的大城市，而是想继续这趟探索之旅，去发现那些仍保留着浓厚中华古老文化风貌的土地。

在从忘忧返回山脚小镇，在那个我们可以搭车继续前行的地方，前几天的向导青年为我们指了附近山腰上一座古寺。他说那是一座非常灵验的寺庙，虽然规模不大，却已有数百年历史，偶尔仍有远道而来的香客。基于近来的灵性体验，我和庆玲都感到一股想要前去探访的冲动。

那座寺庙确实不大，隐藏在苍劲的松林之间，气氛极其清净。我们见到了住持，一位年事已高的僧人，面容慈祥，眼神和善。在得知我们是从远方前来，希望了解文化与圣地的访客后，住持非常愉快地与我们交谈。他向我们讲述了寺庙的历史，以及曾在此修行的历代高僧。

当他得知我们打算继续探索之旅时，住持沉吟片刻，然后说：「如果两位真心想更深入地了解心灵价值与传统文化，那么或许不该错过四川。那片土地不仅风光雄伟，更是许多著名道观与寺庙的汇集之地，如峨眉山之灵秀，或乐山大佛之庄严。古人常说，到四川，是为了感受天地的灵魂与佛法的微妙。」

住持的介绍，尽管只是像对待其他游客那样提供资讯，却意外地触动了我内心的某个地方。四川。我曾读过关于这片土地的资料，却从未真正起过前往的念头。庆玲也显得

兴致勃勃。「四川？我也听说过那里有很多文化遗迹和修炼流派。」她对我说道，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既然有缘分被介绍，不如我们去看看，好吗？」

就这样，非常自然地，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便确定了下来。从古寺出发，我们回到小镇，然后搭乘客运车前往贵阳。从贵阳，我们轻易地买到了前往成都，四川省会的高铁票。在那现代化的列车上，穿梭于层峦叠嶂的平原与山脉之间，我再次见证了这个国家惊人的发展。

抵达成都后，我们并未在这座大城市久留。在休息一晚、恢复体力并查询了一些必要资讯后，我们决定租一辆带司机的私家车往南走，打算去瞻仰我闻名已久的乐山大佛，那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奇观之一。路上，我们得知有一个名叫黄龙溪的古镇，宁静地坐落在河边，据说仍保留着许多古老的建筑风貌与极其祥和的氛围。我们决定在继续前往乐山之前，先在那里停留几日。

舒适的车子载着我们离开了成都的喧嚣。繁华的都市景象，那些高楼大厦与川流不息的车潮，迅速地退到身后，取而代之的是四川平原上一望无际的稻田与富饶宁静的村庄。

司机是一位当地的中年男子，相当热情开朗，时不时地为我们指点风景，或讲述一些关于途经之地的趣闻。

当我们抵达黄龙溪古镇时，此地确实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美。沿着平缓的河流铺设的石板小街、古老的弧形石桥，以及紧密相连、屋瓦上覆盖着青苔的木造房屋。尽管也有一些旅游业的痕迹，但整体的氛围仍旧保持着质朴、纯粹，让我们在经历了先前那些精神上颇为紧张的体验后，感到格外轻松与舒畅。

我们找到了一间看起来相当简朴的小客栈，有个能望见河流的阳台，打算在此停留一两天。下午，安顿好行李后，我们悠闲地沿着河岸散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观察着此地居民那简朴、缓慢的生活节奏。

正走着，庆玲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一个小小的庭院前，那庭院位于一栋看起来相当老旧却依然非常整洁的屋子前方。在一架结实累累的丝瓜棚的绿荫下，一位老太太正坐在一架低矮的竹椅上，背微驼，双手正灵巧地用各色彩线和一对竹制棒针忙碌着。她身穿一套已褪色的棕色棉布衣，雪白的头发在脑后梳成一个整齐的发髻。岁月的皱纹虽已深

刻在她的脸上，但双眼却异常明亮而慈祥。她专注而从容地织着毛线，似乎对周遭的世界已浑然不觉。

庆玲向来喜爱手工艺品，也总对了解地方文化充满好奇，此刻显得兴致盎然。她轻轻拉了拉我的手，然后我们俩一同走近。我们静静地观看老太太工作了一会儿。她那双年迈却依旧灵巧的手，飞快地舞动着竹针，每一针都织得整整齐齐，逐渐在一件成形的毛衣上，构成了一幅看起来颇为复杂的图案。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奇特花纹，似乎是由许多细小的图案组合而成，它们相互交叠、紧密缠绕，形成一个非常和谐而独特的整体。

似乎察觉到有人在观看，老太太抬起头，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们，然后轻轻地、无声地笑了。那笑容如此温暖，让我们瞬间感到亲切与友善。

「大娘，您好。」庆玲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礼貌地先打了招呼。「您织得真美。这个花纹看起来好特别。」

老太太看着庆玲，当她听到庆玲的口音时，眼中闪过一丝有趣的惊讶。「老婆子谢谢妳，姑娘。」她回答，声音也如她的眼神一般，低沉而温和。「这只是我们村里的老式

花样罢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谁还愿意耐着性子学织这么复杂的样式了。」

「我在家也喜欢织毛线，但确实从没见过这样的花纹。」庆玲说着，又走近了一些，以便能更仔细地看她正在织的那件毛衣。「看起来真精致，好像有许多不同颜色的线，在这里相遇、融合在一起。」

老太太又轻轻地笑了，这次的笑容似乎比先前更为深邃。她看着自己手上缠绕的毛线，然后又抬头望着我们俩。

「是啊，姑娘。」她缓缓地说。「每一根线，都有它自己的路，自己的颜色，粗细也各不相同。可一旦在这对棒针上相遇了，那先来的、后到的，在里层的、在外层的，它们全都会交织在一起，成了一件暖和的衣裳。人活在这世上，其实也是一样的，谁也无法预知自己会遇见谁，会与他们如何交织，但每一段连结，无论是喜是悲，都有它自己的意义。」

老太太那句看似极其简单的话语，却像一股清风，忽然吹进了我那早已被各种思绪占据的心田，轻轻地启迪了那些我此前从未言说的事物。那个比喻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勾起了我对「因缘」二字、对那些我与庆玲在这

趟旅程中似乎已开始模糊感受到的无形连结的种种思绪。我更仔细地打量着这位老太太。她的外表极其寻常，她做的事也极其朴实，但她的话语中，却蕴含着一种绝不平凡的生活哲理。

老太太轻轻示意我们在旁边那张空着的竹椅上坐下。「两位想必是从远方来的客人吧？看你们不像本地人。」

「是的，大娘。我们从美国来的。」我回答，然后与庆玲一同坐下。「我们正要去乐山，路过此地歇歇脚，也想多了解一下像黄龙溪这样古镇的文化与生活。」

「啊，原来两位是要去乐山大佛。」老太太轻轻点头，双眼仍未离开手中的棒针。「那你们在黄龙溪停下脚步，也算是缘分了。我们这个古镇虽小，却也有许多有趣之处，这里的人也都和善、质朴。两位就随意在此多待几天，恢复体力后再继续上路吧。」

我们留在那里，与老太多聊了一会儿。起初也只是些关于日常生活、家中子女、以及这个古镇的客套问候。但接着，非常自然地，我们的谈话开始逐渐转向一些更为深远

的话题，仿佛老太太已用某种方式，模糊地感觉到，我们所寻求的，已超越了寻常的风景或单纯的旅游体验。

坐在河畔，在结实累累的丝瓜棚下，聆听着这位织毛线的老太太那朴实而深刻的话语，我不禁感觉，这次的偶然相遇，似乎并非偶然。某种新的事物，另一扇门，正再次于这片四川的土地上，为我们缓缓开启。

轮回的故事与前定的缘分

我们在老太太身旁坐下，周遭静谧到只听得见棒针有节奏的「嗒嗒」声，与远方府河持续不断、如低语般的流水声交融。傍晚的阳光已转为金黄，温柔地洒在屋前的小庭院上，营造出一片祥和温暖的景象。

庆玲在仔细端详了老太太那件织到一半、花纹颇为复杂的毛衣后，开口问道，语气中藏不住钦佩：「大娘，我见这些毛线颜色、粗细都各不相同，真不知您是如何能将它们搭配得如此和谐。您的秘诀是什么呢？」

老太太停下手边的活计，端详着自己的作品，和蔼地笑道：「不是老婆子有什么本事，姑娘。是这些毛线本身，就早已注定了缘分。这根线，需要配上那根线；深色的，又需要浅色的来衬托它们的美。它们就这么样地相互寻觅、相互缠绕，最终才织成一件暖和的衣裳。」

她一边说着，一边继续手中的编织，语气依旧缓慢、从容：「人活在世上，说起来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根线，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路。但不知怎地，又会相遇，成为父母、子女、夫妻、朋友，有时甚至是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所有这些相遇，都不是偶然的。那是因为有着某种无形的因缘，早已将他们连结在了一起。」

「因缘...」庆玲轻声重复着这个词，她的眼神像在触摸某个遥远的记忆，一种既熟悉又带着几分模糊、难以言喻的感觉。这个概念，她曾遇见过、阅读过，甚至在无数古典文学作品、中华文化典故中讲授过。但今天，当它从这位老太太口中，如此质朴、如此日常地说出时，却带有一种全然不同的色彩。「...是否就像古人书中所常说的那样呢，大娘？」

老太太轻轻点头，眼中闪烁着一丝欣慰。「是啊，孩子。那就是因缘。它就像无形的线，早已在很久很久以前，或许是从遥远的前世，就已编织在了一起。」

「前世吗？」我脱口而出，一位科学家固有的怀疑本能，再次不经意地浮现。但庆玲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她微微抬头，脸上掠过一丝夹杂着惊讶与奇特熟悉感的神情。「前世？」——这个概念，透过无数的童话、神话传说，以及她曾潜心研究的佛教或道家学说，对她而言实在太熟悉了。它几乎是她每日讲授的那个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今天，当它从一位在小河畔从容织着毛线的老太太口中说出，仿佛她在陈述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而非一个带有荒诞色彩的童话时，这让她忽然感觉到，「虚构」与「现实」之间那道脆弱的界线，似乎正变得模糊。那份对概念的熟悉感，与当它作为一个客观现实呈现眼前时的陌生感，似乎正同时发生。

老太太似乎也察觉到我们俩反应的差异，她对我宽容地微微一笑，然后才转向庆玲：「姑娘觉得很熟悉吧？想必是读过很多书了？」

「是的...是的。」庆玲回答，语气有些迟疑。「我曾在古老的故事和经书中读过这些。但是...我总以为那只是些象征，一些用来比喻道理的表达方式。而今天听您说起，我却有种非常不同的感觉。」她真的很想知道，这种信仰在当地人实际生活中的「源头」究竟是什么。

老太太轻轻地点了点头，眼神依旧慈祥温暖：「书本终究只能记载一部分，而世人的亲身体验，又是另一回事了。好吧，让老婆子为两位讲一个我们黄龙溪古镇的故事，也是关于我祖辈年轻时的事。」

她轻轻地将棒针放到一旁的竹篮里，飘渺的目光投向那缓缓流淌的河水，然后缓缓地开始编织起一个关于一对名叫阿生与莲姑娘的男女，那充满悲伤的故事——缕哀愁的丝线，忽然渗入了这个原本充满温暖夕阳的空间。

庆玲专注地听着故事，秀气的眉头微微蹙起。她深知这些模式，那些需跨越社会偏见的坎坷爱情，那些作为民间文学常见素材的悲剧。她为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感到动容与惋an，但同时，她内心身为研究者的那部分理智，仍在试图分析这个故事的结构。

「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大娘。」当老太太在故事前半段停下时，她轻声说。

「是啊，孩子，是很悲伤。」老太太轻声同意。「但还没结束呢。」然后她又接着说，讲述了几十年后，镇上两个不同家庭里，一个名叫「长」，一个名叫「安」的孩子的出生。她讲述了两个孩子身上与梦中出现的奇特迹象，他们对深渊与急流那无端的恐惧，以及最终，那份极其自然的良缘，如何将他们带到一起，并在婚后幸福终老。

当老太太讲到那个细节，说男孩「长」身上有个莲花状的胎记，与从前莲姑娘肩上的刺青极为相似，而女孩「安」手腕上则有一道模糊的疤痕，与阿生的伤疤如出一辙时，庆玲不自觉地轻轻一颤。这些细节，已不再仅仅是文学上的模式。它太具体、太「真实」，不容忽视。

「我们黄龙溪的老人家们，」老太太以充满确信的语气，为故事作结，「都相信后来的长和安，就是阿生和莲回来再续前缘。他们身上的那些印记，连同那些恐惧，正是轮回的痕迹。而他们最终能找到彼此并结为连理，那正是来自前世一段早已注定的因缘的安排。」

故事结束了，留下一段长长的沉默。庆玲静静地坐着，目光飘向远方的河流。我见她脸上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波动。轮回、缘分这些元素，对于她广博的文化知识而言或许并不陌生。但我感觉，老太太讲述的方式，那双眼中闪烁的不移信念，以及我们在这趟旅程中所共同经历的奇特现象，似乎正迫使她重新审视一切。

她轻轻地转头望向我，那眼神中，既有一位刚听完动人故事者的感动，又清晰地流露着一位学者，在面对一个似乎挑战了自身知识与信仰的现象时的困惑。「你看到了吗？」她低语，声音极轻。「它就像我们在书本里读过的一样...但同时，又不仅仅是书本了。」

我望着庆玲，看见她那惊讶的眼神中，似乎有某种东西正在破碎、融化。那些她惯常研究的书本概念，此刻忽然带上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分量。在府河之畔，在逐渐沉落的夕阳下，这位织毛线的老太太的故事，似乎已在我们俩心中，播下了关于无形缘分与神秘轮回的思索种子。

业力如无形之线，连结万物

当老太太讲完阿生、莲、长和安的故事后，我们俩都沉默了片刻。他们的悲欢与重逢，似乎仍在空气中萦绕。我们静静地坐着，望着夕阳洒落在远方河段的余晖。

「大娘，」庆玲开口，她的声音还带着故事的余韵，但眼神已闪烁着一位追根究柢者的探求。「那么，是否正是古人所说的『业力』，才造就了这些因缘，才促使阿生和莲在来世得以重逢？」当庆玲提到「业力」二字时，我忽然想起来了。没错，在清溪的墨老先生也曾谈及此事，谈及那支配着生命的因果法则。但老实说，当时在众多奇异之事与超乎理解的概念中，我也只是听听而已，并未深思。此刻，听完老太太的故事后，「业力」一词，忽然变得更有分量了。

织毛线的老太太轻轻点头，唇边泛起一抹慈祥而通透的微笑。她从竹篮里拾起棒针，那双瘦削却灵巧的手指又开始了工作。「这位年轻姑娘领悟得真快。」她说，语气依旧平稳、温和。「因缘，就像将人们牵系在一起的绳索，时而近，时而远。而业力，正是创造那些绳索的力量，是驱使着人在无尽轮回中运转的东西。」

她轻轻举起那件织到一半的毛衣，仿佛要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些。「两位请看，」她缓缓地说，「这件衣裳上，有些线既漂亮又光滑，颜色鲜亮，但也有一些线粗糙、暗沉，似乎更容易断裂。业力，就像构成每个人生命之衣的那些无形丝线的材质。我们所做出的善念、真诚的话语、善良的行为，就像在亲手纺织出优质、坚韧、光亮的丝线。而那些自私的恶念、伤人的言语、害人害物的行为，则像在亲手制造那些劣质、晦暗、易腐的丝线。」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飘向那缓缓流淌的河水，然后又回到手中的毛衣上。「古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是这个道理。那些好坏的丝线，不会无故消失。它会静静地积累，紧紧地缠绕在人的灵魂上，或者人们常说的，那个『神魂』上。」听到这里，我和庆玲不自觉地相视一眼。清溪的墨老先生不久前也曾提到一个超越肉体的「真实本体」，尽管他用的是「神识」或「灵体」之类的词，当时我听来还觉得有些陌生。现在听老太太说起「灵魂」、「神魂」，我感觉无论称谓如何，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人的、核心不变的东西。

「然后，当一个人离开这个尘世时，」她继续说，语气平静得像在叙述一件日常之事，「他的灵魂便会带着所有这

些好坏的业力丝线，进入一段新的旅程。所有这些业力，将决定他会转生到何处，遇到何种境遇，是福是祸，是健康是病弱，是遇到善人还是面对恶人...」

她看着我们，那双慈祥的眼睛深邃得仿佛承载了一整条时间的长河。「就像刚才故事里的阿生和莲，他们前世虽然贫穷困苦，历经波折，但他们的爱情真挚，心地善良，或许已造下了善业，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因此，到了这一世，正是那股业力，推动他们在更好的境遇中重逢，得以偿还那未了的情债，得以享受他们先前种下的福报。」

「那么，业力是某种早已注定、无法改变的东西吗，大娘？」我脱口而出，试图以我那科学的思维方式寻求一种明确性。「如果一个人天生就要受苦，是否是因为前世的业力早已安排好，而他们就必须永远忍受下去？」这个问题，蕴含着我心里一个固有的困惑：如果一切皆已注定，那么此生中，人的努力与意志，意义何在？

老太太轻轻摇头，她那刻满岁月痕迹的脸上，掠过一丝沉思。手中的棒针依旧规律地移动着，未曾停歇。「不全是这样，年轻人。」她轻声说道。「业力确实有着巨大的力量，它影响着我们出生的环境、我们遇到的人、我们经

历的事。但它并非一个已盖了章、无法更改的判决。」她强调了这一点。

「它就像我们从前世带来的『资本』与『债务』。这一世，我们生在怎样的家庭，拥有怎样的健康，那是因为最初的业力『资本』。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生中，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对待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她直视着我，又望向庆玲，眼神中带着鼓励。「如果我们懂得行善，在力所能及及时帮助他人，懂得修养自己的心性，使其日渐美好，那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创造新的善业。我们的『好资本』会越来越多，可以用来逐渐偿还过去的『坏债务』，如此一来，我们的未来也会渐渐变得更好。反之，如果我们继续作恶，制造更多恶业，那么『债务』只会越积越多，苦难之上再添苦难，不仅影响此生，还会拖累往后的生生世世。」

老太太停顿片刻，像要给我们时间去体会她刚才的话。然后她继续说：「所以，了解业力，并非是让我们以此为借口，去抱怨命运或自暴自弃。而是让我们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皆有其因，没有什么 是偶然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自己当下这一时刻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负责。因为正是这些，哪怕是最微不

足道的小事，也正在默默地编织着我们自己的未来，以及那些与我们有缘之人的未来。」

老太太的解释，尽管极其朴实无华，却像雨水般，深深地渗入了我那因怀疑而变得干涸的心田。因果法则与个人责任的概念，被她以如此生动、亲切的方式阐述出来。它并未否定过去的角色，却又特别强调了当下、我们活着的每一刻，在塑造与改变未来上的力量。业力，经由她的讲述，不再是一个注定的宿命或一张早已开奖的彩票，而是一股永不停歇的能量流，持续地被每一个人的行为与心性所创造、所改变。

我静静地坐着，努力想像着那张无形的业力之网。它似乎比我曾学过、教过的任何物理定律都要复杂得多——它不仅仅是机械式的相互作用，更是心念、意图、以及透过无数生命历程所编织的无形连结的积累。一张无形的网，既紧密又灵活，笼罩着一切。

庆玲似乎也被深深地吸引了。我见她轻轻点头，眼神专注。业力这个概念，虽然她曾从佛教典籍中得知，但当亲耳听这位老太太，用如此生动、如此日常而简朴的形象来解释时，这个概念似乎已脱离了冰冷的书页，如一股暗流般，

悄然却又猛烈地渗入她的心识之中。它像一把钥匙，能帮助她部分地解开那些不公、那些苦难，甚至是那些生命中看似偶然的幸福。那些零散的书本知识碎片，似乎正被一只无形的手重新排列，构成一幅更有意义、更为深邃的图画。

与黄龙溪畔这位织毛线的老太太的相遇，始于对毛衣上一幅奇特花纹的好奇，却无意间引领我们，对那些似乎正默默主宰着宇宙与人生的无形法则，有了更深的理解。轮回、因缘，以及现在的业力——这些概念，不再只是书本中干涩、陌生的词汇，它们正逐渐显现，生动得如千万彩线，默默地编织着那张极其复杂的现实之布，而我和庆玲，正一步步地在这趟探索东方的旅程中，亲身体验着。黄昏的最后 一抹余晖依旧染黄了河面，而业力的丝线，似乎，仍旧在我们眼前，默默地编织着那幅无尽的生命画卷。

以因缘之镜，映照己身

天色渐暗。织毛线的老太太也停下了手。她慈祥的双眼望向眼前的虚空，仿佛仍在聆听着她刚才分享的那些故事与

话语的余音。我们坐在那里，在黄昏的寂静中，各自沉入思绪，却又似乎都朝向同一个宏大的问题：自己的人生，若透过轮回、因缘与业力的棱镜来看，将会呈现何种样貌？

我不自觉地望向庆玲。她也正看着我，眼神深邃，既有几分熟悉，又像隐藏着某种刚被发掘的新奇。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从大学时代到婚后的生活，我总将此视为我们双方的选择，是爱情与和谐的结果。但现在，听完老太太的话，一个问题在我脑中浮现：我们的相遇，是否真的只是偶然，抑或是早已被某些无形的丝线，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连结？是否有一根缘分的丝线，巧妙地将我们拉近，一段早已在前世注定的因缘，就像她刚才所说的长与安的故事？这个念头，并未减损我对她的爱，反而，它似乎为我们的关系，增添了一层更深的意义，一种更带神圣与坚韧的连结。

接着，我过去的其他影像也缓缓浮现。我作为一名医学教授兼企业家的事业道路，有时看似顺遂，成功有时来得出乎意料，但也曾有过挫折，那些看似美好的商业合作，却又无故地突然破局。我此生所遇见的人，帮助过我的，给我带来困难的...难道他们全都是环环相扣的链结，被某

种我所不知的、正默默运作的因缘与业力所连结？难道我所经历的一切，喜怒哀乐，都是业力的安排，是我自己在过去，或许是在我已不复记忆的某个前世，所创造的「好坏丝线」的结果？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些许不寒而栗，但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种秩序感，部分地解释了那些我从前只归因于运气或偶然的事。

我见庆玲轻轻叹了口气，她抬手轻轻地拨了拨头发。我猜想她也在思索。她的人生，从在上海的日子，到随家人移居美国的巨大转折，再到多年寒窗苦读后成为一名教授。在那段旅程中，我们自大学时代相遇，然后共组家庭，孩子们如今也即将长大成人。这一切，若透过因缘的棱镜来看，想必也蕴含了无数早已注定的连结，无数业力的牵引？甚至，她与我一同返回中国，踏上这趟旅程，并在此聆听这样的故事，是否也是那安排的一部分？

老太太轻咳一声，像在提醒我们。她已收拾好工具。「天全黑了，我也该回家做饭了。祝两位旅途愉快...啊，对了，这条路走到底，有个小吃区，两位要是想用晚餐，去那里也不错。」

我们站起身，再次向她躬身致意。「我们非常感谢您花时间，与我们分享了这么有意义的故事。」庆玲真诚地说。

老太太只是轻轻摆手，和蔼地笑道：「不过是些古人传下的老故事罢了。两位听听就好。」但在她眼中，我却感觉到，她知道这些故事对我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我们缓缓地走在铺着鹅卵石的路上，返回客栈。沿途，几户人家的屋檐下和某些转角处，挂起了红色的古式灯笼（里面或许是电灯泡），在路上投下温暖的光晕，与已高挂的新月清辉交织，营造出一幅既璀璨又宁静的古镇夜景。谁也没有说话，但我明白，我们俩都在沉思，默默地以一个新的视角——因缘与业力的视角，来映照自己的人生。

过去的人、事、关系，此刻不再是零散的点。它们似乎正被无形的丝线串连起来，有些是刻意的，有些是无心的，但一切似乎都存在于一个复杂的因果之网中。这个观点，并未让我感到被命运所束缚，反而，它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中所承担的责任。因为我模糊地感觉到，正是这些，正在继续默默地编织着我们，以及周遭之人的生命织锦，不仅仅

仅是在此生，或许，若老太太所言为真，还将延续到往后的旅程。

与黄龙溪畔这位织毛线的老太太的相遇，尽管偶然，却不仅仅带来了有趣的故事。更重要的，它在我们心中，播下了一种对生命与人际关系，更为新颖、更为深刻的看法。我们开始映照自身，不再仅是孤立的个体，而更像是广阔因果缘分链中的微小环节，既受其支配，又同时参与创造着业力的洪流。

* * *

第七章: 命运的古董店

奇异古董店与神秘店主

离开黄龙溪后，老太太关于因缘、业力的那些话，一直在我与庆玲的脑海中萦绕。那些概念，对我这样一个科学工作者而言，初听时觉得奇特，但越想越觉得有其道理。似乎有某些更深层的、我们尚未全知的法则，正在运作着这个生命。这趟旅程，确实为我们开启了许多新的事物。

我们决定继续南下，前往一座名为镇远的古城，听说它坐落在舞阳河畔。人们说镇远不大，但有许多古老的街道、俯瞰河流的吊脚楼，还有几座古老的石桥。听起来颇有兴味，于是我们在古城区找了一间小客栈，打算住上几天看看。

一个午后，阳光和煦，在参观了几座寺庙、乘船游览了河川之后，我和庆玲相约走进古城里的几条石板小巷。这些巷子比大路要清静许多，两旁是长满青苔的旧石墙，木制的大门紧闭着，偶尔才见到居民的身影。

正闲逛时，我偶然留意到一块木制招牌，看起来非常老旧，隐藏在一架九重葛后。牌上有三个汉字，油漆已褪色，写的是「随缘阁」。牌下是一扇低矮的木门，仅仅半掩着，与周遭的房舍并无太大差异。想必不是什么生意兴隆的店铺。若非仔细留意，路过时根本不会发现。

不知为何，我竟感到好奇。「玲，妳看。」我轻触妻子的手臂。「随缘阁。这名字听起来也挺特别的。」

庆玲顺着望去。她精通中文，立刻便明白了。「随缘……听起来不像一家普通的店。」她评论道，眼中也显露出好奇。「我们进去看看好吗？」

我点了点头。那个名字与它那寂静的外观，有某种东西让我想进去一探究竟。我们轻轻推开木门。

一阵细微的风铃声轻轻响起，随即静止。屋内，空气静谧到我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店里光线有些昏暗，只有几缕午后的阳光穿过贴着纸的窗户，还有一盏小小的油灯，放在房间的角落。空气有些沉闷，全是旧木头、潮湿的气味，还夹杂着一股我辨认不出的淡淡沉香。

房间不大，但器物却杂乱地堆放着，从地面一直到将近天花板。架子上、桌子上，甚至地板上，处处可见旧物：有裂纹的陶瓷瓶、已泛出铜绿的佛像、几卷已泛黄的旧画轴、一些看起来也已失去光泽的玉石银饰、古老的罗盘、铜镜、石砚，还有一些我完全不知为何物的奇特东西，像是古代道士的法器。一切就这么随意地放着，但仔细一看，又似乎每件物品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静静地在那里待了不知多少年。一层薄薄的灰尘覆盖在大部分物品上，那并非脏污的灰尘，而是时间的尘埃。

这家店的氛围非常奇特，寂静却又带着几分沉重，与我们曾去过的任何地方都截然不同。感觉这里的每一样旧物，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

然后，我看到了店主。

他静静地坐在角落里那高高的木柜台后面，几乎与周遭的旧物一同融入了黑暗中。若非那盏摇曳的油灯照亮了他的一侧脸庞，我们大概也不会注意到有人在。他看起来非常年迈，头发花白稀疏，在脑后梳成一个整齐的发髻。他身穿一件黑色的丝质长衫，样式陈旧，领子很高。他的身形瘦小，背部微驼，但那双眼睛却异常奇特。他的眼睛不像墨老先生或卖毛线的老太太那样清澈，而是极深、极黑，不眨一下地看着我们。那眼神并非审视，也非好奇或招揽，而更像是一位见过太多世事之人，此刻只是默默地将两位新来的陌生访客，纳入自己的记录中。

我们进来时，他没有说话，也没有起身打招呼。就这么静静地坐着，双手放在柜台上，直视着我们。他的沉默，加上店里那特别的氛围，让我与庆玲都感到有些压力，只能踮着脚尖走在木地板上。

「您.....您好。」我清了清喉咙，为了打破那沉闷的气氛而先开了口。「我们路过，觉得这家店挺有意思的，便进来看看。」

店主只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的眼睛依旧看着我们，那眼神仿佛能读透我脑中的所有思绪。庆玲向我靠得更近了些，我知道我的妻子也正感到有些紧张。这个地方，这位店主，有某种不寻常之处，既让人好奇，又让人觉得必须谨慎。

随缘阁。神秘的店主。充满岁月痕迹的旧物。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来到这里，并非偶然。就像这家店的名字一样，或许是「缘分」，将我引领至此，引领到某个我尚未知的十字路口。

一物一故事，一选择一命运

店主依旧沉默，让店里的气氛更显特别。我和庆玲相视一眼，然后开始更仔细地观看。走道狭窄，得在架子和地上堆放物品之间穿行。我目光扫过无数的旧物，每一样看起来都充满神秘，却又感觉有某种东西，在暗中引领着我们。

庆玲在一个看起来很老旧的小玻璃柜前停下，里面陈列着一些玉石与银饰。我妻子的目光，专注地凝视着一枚翠绿色的翡翠坠子，上面精巧地雕刻着一只凤凰，但一侧的翅膀，却有一道细微的裂痕，不甚明显，但仔细看便能发现。那块玉坠，尽管覆着一层薄尘，却依旧闪烁着一种沉静而高贵的美。

「好美的玉。」庆玲轻声说，几乎像在自言自语。她伸出食指，贴在玻璃上，像想触摸它。

就在此刻，店主那低沉沙哑的声音，从柜台后缓缓响起，尽管他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凤凰断翅。美则美矣，却是遗憾之美。」

那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我与庆玲都微微一惊。我们转头望去。他仍旧坐在那里，漆黑的双眼直视着柜中的玉坠。

「遗憾？」庆玲好奇地问。

店主没有看我们，眼睛依旧盯着那块玉。「它的前一个主人，」他平稳地说，「是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家世也不凡。她当时面前有两条路：一是顺从家意，安享富贵；二是追随爱情，与一位贫穷却投缘的画家在一起。」他停顿了一下。「她选择了第一条路。荣华富贵不缺，但心却不快乐。一生锦衣玉食，却没有一天真正舒坦过。那凤凰翅膀上的裂痕.....便是那次选择的印记。」

他简短地叙述着，语气不带任何情感，听来却沉重无比。那不像为了推销而编造的故事，而更像一个被他从那物品本身读出的事实。庆玲静静地看着那枚坠子，神情难以言喻。那块玉的美，此刻不再单纯，而像添上了一抹哀愁。

我感到背后一阵发凉。难道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故事？关于选择及其结果的故事？我往店里更深处走去，目光被一个放在低矮木桌上、满是灰尘的铜制罗盘所吸引。它不像现代的罗盘，它的指南针是一只小小的乌龟形状，龟背上刻着几个难懂的古老符号。铜壳已黯淡，玻璃面也

有些模糊，但那龟形的指针，却依旧静止不动，指向黑暗中的某个方向。

我不自觉地伸手，轻轻触碰罗盘那冰凉的玻璃面。一股奇特的感觉从指尖传来，像某段记忆一闪即逝：一支出海的庞大商船队正遭遇风暴，巨浪滔天，一位中年男子站在甲板上，手中紧握着与此一模一样的罗盘，眼神既坚定又带着几分迷茫地望着风雨。

「指路的罗盘。」店主的声音再次响起，打断了我脑中的影像。我回过头，见他正看着我，那双黑色的眼睛像已读出我刚才所见的一切。「它曾帮助一位商人，找到了海上贸易的航路，带回了数不尽的财富。」

我沉默着，等他继续说下去，直觉告诉我故事还没结束。

「但是，」他继续平稳地说，「在那条路上，为了成事，他必须做出许多选择。有时是违背良心，有时是背弃朋友，有时是使用伎俩。这个罗盘，只帮他找到了正确的风向、水向、利润之向，却没有为他指出道义与人情之向。」他极其轻微地叹了口气，几乎听不见。「到头来，他富甲一

方，却孤身一人。死在金山之上，身边无一亲人。罗盘指对了财富的方向，却迷失了心的方向。」

罗盘的故事，是关于选择与命运的又一个例子。物质的成功，有时需以内心的空虚为代价。这家店里的每一件旧物，似乎都是人生十字路口的见证者，见证了那些塑造了一个人命运的决定。它们像一面面镜子，不仅映照出前主人的过去，也像在默默地询问着此刻凝视着它们的人们，如我和庆玲，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环顾这间满是器物的房间，每一件都在时间的尘埃下沉睡，但我感觉它们并非沉默。它们像在低语着各自的故事——关于梦想、爱情、背叛、勇气、软弱、牺牲……所有一切，都围绕着在关键时刻所做的选择。这家「随缘阁」，不仅仅是个卖旧货的地方，它更像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让许多段人生，在此处静默地相遇。

修炼中的「宿命」安排与「自由意志」

当我们在「随缘阁」里继续观看其他旧物时，关于那枚断翅凤凰坠子与迷航罗盘的故事，仍在我与庆玲的脑海中盘旋。仿佛这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一堂关于选择及其后果的课，一堂关于那些由昔日决定所铺就的命运之路的课。

我走近店主所坐的木柜台。他依旧静坐如初，目光凝视着前方的虚空，似乎在沉思着什么。摇曳的油灯，在他苍老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使他更显神秘。

「老先生，」我开口，尽管内心纷乱，却仍努力保持语气平静，「您刚才说的那些故事.....关于这些物品前主人的.....听起来，他们的命运似乎都已被错误的选择所决定。那么，是否人生中的一切，都早已注定？我们是否真能自由选择，来改变自己的道路？」

自从听那位织毛线的老太太谈及因缘与业力后，这个问题便一直困扰着我。如果一切皆是前世业力的结果，如果所有缘分皆已预先连结，那么我们此生的努力，还有何意义？

店主缓缓地转头望向我。这次，他的目光不再飘移，而是直视我的双眼，那眼神极其深邃，仿佛能洞悉我所有的思绪。他沉默了许久，店内再次陷入那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静，只剩下角落里某座老旧摆钟微弱的滴答声。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依旧低沉沙哑，从容不迫：「命运与自由意志……它们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年轻人。」

他用一根瘦骨嶙峋的手指，指向身后墙上悬挂的一幅山水画卷。画中群山叠嶂，云雾缭绕，一条细小的山径蜿蜒其中，在山腰间时隐时现。

「每个人的生命之路，」他说，「也如同那画中的山径。那条路之所以会形成，取决于山川河流的样貌——那些，就像是业力，像是我们出生的环境、家庭、社会。那是『命运』的部分，是由我们过往所造之业、出生时的家庭与社会所决定的。那条路，可能难走，可能好走，可能宽阔，也可能狭窄。」

他停顿了一下，像在探询我的理解。「但是，」他加重了语气，「走在那条路上的人，却完全有权选择如何去走。他可以小心翼翼，避开坑洞与尖石。他可以选择在疲惫时

停下休息，或努力加快脚步。他可以选择帮助同行之人，或自私地争先恐后。甚至，如果他觉得旧路已不合适，他可以选择转入另一条岔路，即便那可能更为艰难。」

「您的意思是……？」我问道，感觉自己开始有些明白了。

「我的意思是，」他回答，「最初的场景、最初的道路，或许已在某种程度上被过往的业力所安排——那是『命运』。但你如何行走，在每个岔路口的选择，正是『自由意志』——那是谁也无法替你决定的。而正是这些当下的选择，又会继续创造新的业力，从而可能改变前方的道路，甚至改变最终的目的地。」

他又望向店里的那些旧物。「这些物品的前主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有的人天生福厚，却选择了倒退。有的人从困境中起步，却因努力与正确的选择而步步高升。问题不在于起点，而在于整段路途中的选择。」

「那么修炼呢？」庆玲忽然问道。我的妻子不知何时已来到我身旁。「修炼是否能帮助人更看清自己的道路，并做出更好的选择？」她的问题显示出，我们从隐士、从墨老

先生那里听闻的关于修炼之事，已实实在在地让她深入思考。

店主转向庆玲，一抹极其轻微、几乎难以察觉的微笑，在他脸上掠过。「妳问得很好。」他说。「修炼，若走对了路，正是能让人心智纯净、抛却那些蒙蔽了人善良本性与清明智慧的欲望与执着的方法。」

「当心智清明、宁静时，人便能更正确地看待事物，不被情感或私利所蒙蔽。他们会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何为对、何为错。从而，他们便能选择那些更符合道理、更符合良知之事。」

他停顿了一下，语气显得更为严肃了些。「此外，正道修炼还能帮助人消减过往所造的恶业，并积累德与福。当业力改变时，那条『命运』之路，也可能随之改变。或许能从艰难变得平坦，从晦暗变得光明。那正是凭借修养心性而改变命运的力量。」

店主的解释，仿佛照亮了我脑中许多事物。它并未否定业力或命运，却又强调了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与选择，尤其是在那人走上了一条正道修炼之路时。命运并非束缚自我的

枷锁，而更像一条河流，我们可以学会驾驭自己的小船，顺着善的流向，避开险滩，甚至让水流变得更好。

我感到全身一轻。我明白了，自己并不能完全主宰命运，但我有权利、也有责任去影响它——透过日常的每一个选择。而修炼之路，据他所言，正是为了能做出那些正确之事，而获得清明智慧与力量的最好方法。

眼前的岔路与未来的可能性

在听完店主关于命运、自由意志与修炼的解释后，店内的气氛有了些许不同。不再像起初那般沉重，而仿佛有某种东西被阐明了。我感到脑子轻松了许多，但同时，也更清楚地意识到未来每个选择的分量。

当我们正准备向店主道谢离去时，我的目光，自然地被店里最暗角落、一个乌木矮架上的一样东西所吸引。它并非像其他物品那样，是华丽或奇特的古董。那只是一个方方

正正的小木盒，深褐色，看似陈旧，却又异常干净，仿佛刚被人细心擦拭过。引我注意的是，盒盖上没有锁，也未雕刻任何花纹，仅仅是一片光滑的木面，在油灯下泛着微微的哑光。它就那样静默而内敛地躺在那里，却给我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仿佛里面正装着某件极其重要的东西。

我不自觉地走近那个盒子，庆玲也好奇地跟了过来。我忽然有种想打开它看看的冲动，却又有些犹豫，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好像一旦打开这个盒子，就会发生某件无法挽回的事。

我瞥了一眼店主。他依旧坐在柜台后，但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此刻正望着那个木盒，然后又望向我们。一抹难解的微笑，再次在他唇边掠过。

「那个盒子……」庆玲轻声问，语气有些迟疑，「里面是什么呢？」

店主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看着我们，又看看那个盒子，眼神极其深邃。「里面吗？」他重复道，声音低沉沙哑。

「可能是通往宝藏的地图。也可能是一道古老的诅咒。或者……只是一个空盒子罢了。」

他停顿了一下，直视我们的双眼。「那取决于开启它的人，取决于他们的缘分与选择。」

他的话，听来模糊，却极具分量。那个没有花纹的木盒，忽然间像成了我们似乎正身处其中的那个岔路口的象征。是继续探索这条路，更深入地走进那些刚被揭示的心灵奥秘之事，还是回到那熟悉、理性的科学生活中去？无论选择哪条路，都有得有失，就像那个盒子里可能存在的东西一样。

我望向庆玲。我妻子的眼中，也充满了犹豫。她明白店主的意思。我们像站在一扇看不见的门前，而跨越与否，只能由自己决定。那个选择，不仅影响接下来的日子，更可能塑造往后漫长的道路，甚至，或许还关系到我们所听闻的业力与轮回之事。

我们在那里站了许久，凝视着那个在暗角中静默的木盒。我们谁也没有伸出手去打开。或许，此刻还不是做决定的时候。又或许，光是意识到自己正处于这样一个岔路口，本身就已是一件重要的事了。

终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身向店主躬身致意。「感谢您给了我们这些宝贵的指点。」

庆玲也躬身行礼。店主只是轻轻点头，眼神依旧，还是那样神秘与深邃。

我们转过身，步出「随缘阁」，将那充满古董与命运故事的沉静空间，抛在身后。门上的风铃再次轻轻响起，随即静止。外面的夕阳已褪去大半，预示着一天即将结束。

走在古老的石板小巷上，我心中思绪万千，却又似乎有某种东西变得更为清晰。随缘阁与它那神秘的店主，并未给我们最终的答案，却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选择的力量与责任。前方的道路依旧模糊，有着无数的可能性与岔路。但此刻，我们明白，自己的每一步、每一个选择，都在参与创造着自己将会遇到的那个「命运」。关于那个无解的木盒，以及它所暗示的未来可能性，想必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次日，带着这些思绪，我们离开了镇远，继续向着乐山的方向前行，那里有我们早已计画前往瞻仰的著名大佛。

乐山大佛与凡俗的景点

次日，带着对那木盒与人生抉择的思索，我们离开了镇远。车子载着我们向南，朝着乐山的方向驶去，那里有我闻名已久却未曾亲见的大佛。庆玲似乎也满怀期待，因为这是中国最著名的佛教遗产之一。

前往乐山的路途不算太远，沿途风光也相当优美，梯田与村庄交错。抵达目的地时，首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地方的规模。不同于我们去过的那些小寺庙或偏僻的修行茅屋，乐山是一个巨大的旅游复合区，广阔的停车场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游览车，人潮汹涌。

我们随着人流进入景区。为了观赏大佛全貌，最好的方式是乘船游江。我们搭乘的游船缓缓驶向雕刻着佛像的峭壁。当巨大的佛像逐渐映入眼帘时，那种震撼实非言语所能形容。一尊高达七十多米的弥勒佛坐像，直接在红色的砂岩峭壁上开凿而成，俯瞰着岷江、大渡河与青衣江三江汇流之处。工程的宏伟实在令人惊叹，尤其想到它是在一千多年前建造的。我努力想像着古人是如何创造出如此伟大的

作品。佛头与山顶齐高，双脚踏在江上，神态既庄严又带有几分慈悲。从远处望去，整尊佛像与山体融为一体，是人类之手与大自然奇迹般的结合。

庆玲似乎也深受感动。她静静地凝视着，偶尔举起相机拍几张照片。我知道，对于像我妻子这样一位文化研究者而言，能亲眼目睹这样的遗产，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

然而，除了工程的宏伟之外，我也不能不注意到周遭的氛围。扩音器里不断用多种语言播放着介绍，人们嘈杂的交谈声，以及沿岸和步道上纪念品小贩的叫卖声。乘船之后，我们也试着攀登峭壁旁的石阶，以便能更近距离地接触大佛。愈往上走，人潮愈是拥挤，有时甚至得在人群中推挤才能前行。大佛周围，许多摊位贩卖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从小型佛像、手环、念珠，到各种零食、饮料。还有许多人租借古装来拍照。景象有些混乱、喧闹，与我想像中一个圣地应有的清净、庄严截然不同。

相比于山中隐士茅屋那近乎绝对的寂静，或是忘忧镇那与时间隔绝的氛围，甚至是黄龙溪那份质朴纯粹，乐山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这确实确实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带着所有应有的热闹，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气息。

我无意评判，因为这或许是吸引大量游客之地所必然的现象。但老实说，在那拥挤的人潮与喧嚣声中，我并未感受到任何特别的「能量」，也没有像在先前那些地方那样，有任何心灵上的奇遇。这趟行程，对我而言，主要是为了瞻仰一座伟大的建筑与雕塑杰作，一个古人信仰与创造力的证明。

我们原计划在乐山多待几日，去参观附近几座据说也非常灵验的古寺。但在一个晚上，当我们正在客栈用饭时，庆玲忽然接到一通从美国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她的语气起初是惊讶，接着转为惊慌与哽咽。我看见我妻子的眼眶红了。挂断电话后，庆玲转头望着我，声音颤抖地说：「亲爱的.....我在上海的表哥.....刚刚突然过世了。我妈刚打电话来通知。」

那是庆玲在上海时相当亲近的一位表哥，尽管后来去了美国，联系便少了。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让我们俩都愣住了。尽管我们正处于一趟充满奇趣的探索之旅中，但家中有事，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我们必须立刻回上海，亲爱的。」庆玲说，尽管非常悲伤，但语气已平静了些。「我想回去为他上柱香，也安慰一下那边的阿姨和舅舅们。」

我理解妻子的决定。尽管对于必须暂停这趟进行中的旅程感到有些遗憾，但这是该做的事。「好的，亲爱的。」我握住她的手。「我们会尽快安排去上海。」

就这样，我们在四川继续探索的计画，必须突然改变了。旅程无法如预期般继续，取而代之的，是一则来自故乡的噩耗，以及一个仓促前往上海的决定。

* * *

第八章: 没有封面的书

现代上海与偶然的提及

从四川山区来到上海，感觉就像从一个世界跨入了另一个世界。仅仅几个小时舒适的高铁旅程，我们便将那些长满青苔的古镇、云雾缭绕的山峦抛在身后，然后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繁华、喧嚣到令人目不暇给的上海。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霓虹灯彻夜闪烁，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颇为熟悉的大都会景象，但对庆玲来说，

情感或许要复杂得多。这是她的出生地，是她在随家人赴美前，拥有童年记忆的地方。

我们带着几分错愕与伤感来到上海，因为这次突如其来的行程，主要目的是为了参加庆玲表哥的葬礼。他走得太突然，让这边的整个家庭都感到意外与悲痛。刚下车站，我们便看到庆玲的阿姨和姨丈前来迎接，两人脸上都带着一抹哀伤。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主要都待在亲戚家，与他们一同参与仪式，按照习俗接待前来吊唁的宾客。毕竟这是庆玲的母系亲属，此刻在场是应尽之礼，是对家族的尊重与情感的体现，尽管多年的分隔已让关系不如往昔那般亲近。家里的气氛相当沉重。庆玲在回忆起与表哥的童年往事时，也有些伤感与惆怅，但主要还是与家人分担，并恪守礼节。

在这些时候，我也抽空打电话回美国，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幸好他们都已长大，也懂事，所以并未因父母因家事而在中国多待一段时间而过于担忧。

庆玲表哥的安葬仪式结束后，家里的气氛也稍微缓和了些。大家开始有更多时间坐下来聊天。一个晚上，正当我们吃着家常便饭时，庆玲姨丈的一位朋友来访。他姓陈，年纪

与姨丈相仿，看起来是个和善、爱笑的人。在问候了家里的状况后，话题逐渐转向时事与健康问题。

正聊着，陈先生忽然提到他们社区近来许多人正在学炼的一种功法。「近来我们那里有很多人在炼一种叫做『法轮功』的气功。」他说，语气非常自然。

我和庆玲听到陈先生这么说，便相互对望了一眼。「法轮功」这个名字听来有些耳熟。我好像曾在网路上，或是在美国的几份英文报纸上，浏览过一些关于这个功法在中国遭受打压的资讯。当时我并未用心去细究，只依稀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法轮功？」庆玲轻声问，语气带着几分惊讶与审慎。

「陈伯伯，那是否就是.....正被这里政府打压的那个气功？我记得好像在美国读过一些关于此事的报导。」

陈先生听庆玲这么问，略显惊讶，然后他点了点头，声音也压低了些：「啊.....是的，姑娘也知道这事？确实有这么回事。也不明白，一个对健康有益，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功法，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叹了口气，接着说，努力保持着平常的语气。「不过啊，很多人还是信，

还是偷偷在炼呢。我们小区里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跟着炼，我看个个身体都变好了，精神也开朗许多。有位老太太以前腰痛得厉害，走路都困难，炼了几个月，现在走路轻快，气色也红润多了。」

他说到这里，声音又压得更低，警惕地环顾四周。「算了，这事也复杂，我们别在这里深谈了。」他迅速地转换了话题，显然不想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多说。

陈先生的话，尽管简短且带有几分回避，却在我与庆玲心中，激起了许多思绪。看来，我们曾浏览过的那些资讯是真实的。一个看似很好的功法，受到许多民众的信赖，却遭到政府的打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最初的好奇心，此刻又增添了几分困惑与一股想要弄清真相的冲动。「法轮功.....真、善、忍.....打压.....」这些词汇，开始在我们的脑海中，变得更为清晰。

街头的缘分与珍贵的书

与庆玲姨丈的朋友陈先生交谈后的几天，「法轮功」、「真、善、忍」这些词，以及他所提及的那种「敏感」氛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我的妻子似乎也对此思索良多。尽管只是些浮光掠影的资讯，却激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好奇与几分困惑。

一个上海周末的早晨，天气相当好。在亲戚家处理了几天家事后，我们决定出门走走，换换空气。庆玲想去她姨丈家附近的一座公园，那也是她小时候常去玩的地方。这座公园坐落在市中心，相当宽敞，绿树成荫，来此晨练的市民非常多。这里的气氛热闹而现代，与我们曾经过的那些古镇的宁静截然不同。

我们在树荫下找了张石凳坐下，静静地观察着众人。有人在打太极拳，有人随着音乐跳舞，还有人在快走。庆玲带着她的笔记本，不时地写些什么。而我，肩上依旧背着那熟悉的公事包，心神却仍旧萦绕在那些过往的经历，以及陈先生刚才所说的话上。那个法轮功，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么好？又为何会受到政府的刁难？

正沉思间，附近一阵不寻常的骚动让我猛然一惊。离我们坐的地方不远，靠近公园门口的方向，我看到一位约莫四十岁、戴着眼镜、穿着朴素衬衫的文弱男士，正被另外两名穿着便衣、看起来相当凶恶的男人拦住。他们之间的谈话似乎很紧张，文弱男士试图解释什么，但那两人却显得不耐烦，其中一人甚至伸手用力推了他的肩膀。

一股模糊的不安感油然而生。那两名男子的举止不像普通人，倒更像便衣警察——这是我已开始学会辨识的一点。文弱男士看起来有些惊慌，但仍努力保持镇定，他悄悄地环顾四周，像在寻找出路或帮助。

接着，事情发生得非常快。趁那两名便衣不注意时，文弱男士忽然向后退了一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小东西，巧妙地塞进了我们所坐之处附近，一棵树下用作装饰的两块大石头之间的缝隙里。那个动作隐蔽而迅速，若非我恰好在那个瞬间看向那个方向，定然无法察觉。紧接着，那两名便衣已逼近，紧紧抓住他的手臂，开始搜身。

我和庆玲惊愕地相视，心怦怦直跳。显然，那个男人正处于大麻烦中，而他刚才藏起来的東西，必定是那些便衣正

在寻找的。那是什么？会不会是与陈先生提及的法轮功有关的东西？

两名便衣仔细地搜查了文弱男士的全身，却一无所获。他们脸上流露出恼怒与怀疑。他们开始四处张望，锐利的目光扫过附近区域，包括我们所坐的地方。我努力维持着平静的表情，转头望向来往的人群，装作毫不在意，但内心却如火烧。如果他们找到那个东西，文弱男士必定会有危险。

一个念头在我脑中闪过。必须做点什么。不能让他们找到那个东西。出于一种帮助弱者的本能反应，或许也因为对那个被藏匿之物的一丝好奇，尤其是在听闻了那些事之后，我转向庆玲，用眼神示意。她会意地点点头，尽管脸上难掩忧虑。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尽力表现得最为自然。我站起身，假装四处闲逛，不经意地经过那藏着东西的石缝。经过时，趁那两名便衣正转过身去盘问文弱男士的空档，我迅速地弯下腰，像在捡地上的东西，而在那一瞬间，我的手已触碰到石缝中那个硬实、有棱角的东西。一本没有封面的小书，在我手中感觉冰冷而坚硬。我巧妙地拾起它，迅速塞

进肩上的公事包里，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地走着，心却仍在狂跳。

我多走了几步，然后回到庆玲坐的地方，努力维持着正常的表情。庆玲看着我，眼神中既有担忧，也带着几分对我这份冒险的佩服。那两名便衣，在周围搜寻无果，或许也不想公共场所引起太大注意后，便不情愿地放了那位文弱男士。然而，在离开前，他们仍用威胁的语气说了些什么，眼神也未曾停止监视他。显然，他还未脱离他们的视线。

在两名便衣走远后，文弱男士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衣物和眼镜，脸上仍带着几分惊魂未定，但已镇静了许多。他朝石缝的方向望了一眼，接着，他的目光停在了我们这里。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像已意识到什么，然后缓缓地向我们走来。

我站起身，感到有些紧张。那本书，此刻正安静地躺在我的公事包里。

「谢谢你。」走近后，那位男士轻声说，他的声音温和而有礼，与方才的危险情境形成强烈对比。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我看到你.....帮了我。」

「没什么。」我回答，也压低了声音。「我看他们对待你的方式，似乎不太对劲。这是.....你的东西吧？」我谨慎地将手伸向公事包，准备拿出那本书。

那位男士急忙摆手，警惕地环顾四周，眼神中流露出戒备。

「先别拿，先生。」他轻声说。「他们可能还在远处监视着我。现在拿回这个东西，对你我都很危险。」

我明白了。「那.....我该怎么处理它？」我问道，对于无意中保管了一件似乎非常敏感的物品，感到有些困惑。

那位男士真诚地看着我，眼中充满了深深的感激。「能麻烦你帮我保管几天吗？等安全些了，我会想办法再联络你。」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一种细腻的审视目光看着我。「你是外国人，对吗？来中国旅游？」

「是的，我们是美籍华人。」我回答。

他轻轻点头，脸上浮现出一丝沉思。「或许.....你并非偶然拾得这本书。」他说，语气充满深意。他望向我的公事包，那本书正躺在里面。「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它讲述了关于宇宙与人的高深道理，讲述了回归善良本性的真正修炼之路。」

他再次直视我的双眼。「如果你真的与它有缘，不妨读读看。说不定，它能解答你和夫人在此行中所困惑、所寻求的事物。」

说完，他再次向我们轻轻点头致意。「我得走了。非常感谢你们。请多保重！」他匆匆离去，迅速地融入街上的人流中，不时警惕地向后回望。

我和庆玲站在那里，目送着他的身影渐渐消失。那本没有封面的书，此刻正静静地躺在我的公事包里。它在物理上并不沉重，但我却感受到了它在我心中的分量。一本珍贵的书？讲述宇宙的道理与真正的修炼之路？又是「缘分」？这位陌生男子的话语，连同我们刚才所目睹的困境，在我心中激起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夹杂着一种责任感与某种奇特命运牵引的感觉。

那天晚上，回到姨丈家后，我们商量了一下。尽管非常感激家人的帮助，但为了能静心研究这本书，也为了避免给亲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果这本书真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敏感」，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地方住。几天后，在感谢并告别了姨丈一家后，我们在上海一个离市中心稍远的区域，找到了一家看起来相当安静的小旅馆。

初触《转法轮》－震撼与吸引

在新的旅馆安顿下来，有了私密与安静的空间后，几天前公园里发生的事，仍让我的心绪久久未能平静。我小心翼翼地从公事包里拿出那本没有封面的书，放到桌上。

果如初感，这并非一本专业印刷的书籍。它完全没有封面，只是一叠米白色的纸，书脊处用几个看起来相当简陋的钉书针装订着。第一页也没有记载作者或出版社，只有一行粗体大字「论语」，作为引言的标题。仔细看，印刷品质有些地方略显模糊，显然这是人们自行印制、私下传阅的

资料。那份简朴的外观，反而更让我感觉，这是一件珍贵却又被禁止的东西。

「你真的打算读它吗？」庆玲问道，当她看见我端详着书时，语气中带着几分担忧。「它看起来.....不太寻常。还牵涉到公园里 的事。万一惹上麻烦怎么办？」

「我知道。」我回答，眼睛依旧没有离开那本书。「但那位先生托我们保管，话又说得那么恳切。我想，我应该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再说，我也很好奇。」更何况，我总有种感觉，这次的相遇与得到这本书，并非偶然，而或许是我们此行中某种冥冥之中的安排。

我翻开书页。全都是简体汉字。庆玲因为中文比我流利许多，便在我身旁坐下，开始缓缓地朗读开头的几段。

书中的语言确实非常直接、简朴，不像我曾听庆玲讲述的许多古老经书那样，使用华丽的词藻或艰涩的隐喻。作者仿佛在与读者直接对话，用非常浅白的言语，来阐述关于宇宙、关于生命、关于人为何而活的那些极其宏大的概念。书中谈到了「法」，谈到了「修炼」，谈到了「心性」的重要性。

有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尽管书没有标示书名的封面，但在内容中，作者偶尔会提到他正在讲述的这本书的名字——那就是《转法轮》。例如，有段写道：「我这本《转法轮》是在很高层次上讲法.....」或是「我传《转法轮》的真正目的，是度人上高层次.....」。由于这些细节，我们才得知手中这本书的名字。

起初，要理解书中的内容并不容易。许多词汇如「真、善、忍」、「业力」、「德」、「层次」、「法轮」.....其所用的含义，都非常深刻，与我们所知的截然不同。有些段落讲述宇宙的多层结构、不同空间的 同时存在、遥远的史前文明、疾病的根源是业力等等.....这些听起来，似乎与我所学、并一直深信不疑的现代科学知识，完全背道而驰。我那科学的脑袋不断地提出疑问，觉得许多地方实在难以置信。

「很难相信，不是吗？」庆玲在读完一段讲述外星人与其对人类社会干预的内容后说。「写法很直白，但内容.....确实超乎想像。」

「是啊。」我点了点头。「如果只是草草翻过，人很容易会认为这不是真的。但是.....」我迟疑了一下。「.....不知为何，我却不想停下来。」

这本简朴的书，有着一一种奇特的吸引力。尽管最初充满怀疑，我们却不知不觉地被吸引进去。越是深入阅读，我们越是惊讶于《转法轮》中所阐述的那些法理，其条理之清晰、逻辑之严密、体系之完整。书中不仅提出概念，更极其详尽地解释了它们的来源、本质及彼此间的关联，从最微观到最宏观，无不贯彻如一，深刻得令人难以置信。

而奇特的是，这些法理，似乎又能完美地解释我们在整趟旅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困惑与奇异之事。当书中讲到真正的气功与各修炼法门时，张峰先生与山中隐士的影像便浮现脑海。当书中讲到灵魂、业力、轮回与改变命运的可能性时，墨老先生、织毛线的老太太，乃至随缘阁店主的话语，似乎都变得更为清晰，被置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审视。当书中讲到其他空间与时间的相对性时，在忘忧镇的经历，便不再是全然荒谬之事。

特别是，当《转法轮》讲到「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是所有修炼的基石时，

我感到内心一阵强烈的震撼。它简单、直接，却又包罗万象。那正是根本，是指南针，似乎是我一直在寻觅却不自知的东西。

我抬头望向庆玲。我妻子的双眼也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感动与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明，」她说，声音有些颤抖。「这本书.....我感觉.....它是真的。它就是真法！」

我理解妻子的感觉。我自己也正经历着类似的醒悟。就像在暗夜中行走的人，忽然见到了晨曦。就像在沙漠中干渴的人，找到了清泉。所有那些来自先前灵性体验的零散碎片，似乎都被《转法轮》拼凑成了一幅完整、清晰而充满意义的真理画卷。尽管我那科学的头脑仍有些地方需要时间去进一步思考，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已找到了一件无比珍贵的东西。

渊深的法理与深刻的内心震撼

接下来在上海的日子，我们的生活似乎只围绕着那本名为《转法轮》的无封面书籍。我们不再去游览这座繁华都市的著名景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旅馆房间里，一同阅读与沉思。这本书有着一种奇特的吸引力，让我们无法移开视线。白天，我们轮流阅读，有时为对方朗读，有时则静静地各自钻研。到了夜晚，在灯光下，我们常常读到深夜，交流着刚读到的内容，有时是令我们心领神会之处，有时则是仍感困惑的疑点。感觉我们俩正一同踏上一场有史以来最宏大的探索之旅。

这本书确实非常特别。越是阅读，我越能感受到字里行间那非凡的深度。它不同于我所知的任何宗教或哲学典籍。书中谈论着极其宏大的事物，从有着无数不同空间的宇宙，到物质中极其微观的粒子，其内容甚至远远超出了我所知的现代科学。书中也谈及了人类的真正起源，说我们不仅仅只是这个肉身，还有一个更为核心的、被称为「元神」的东西，而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也不仅是为了享受物质，而是为了修炼，为了回归到自己善良的本初。

「真、善、忍」作为宇宙根本特性的概念，被一再提及。书中解释，这不仅仅只是道德标准，更是宇宙的法，是万事万物的基础。真正的修炼，就是努力按照这三个字去生

活，每天都做一个更好的人。书中也大量地谈论了因果关系、业力与德——这些决定了一个人祸福的东西，而它们可以透过人的行为与心性的修为来改变。这些，让我想起了墨老先生和织毛线的老太太的话，但在这里，一切都被解释得更为系统、更为深刻。

「明，你看这一段。」一个晚上，庆玲轻声说着，指着一页书。「书里说，修炼心性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如功能或身体的改变，都来自于我们是否真正地提高了心性。不是光靠打坐多、炼功多就行。而是必须在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在工作、家庭中去面对，看自己错在哪里，去掉那些不好的心，如争斗心、嫉妒心、显示心……这样才能进步。」

我专注地跟着阅读。是的，书中强调修炼必须与常人生活相结合，必须在现实中磨砺，面对考验，那才是真正的修炼。这与我先前认为修行就必须入寺、上山、远离尘世的想法，截然不同。

但最让我这个科学家感到震撼的，莫过于书中关于人类历史与现代科学局限性的论述。《转法轮》对人类的起源，提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与我一直奉为圭臬的达尔文

进化论大相径庭。书中说，地球上的人类已历经多次文明，有些史前文明已达到非常高的科技水平，甚至超越今日，但最终都因社会道德败坏而毁灭。

为了进一步说明，书中提及了一些现代科学无法解释，或因其与现有理论不符而刻意忽略的考古发现。例如，在加彭奥克洛发现的、已运转了二十亿年的核反应炉；或是在多地发现的巨人足迹；那些描绘着奇异生物或不明飞行物的洞穴壁画；或是在本不该有文明人类存在的地质层中，发现的那些制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巧物品.....

「不可能！」当我读到这些地方时，我喃喃自语。我多年来所学、所教的全部历史学、生物学知识，仿佛从根基上被动摇了。我试图找出不合逻辑之处，试图回忆起对这些现象的科学解释。但事实上，有太多反常的考古发现，主流科学界往往给出极其牵强的解释，或将其归类为「谜团」。难道进化论只是一个不完整的假设，甚至是错误的？难道地球与人类的历史，真的比我们所想的要复杂与久远得多？

那些问题在我脑中盘旋，迫使我深入思考。一方面，我不愿轻易放弃对科学、对我奉行一生的实证方法的信念。另

一方面，《转法轮》中的论述，以及书中所举的例证，却有着一种奇特的说服力，甚至能解释那些科学似乎束手无策之事。我开始意识到现代科学的局限性：它过于专注于我们所能看见的物质世界，而忽略了精神、灵魂的层面；它被观测工具与实验方法所束缚；而且有时，它变得僵化，不敢接受那些超出既有认知的事物。

随着对科学看法的改变，我对生活中一切事物的看法也开始不同。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事业成就、所拥有的金钱、社会关系.....在书中所述的业力与德、以及生命真正目的的光照下，我发现它们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那些我从前视为正常、甚至必要的野心、计较与在工作生活中的争斗，此刻却显现为不好的东西，是需要舍弃的。

我也明白了我们所经历的那些奇特相遇的意义。张峰先生与他那奇特的「把脉」；山中隐士的教诲；墨老先生对灵魂与业力的解释；在忘忧镇对时间的体验；织毛线老太的轮回故事；随缘阁里关于选择的课题.....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它们像是一步步的准备，是某位无形者巧妙的引领，为的是逐渐消去我那只相信物质的僵化观念，帮助我在有缘之时，能接纳这真正的法。

我们也意识到，与我们所知或听闻过的其他修炼法门或宗教相比，这个法门有着巨大的不同。它没有繁琐的宗教仪式，没有强制性的寺庙或敬拜场所，不收钱也不接受捐赠。它直接专注于修炼者在常人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心性，同时结合练习五套柔和的功法来净化身体。这是一条极其简洁却又极其深刻的大道修炼之路，直指人心。这种系统性、全面性与法理的深度，是我们在任何学说或宗教中都未曾见过的。

尽管书中还有许多我们无法立刻完全理解之处，尽管脑中仍有疑问，但一种祥和感与一股巨大的希望，已开始降临到我们两人身上。那感觉，就像漂泊多年后找到了港湾，长夜之后见到了光明。我们相视，眼中不再只有夫妻之情，更有一同刚踏上这条伟大道路的同伴之间的共鸣与鼓励。我们的关系，似乎变得更加紧密与深刻，因为我们正共同分享着内心的改变，以及发现宇宙深奥法理的喜悦。

在几乎完全沉浸于《转法轮》几天后，我们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要了解更多。书中提到了五套功法，以及写下此书的师父的其他讲法。我们很想知道那些动作是怎样的，并想阅读其他的经文。

按照习惯，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在网路上搜寻。我打开笔记型电脑，连上旅馆的网路。庆玲坐在旁边，也热切地等待着。我试着用英文和中文，在熟悉的搜寻引擎中输入「法轮功」这个词。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绝大多数的连结都无法访问，或是网页显示错误，更糟的是，满眼尽是些负面、粗暴歪曲的资讯，而我们在读过书后，确信那绝非事实。我反复尝试，用了不同的关键字，但结果依旧。

「怎么这么奇怪，明？」庆玲惊讶地问。「一个看起来这么好的功法，又有这么渊博的书，怎么在网路上这么难找到资讯？」

我忽然想起了自己曾听说过的，关于中国网路审查的事，那个所谓的「防火长城」。或许这就是原因。所有与法轮功相关的资讯，似乎都已被系统性地封锁了。这更让我们感觉到陈先生所提及的那种「敏感」性质，绝不简单。

我试着考虑使用一些科技界偶尔会用的翻墙工具，但老实说，我对那些东西并不熟悉，也不确定在中国使用是否安全。请美国的朋友帮忙搜寻后传送过来也是个办法，但或许会耗时，也不够直接。

我们面面相觑，有些束手无策。接着，庆玲忽然说：「明，要不.....我们去问问陈伯伯？他说过他有很多邻居在炼这个功法。或许他认识什么人，或至少知道他们常在哪里炼功。」

庆玲的意见让我觉得很有道理。陈先生看起来是个好心人，尽管在谈论「敏感」话题时有所保留，但他对法轮功的分享是正面的。那可能是一条线索。

望着桌上的书，再看看庆玲，我知道，若想更深入地了解，想学炼功法，我们不能只依赖这里的网路。想办法联系那位给书的男士是不可能的了，但或许，透过陈伯伯，我们将有机会找到在上海这里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

决定尝试踏上新的道路

在意识到于网路上搜寻法轮功资讯的困境，以及庆玲提出寻访陈伯伯的想法后，我们坐下来，更认真地讨论了近来

的经历与接下来的步骤。旅馆的房间虽小却很安静，只有黄色的灯光，与那本被郑重地放在我们之间桌上的无封面书籍。过去三天，《转法轮》所带来的，确实已彻底改变了我们俩对世界与对自身的看法。

庆玲先开了口，我妻子的眼中闪烁着一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既有感动，又带几分庄重。「明，」她轻声而清晰地 说，「这三天.....我感觉自己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这本书.....」她轻轻地将手放在《转法轮》上。「.....它与我所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尽管有些地方还未能完全理解，有些事听来实在难以置信，但在内心深处，我却感到它无比真实、无比正确。它解答了我此行中所有的困惑，以及那些我已深藏心中许久的问题。」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直视我的双眼，决心显而易见。

「我感觉.....自己像找到了回家的路，明。一股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冲动告诉我，这就是真法，就是大道，或许我的灵魂，早已寻觅了很久很久。」

我静静地聆听，心与她的每一句话产生共鸣。我也正经历着一场认知的革命。我那坚实的科学世界观，已被《转法轮》中的法理严峻地挑战。严谨的逻辑、完整的体系、解

释宇宙与人生各个层面的能力，尤其是关于历史与史前文明的论述.....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重新思考自己曾深信不疑的事物。

「我懂，庆玲。」我回答，语气也充满了情感。「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尽管我的理智仍有许多疑问，但我无法否认这些法理的渊博与力量。它们有着完美的内在逻辑。而最重要的是，它们触及了人的良知、善良的本性。那个『真、善、忍』的标准.....我感觉那正是普世的真理，是最正确的道路。」

我深深地望着我妻子的眼睛。「我想.....或许我们已真正找到了我们所寻觅的道路了，亲爱的。」

沉默再次降临，但这次，是同心同德的沉默，是一个重大决定正逐渐成形的沉默。我们知道，光是阅读，是不足的。如果这是一条真正的道路，我们必须走上去。

「那么.....我们就从去找陈伯伯再问问开始，好吗？」庆玲问道，这个想法我们先前已讨论过。她的眼神既热切又带着几分踌躇。「他似乎知情。希望他能帮我们找到教功的人，或至少告诉我们炼法轮功的人常在哪里活动。」

那也正是我所想的。按照「真、善、忍」修养心性，可以立刻开始，努力在日常的每件事中对照自己。但五套功法，确实需要有专人指导，才可能炼得正确。「好。」我点头，感到一股清晰的决心。「明天，或尽快，我们想办法去拜访姨丈，并巧妙地与陈伯伯谈谈。我们必须非常委婉、非常小心，因为这件事似乎不简单。」

一个决定已然做出。我们 将不再止步于读书。我们将立刻开始实践所能做的一切——努力在每个念头与行为中，遵循「真、善、忍」，并主动寻找机会，在机缘允许的情况下，透过陈伯伯的帮助，学炼五套功法。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已在眼前展开，尽管仍有许多未知，我们决心一同迈出最初的几步，怀着对刚寻获的真理的信念与希望。

最初的超常体验

那场坦率的交谈与共同作出的重大决定之后，一种既振奋又带着几分庄严的感觉，笼罩了我们的旅馆房间。我们不再是单纯好奇探索的游客，而似乎已自愿地踏上了一个新的门槛，一条全然陌生却又承诺着我们内心深处所渴望之事的道路。

在等待机会能再见到陈伯伯，并希望能找到人指导我们炼功的同时，我们决定不坐以待毙。《转法轮》这本书不仅讲述法理，也对五套功法有着简要的描述。其中，第五套功法，静功打坐，对坐姿有着相当清晰的说明。

「要不.....我们试着坐坐看？」一个晚上，庆玲提议道，她的眼中闪烁着决心与好奇。「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先试着实践我们能做的。」

我点头。「嗯，试试看吧。书上说静功主要靠入静，或许我们可以从努力静坐、让脑子放空开始。」

于是，在旅馆房间宁静的空间里，我们开始了第一次按照书中指导的尝试。我努力模仿书中所描述的双盘坐姿，但我那一生只习惯坐椅子的僵硬双腿，只能让我勉强地将一只脚放到另一条大腿上，摆出单盘的姿势。疼痛与麻木感

迅速袭来。我深吸一口气，试图忽略身体的不适，专注于如书中所说的，保持心无杂念。但纷乱的念头，却如不请自来的浪潮般，一波波地涌来。这确实比我想像的要困难得多。

我瞥向庆玲。她似乎做得比我好，或许是天生的柔韧性，或许是习惯了某些东方传统的坐姿。她以单盘的姿势坐着，背脊挺直，双手结印置于小腹前，双目微闭。起初，我见她眉头微蹙，想必也正忍受着腿部的疼痛，或是在努力让心绪沉淀。

但接着，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有什么不一样了。庆玲的身体完全静止不动，呼吸均匀，但在她那闭着眼的脸上，两行清泪正悄然滑落，沿着脸颊流下。

「玲？」我轻声呼唤，心中有些担忧。「妳.....妳怎么了？腿很痛吗？」

她没有立刻回答，似乎仍沉浸在某种我无法理解的状态中。泪水依旧流淌。我不知所措，只能静静地观察，心中充满了疑问。难道是她因思索着我们刚读过的深刻法理而过于激动？抑或，这仅仅是身体在初次打坐时的反应？

许久之后，当她缓缓地睁开眼睛时，眼眶虽仍含泪，眼神却闪烁着一种惊讶、感动与几分难以言喻的超脱之感。她转头望向我，声音依旧颤抖：

「明.....我.....我刚才看到了.....」

「妳看到了什么？」我立刻问道，感觉到有不寻常的事发生了。

庆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清晰地说。「我也不确定.....当我试着按照书中说的去入静时.....突然间，我眼前不再是黑暗。我看到了.....用另一只眼睛，在这里。」她抬手指了指眉心之间。「我看到了光.....奇特而绚烂的色彩，不像我此生见过的任何颜色。」

她的声音渐渐变小，像在叙述一个难以置信的梦。「然后.....然后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非常美，无比辉煌。我看到.....看到自己在那里，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另一种形象，穿着非常华丽的服饰.....像是.....像是一位王，那个世界的主.....」

泪水再次从我妻子的眼角涌出。「我还看到了.....看到自己与许多其他人.....告别那个世界，往下走.....下到这个人世间.....似乎是立下了什么誓约，有个什么使命.....为了在此刻等待大法.....」

我静静地坐着，完全被庆玲的叙述所震惊。辉煌的世界？王与主？下世的誓约？这些事远超乎我的所有想像，但她那强烈激动的情神、那不断流下的泪水，以及眼中那份真实，让我无法不信。我忽然想起了《转法轮》中关于天目、关于生命真正来源、关于不同空间层次的段落。难道.....难道庆玲在第一次尝试打坐时，就真的开了天目？

当她有着如此奇特、超常的体验时，我，就坐在她旁边，却除了腿部的酸麻与脑中的杂念外，什么也没感觉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但与其感到失望或怀疑，庆玲的体验，反倒像对我认知的一次强力冲击。尽管我未能亲眼所见，但我妻子的故事，结合我们所读的内容与先前的种种相遇，都极大地巩固了我的信念。它让我看到，书中所写并非空洞的理论，而是真实，是透过修炼可以达到的境界。我明白了，每个人的修炼道路与状态都是不同的，重要的是自己的恒心与悟性。

「我相信妳。」我轻声说，将手放在妻子的肩上。「书中所说的.....或许全都是真的。」

庆玲点头，眼中仍带着深深的感动。那次的体验，似乎已深刻地烙印在她心中，为她带来了对此生意义的根本性理解。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尽管我在打坐时仍未有像庆玲那样特别的体验，我们俩却都开始感受到其他细微的变化。精神似乎更为爽朗，头脑异常地清晰、明亮。生活中那些琐碎的烦恼，似乎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困扰我们。有时，我会做一些奇特的梦，不甚清晰，却带来一种祥和感或某种启示。有时，对某件小事的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又会准确得令人惊讶。

这些事，让我们感到更为心安。这条路，看来确实是我们要找的路。但要继续走下去，特别是为了能正确地学炼那几套功法，肯定得找到人指导。那便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

* * *

第九章: 法理的启迪与修炼的群体

寻觅与初次的连结

在阅读并沉思了几天《转法轮》，加上庆玲所经历的那些奇特体验后，我们都感到一股非常强烈的冲动。显然，这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条道路，一份我们有幸得以遇见的指引。但正如我所说，要继续走下去，特别是为了能正确地学炼五套功法，我们必须找到人来指导。在中国，透过网路搜寻这条路，已算是行不通了。

去寻找陈伯伯——庆玲姨丈的朋友，那位在家宴上无意中提及法轮功的人——这个念头，一直在我们脑海中盘旋。尽管当时他在谈及此事时显得有些保留，但至少他知道这件事，还说有很多邻居在炼。这是我们此刻在上海所拥有的，唯一且看似最可行的线索。

「我们得想办法再见见陈伯伯，明。」一个早晨，当我们正准备离开旅馆时，庆玲对我说道。「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我打电话给阿姨，问问有没有办法请陈伯伯来家里坐坐，或者要到他的电话号码，我们好主动联系。」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合理。虽然有些不好意思再麻烦姨丈一家，但这件事很重要。庆玲随后便打电话给她阿姨。幸运的是，她阿姨并未多问，只以为我们是想为陈伯伯前几天的探望而表示感谢，便很爽快地给了我们他的电话号码。

拿到电话号码后，庆玲便直接打给了陈伯伯。她措辞非常巧妙，说我们非常感激他前几天关于健身方法的分享，还有一些事想再请教他，不知他是否方便与我们见个面。起初，透过电话，我听出陈伯伯的语气有些迟疑，想必他也猜到 we 想问什么了。但或许是庆玲语气中的真诚打动了

他。最终，陈伯伯还是同意了，约我们那天下午在他家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那地方看起来颇为隐蔽，人也不多。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和庆玲找到了那家茶馆。那是一间藏在小巷里的茶馆，环境相当安静。陈伯伯已在角落的一张桌子旁等候。他看起来依旧如前几天那样和善，但眼神中却多了几分谨慎。

几句客套的寒暄之后，庆玲便直入主题，但语气依旧非常谦和有礼。「陈伯伯，前几天您提到了您很多邻居在炼的法轮功。其实，我们也偶然有缘，读到了这个法门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并感到其中的法理无比深刻，非常有意义。我们很想再多了解一些，特别是想学炼功法，却不知从何开始，在这里也不认识任何人。」

庆玲停顿了一下，用一种期待又带着几分恳切的眼神望着陈伯伯。「我们知道这或许是个敏感的问题，但我们真的非常诚心。不知您是否能.....帮助我们？或者，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位正在修炼这个法门的人？」

陈伯伯沉默了一会儿，看看我们，又看看窗外。我能清楚地看到他脸上的犹豫。想必，在当前这种政府紧盯的环境

下，帮助陌生人去了解一个受关注的功法，并非易事。茶馆里的气氛忽然变得有些紧张。我和庆玲也屏息以待。

终于，陈伯伯轻叹一口气，然后转头望向我们，眼神中已少了最初的戒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理解，或许还有一丝同情。「真没想到两位竟与那本书有这样的缘分。」他轻声说。「是啊，真法不易得。我明白两位的诚心。」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件事.....确实有些不方便公开谈论。但既然两位有心想了解，我也不忍拒绝。其实，我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也是邻居，修炼法轮功很多年了。他为人非常好，也很有见识。或许.....我可以介绍两位给他认识。」

听到陈伯伯这么说，我和庆玲如释重负。一股巨大的喜悦与希望在心中扩散开来。

「那真是太好了！」庆玲赶忙说。「我们真不知该如何感谢您才好。」

陈伯伯摆了摆手：「没什么。能帮助有缘人找到好的东西，也是在做善事。但两位得答应我，一切务必小心谨慎。这个时势……」他话未说完，但我们都已心领神会。

之后，陈伯伯给了我们他那位朋友的地址与电话号码，他名叫刘伟，大家平时都亲切地叫他刘大哥。陈伯伯叮嘱我们最好先打电话预约，并说明是陈伯伯介绍的。他也补充说，关于具体如何学功，两位直接与刘大哥谈就好。他是位资深的修炼者，很有经验，在当前的环境下，一定会有办法以最合适、最安全的方式帮助两位。

与陈伯伯的这次会面虽然短暂，却开启了一扇至关重要的门。我们带着巨大的希望离开了茶馆。终于，在寻觅多时之后，我们或许即将能直接接触到那些真正走在法轮大法修炼之路上了。

学法、炼功与融入修炼群体

带着刘大哥的联络方式离开陈伯伯的茶馆，我们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与希望。当天下午，一回到旅馆，庆玲便打电话给刘大哥。她小心翼翼地介绍了我们，并说明是陈伯伯引荐的，表达了希望能了解法轮功与学炼功法的愿望。电话那头，刘大哥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温暖、开朗，但也带着一定的谨慎。他说很高兴有人想了解，而在庆玲重申了陈伯伯的介绍后，刘大哥便约我们隔天下午到他家见面，以便详谈。他也相当仔细地为我们指明了路线。

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找到了刘大哥给的地址。那是一间位于老旧住宅区里的小公寓，看起来毫不起眼。刘大哥，一位身形修长、面容慈祥的中年男士，带着和善的笑容为我们开门。在请我们进屋、为客人倒上水，并且或许也观察到我们并无任何不寻常之处后，他才开始变得更为开朗。

那份找到指路人的喜悦与轻松感，很快地便被刘大哥的热情与真诚所接续。在交谈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与求知欲后，刘大哥便提议会安排时间指导我们炼功。「炼功需要安静与专注。」他说，「我会 在我家单独教两位。法轮功有五套功法，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学炼完全免费，不收一分钱的。」

于是，我们的第一堂课，就在刘大哥家的小客厅里开始了。空间虽不宽敞，却非常干净与安静。刘大哥还请来了他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资深的学员，一位非常慈祥的陈大娘（我们后来也非常敬重她），一同来细心指导我们。两位轮流教导我们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的每一个动作。动作看起来舒缓、轻柔，但当我自己跟着做时，才发现一点也不简单。我僵硬的身体，很难达到他们那样的放松与柔软。特别是那些伸展的动作，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那鲜少活动的关节与肌肉的僵滞。

到了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一种站桩的功法，那真是一大挑战。仅仅是保持着「头前抱轮」的姿势几分钟，我的双臂便已痠痛不堪，全身开始颤抖。我瞥向庆玲，她似乎比我好一些，但额头也已冒出了细汗，眉头微蹙地努力坚持着。然而，刘大哥和陈大娘却依旧站得稳稳当当，面容平静，仿佛正抱着一件极其轻盈的东西。

「坚持住。」陈大娘和善地鼓励道。「刚开始谁都一样。痠痛一会儿，但过去了就会觉得非常舒服。意志力很重要。」

他们的耐心与善意，让我们无比感动。他们丝毫没有表现出不耐烦，也未曾嘲笑我们的笨拙。他们细腻地纠正每一个细微的姿势，详尽地解释每个动作的要求，反复地示范，直到我们掌握了基础。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按时到刘大哥家，与他们两位一同学习、炼功。渐渐地，我们学会了全部五套功法。第五套静功，「神通加持法」，要求双盘或单盘打坐，这对我那僵硬的双腿而言，又是另一项挑战。但回想起庆玲的体验与大家的鼓励，我也努力坚持着。尽管还无法坐得太久，也未能让脑子完全放空，我却开始感觉到炼功时，有一股暖流在体内流淌，每次炼完后都有一种奇特的舒适与清爽感。

但修炼法轮功并不仅止于炼动作。刘大哥向我们解释，核心是要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修心性，而读书、学法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下午，在相识并炼了几天功后，刘大哥邀请我们留下来用晚餐，之后再与他几位朋友一同参加小组学法。「我们通常晚上会聚在一起读书、交流体会。只是一个小组，在自己家里，比较隐蔽也安全。如果两位不介意，就留下来一起参加吧。」

这份邀请让我们感到非常珍视。我们明白，在中国目前的
环境下，邀请陌生人，而且还是外国人，到家里参加小组
学法，是他们极大的信任。

那天晚上，在刘大哥家享用了一顿清淡却温馨的素食晚餐
后，又有几位他的朋友陆续到来。小小的客厅再次被整理
得干干净净。里面已有约七、八个人，端正地坐在铺着席
子的地板上。除了刘大哥和陈大娘，还有几张新面孔。有
一位开计程车的年轻人，一位已退休的纺织厂女工，还有
一位看起来面容憔悴但眼神非常和善的男士，听说是在郊
区务农，偶尔才能进城来。房里的气氛非常温馨，也带着
几分庄重。

学法开始了。大家轮流朗读《转法轮》中的段落。声音清
晰而虔敬。尽管先前已自己读过，但在这样的氛围中，与
大家一同聆听、学习，我感觉那些法理似乎更深刻地印入
了心底。读完一讲后，大家开始分享自己的领悟、修炼中
的体会，以及他们是如何对照着法，去克服生活、工作、
家庭中的困难与矛盾。

没有激烈的辩论或华丽的辞藻。只有真诚、坦率，以及共
同精进的愿望。有人分享自己是如何在被误解时努力做到

忍，有人讲述自己是如何在遇到问题时，先试着为他人着想。他们毫不避讳地谈论自己的不足、那些不好的心，以及他们正如何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归正自己。庆玲，凭借她流利的中文与对文化的敏感，也参与分享了她对法理的初步感受，并得到了大家的共鸣与鼓励。

我静静地聆听，心中充满了感动。在这里，不分教授或工人，工程师或农民，年长或年幼。每个人都平等地，一同学习、一同帮助，为了在修炼的路上做得更好。没有任何组织形式，没有领导者，不收钱，也没有敬拜仪式。只有一本大法书和一颗想要真正修炼的心。这种纯净、善良的氛围与人们之间真诚的连结，形成了一股无形却又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与我所知晓的任何组织、宗教或团体，都截然不同。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逐渐融入了这个虽小却温暖的群体。我们不仅与他们一同学法、炼功，还听到了更多的故事，遇见了更多的人。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命运，却都怀着对「真、善、忍」共同的信念，以及一颗渴望成为更好的人、渴望回归自己本来面目的心。这次的融入，不仅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法轮功，也更加坚定了我们

对自己所选道路的决心与信念。我们感觉到，在这趟旅程上，自己绝非孤单一人。

神奇的故事与鲜活的见证

与刘大哥家那个新认识的学员小组相处的时间越长，我们便越能听到更多他们各自的故事。那些故事并非什么高深的理论或难懂的哲学，而是极其平凡的亲身经历，却又蕴含着奇特之事，是法轮大法改变人心的力量的鲜活见证。

在那些一同读书后或是一起喝茶时的亲切交谈中，大家常常会自然地谈起自己走入修炼的道路。最初，最让我这个医学教授特别注意的，正是那些关于健康改变的故事。

那位有着慈祥笑容的陈大娘，我们已见过她，从前曾因严重的心脏病与关节炎而极度痛苦，走路非常困难，几乎只能卧床。她说，医生曾告诉她，她的病只能用药物维持，生活品质日渐下降。然而，自从几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后，

不仅她的精神变得开朗，健康状况也奇迹般地好转。如今，她能走路轻快，自理一切，甚至还能帮着子女做家务。

「起初我也只是想着炼功能强身健体罢了。」她笑着说，那灿烂的笑容，完全不像一个曾身患重病的人。「但刘大哥说，要想病好，不能只炼功，还得修自己的这颗心。」她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胸口。「得把那些争斗、怨恨、胡思乱想的毛病都去掉。我努力按照书中师父的教导去做，按照『真、善、忍』生活。渐渐地，我感觉心里轻松多了，不再抱怨命运或对子女发脾气。然后，病痛就这么不知不觉地好了。」

根据我所学的医学知识，陈大娘的康复，几乎是无法解释的。但我却无法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一位充满活力、气色红润、行动敏捷的老太太。而她并非唯一的一位。那位开计程车的年轻人李先生，讲述了曾折磨他多年、吃遍各种药物都无效的慢性偏头痛，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然而，仅仅在修炼了几个月后，那些疼痛便逐渐减轻，直至完全消失。那位退休的女工洪大姐，也分享了她那长期的失眠与神经衰弱症状已不复存在，帮助她重新找回了生活的乐趣。

我聆听着，心中不免在我的医学知识与这些难以置信的现实之间挣扎。显然，这些案例已远远超出现代医学的解释范畴，因为现代医学通常只专注于物质身体。但我无法否认，从这些讲述者身上所散发出的那份健康与愉悦的精神状态。他们丝毫没有夸大或捏造的迹象。此外，他们全都强调了一个共同点：健康的改善，总是伴随着心性的提升、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生活的过程。似乎在精神状态、道德与身体健康之间，存在着一种我们科学尚未能触及的、极其紧密而深刻的连结。

然而，最令我和庆玲感动与钦佩的，还是那些关于他们的心性与生活方式上转变的分享。

有一位名叫强的男士，听说从前在社区里是个酗酒成性、时常惹事的人。他用真诚而略带腼腆的语气，讲述了自己不光彩的过去，讲述了他如何让妻儿受苦、让邻居们避之唯恐不及。「那时候我过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一有钱就喝酒，醉了就闹事。我太太为此流了多少泪，说也说不完。」他说。「幸好有人介绍我法轮功。读了《转法轮》这本书，我像清醒了过来。我明白了自己痛苦的根源，是来自于过去所造的恶业，而想要改变，就必须修正心性，做个好人。」他说，戒酒与改变脾气的过程非常艰难，但

凭借着坚持读书、炼功，并时刻提醒自己要做到真、要做到善、要做到忍，他逐渐地做到了。如今，强先生已完全戒了酒，成了一位有责任感的丈夫与父亲，与人和睦相处。看着他现在那和善的样貌、温和的谈吐，实在难以想像他从前的样子。

刘大哥也曾分享过，他从前在工作中是个非常看重名利、爱计较得失，有时甚至会用不正当手段去与同事竞争的人。

「学了大法之后，我才明白，常人一生所夺的东西，其实都只是虚幻的。」他带着几分沉思说道。「真正能带走的，是业和德。做人必须要活得真实、善良，凡事都先为别人着想。所以我改变了看法，不再去争抢，工作尽心尽力，待人也更真诚了。心里坦然了，生活也觉得轻松许多。」

庆玲极其专注地聆听着这些故事。她对我说，他们所实践的那些如真诚、善良、忍耐的道德价值，虽然与她曾研究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教诲有相似之处，但在 这里，它被体现得更为实际、具体，也更为系统。它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每个人在日常的每一个念头、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中，都努力去遵循的事。

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遇到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鲜活的证明。他们无需用任何高深的言辞来说服我们。正是他们在健康上的美好转变、在道德上的成长，以及从他们自身所散发出的那份祥和与善良，已是法轮大法神奇之处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故事与这些人，给了我们更多的力量，巩固了我们的信念，并促使我们更坚定地，在修炼的道路上迈出最初的步伐。

领悟「真、善、忍」的原则

我们所听到的那些关于健康与生活方式改变的故事，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最吸引我和庆玲，并让我们想更深入探究的，是贯穿所有这些故事的那条红线：「真、善、忍」的原则。这三个字，似乎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在他们身上所见到的、一切美好转变的真正基石。

在学法或与刘大哥及大家交谈时，我们未曾听他们对这三个字做任何高深的分析。取而代之的，是听他们讲述，在

非常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是如何努力用「真、善、忍」来对照自己的。

我们意识到，对他们而言，「真」，不仅仅是不说谎，更是要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做事坦荡，不虚伪。曾酗酒的强先生分享说，他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必须真实地面对自己的错误，不逃避，也不归咎于任何人。

「善」，从他们的讲述中，也不仅仅是做一般的善事。它是一种宽容，是总努力先为他人着想，即便自己可能会吃亏。陈大娘讲述了一次她被误发少了部分退休金的经历，她没有发怒或非要讨回不可，反而心想对方或许也正有困难，便选择了轻轻地放下。「我们修『善』的人，怎能为了一点钱去为难别人，又让自己心里不安呢？」她和蔼地笑着说。

至于「忍」，或许是我们他们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听他们提到最多的。那并非软弱的逆来顺受，而是一种令人敬佩的内在力量。我们听洪大姐讲述，当她被几位旧同事知道她炼法轮功而嘲笑时，她是如何忍受，不还口，只默默地做好自己的事。我们听刘大哥讲述，他从前在工作中面对不公之事时，是如何忍耐，不去争斗，而将其视为还业与修正

自己的机会。似乎，对他们而言，每一个矛盾、每一件不如意之事，都是一次「考验」，一个实践「忍」的机会，一个重新找回平静、并从修炼者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时机。

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在遇到问题时，总是强调「向内找」。他们不是将手指指向外面，归咎于他人，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心（如争斗心、妒嫉心、怕心.....），才会遇到这件事？」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让我们感到非常新奇，也十分佩服。这与许多人总是先从别人身上找错的习惯，截然不同。

听着那些真诚而朴实的分享，看着他们日常对待彼此与他人的方式，我和庆玲逐渐地感受到了「真、善、忍」原则的深度。它不再是陌生的词汇，而是透过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生动地展现出来。我们开始反观自身，意识到自己有多少的不足、多少自私的念头、多少已成习惯的急躁反应。

一股想要改变、想要遵循那些美好事物的冲动，开始在我们心中形成。我们明白，前方的道路，就是不断地努力去实践，去按照这三个金字生活。那才是修炼真正的核心，

是成为更好的人、回归真实本性的钥匙。「真、善、忍」的光芒，尽管仅仅透过这些初步的体验而微微显露，却也足以照亮并带给我们对所选道路更为坚定的信念。

* * *

第十章: 在红日之下 - 被掩盖的真相

最初的不安涟漪

在上海待了约莫三周，融入了刘大哥和他那些同修朋友的小群体后，我们与这些有幸相遇的善良人们，已感到更为亲近与紧密。在刘大哥家或某些其他隐蔽地点的炼功，以及晚上的学法交流，已成为我们在此地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些活动，为我们带来了心灵的祥和与巨大

的希望。然而，就在我们感到最安稳之时，最初的不安迹象，却开始悄然浮现，像在预示着某件不祥之事即将到来。

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炼功约定的变化。参加的人数，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减少。有些熟悉的面孔，连续几天都未曾出现。然后一个早晨，刘大哥打电话来，说当天的炼功暂停，或是有时得突然更换见面地点，理由也不明说，只笼统地说是「为了方便些」或「有点突发状况」。

不仅如此，一些学员同修的态度，似乎也变得比以往更为谨慎。学法后那些热烈、坦诚的交谈，如今有时会被一些略带审视的环顾四周的眼神所打断，或是在提及某些问题时，有人会忽然压低声音。刘大哥，那位总是热情坦率的退休工程师，有一次与我们私下交谈时，我留意到他会不时地望向窗外，眼中闪过一丝我从前未曾见过的忧虑。他并未直说什么，但那种姿态，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一个下午，当我和庆玲在刘大哥家附近散步时，我注意到一个穿着便衣、看起来颇为陌生的男子，一直在对街的角落徘徊。他没有做任何具体的事，只靠着墙站着，眼睛不时地朝刘大哥住的那栋住宅楼瞟去。或许只是巧合，但在

这种情况下，那个影像却让我感到些许疑虑。庆玲也察觉到了，她轻轻地握紧了我的手。

显然，有某种事情正在暗中发生，而我们尚不知情。那最初祥和、开放的氛围，似乎正被一层忧虑与谨慎的薄雾所笼罩。

一次，在刘大哥家的小组学法中（那天参加的人数也比前几次少了很多），当我们正在交流从书中领悟到的东西时，慈祥的陈大娘忽然叹了口气，像自言自语般轻声说：「这阵子的天气，好像快要变了……」

我惊讶地问：「天气吗？我看天色还很好啊，大娘？」

陈大娘只轻轻地笑了笑，那笑容带着几分不自然，没有再多做解释。坐在旁边的刘大哥轻咳一声，然后望着我们，语气沉了下来：「你们俩是外国人，又刚来，有些事可能还不知道。在这里……有些事，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做好人，有时候也不容易。你们……还是小心点好。」

刘大哥和陈大娘那充满暗示的含蓄话语，让我内心的不安更为加剧。小心什么？为什么做好人不容易？这些问题在

我脑中盘旋，但我感觉到，此刻此地，并不适合再追问。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帷幕，正遮蔽着真相，一个我们这些新朋友似乎每日都在面对，而我们却仅仅触及边缘的真相。这些不安的迹象，尽管模糊，却也足以预示着，我们的探索之旅，即将进入一个更为危险、也更具挑战的转折点。

关于镇压的低语

那些模糊的警告与日渐谨慎的氛围，让我与庆玲内心的不安不断滋长。尽管透过公园里的事件与在网路上搜寻资讯的困难，我们已模糊地感觉到法轮功的危险性与「敏感」性质，却仍未能想像出完整的画面。一个能更深入了解的机会，在一个晚上到来，当时我们再次应邀前往刘大哥家。这次，气氛有些不同。屋里只有刘大哥、陈大娘和我们。小小的房间显得比往常更为寂静，茶已沏好在桌上，却似乎谁也无心碰触。

沉默持续了片刻，然后刘大哥直视着我们。他的眼神已不再有初见时的审视，而是充满了严肃与某种沉重。他叹了一口气，仿佛刚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两位，」他开口，声音比平时更为低沉、缓慢。「这几天看两位似乎有些困惑，或许也已察觉到一些不寻常。我们把两位当作自家人，不想隐瞒，但说出这些事，又怕让两位更添忧虑。」

我和庆玲屏息聆听，知道我们即将听到的，或许会让我们已模糊知晓与感受之事，变得更为清晰。

刘大哥继续说：「正如两位已透过《转法轮》一书所知，法轮功，或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生活，对身心健康都有极大的益处。从前，在中国这里曾有近亿人学炼，比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还多。」

他停顿了一下，啜了一小口茶。「但是.....正如两位或许已从那位给你们书的同修的遭遇中，约略感觉到的，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起，一切都已彻底改变。」他的声音沉了下来，我听出其中压抑着的痛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魁是江泽民，出于个人的妒嫉，以及对法轮功发展

太快而产生的非理性恐惧，害怕人民相信『真、善、忍』胜过相信党，便不顾政治局内许多其他人的反对，下令发动了一场针对法轮功与所有学炼者的、遍及全国的、极其残酷与荒谬的镇压。」

听刘大哥如此清晰地说出，我们先前得到的那些资讯碎片开始串连起来。尽管对有镇压之事已不再全然意外，但当亲耳听到一位我们所敬重、身在其中的人，肯定地说这是一场「遍及全国的、极其残酷与荒谬的镇压」时，问题的规模，开始显现得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要宏大得多。

「那么，我们在美国网路上读到的，以及那天在公园里目睹的.....全都是真的，甚至还更严重，是吗，刘大哥？」

庆玲轻声问，她的声音无法掩饰对事件严重程度的震惊。

「我还是无法理解，他们为何要对一个平和的、只教人做好人的功法，采取如此残酷的手段？」

刘大哥摇了摇头，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哀伤。「对共产党而言，任何不在其绝对掌控之下的事物，任何对民众有巨大影响力而非源自于党的意识形态，都会被他们视为对其权力的威胁。他们无法接受人民对神佛、对『真、善、忍』

这样的普世价值有所信仰，因为那与他们无神论与斗争的本质背道而驰。」

他接着讲述了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是如何被系统性地用来抹黑、诬陷法轮功。「他们动用所有媒体渠道，从电视、广播到报纸、网路.....日夜宣扬着捏造的谎言。他们称法轮功为『邪教』，编造出各种恶劣事件，来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的仇恨，对整整一代人进行洗脑。他们甚至还在天安门广场上，导演了一出『自焚伪案』，然后嫁祸给法轮功，那是一场拙劣的戏，却欺骗了国内外许许多多的人。」

坐在旁边的陈大娘，不知何时眼眶已红，哽咽地补充道：「我们成千上万的同修兄弟姐妹，仅仅因为不愿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便被随意抓捕、遭受各种骚扰。家里被他们不分昼夜地闯入搜查，大法书籍被没收销毁，工作被开除，孩子在学校受到歧视，家人被监视、施压.....」

刘大哥和陈大娘的每一句话，尽管平静，却像一把把刀子，刺在我心上。这场迫害的规模与邪恶，远远超乎我先前的想像。这不再是「敏感」或「被刁难」的问题，而是一场有预谋、有系统、且极其残暴的信仰灭绝运动。怎么可能，

我们所认识的这些和善、好心的人们，这些只想按照「真、善、忍」做得 better 的人们，竟会被诬指为「邪教」，并遭受如此可怕的对待？

我望向庆玲，见到我妻子的脸色也已发白，眼中充满了惊骇与愤慨。我们刚寻获并珍视的那些崇高精神价值，此刻却显现为一个被国家权力刻意践踏与摧毁的目标。

「其严重程度.....真是难以想像。」我说，声音努力保持平静，却藏不住颤抖。「我们之前所知的，仅仅是极小的一部分。」

「我们明白，这对两位而言，很难接受与完全想像，特别是两位来自一个自由的环境。」刘大哥说，语气中充满了理解。「但这是过去二十多年来，在这个国家持续发生的、令人痛心的事实。这也是为何我们凡事都必须极其谨慎的原因。我们说出这些，并非要吓唬两位，而是希望两位能更清楚地了解，我们以及成千上万其他学员，每日所要面对的真实处境。」

房间再次陷入沉默，但这次，是一种因刚被揭露的残酷真相而带来的、沉重而窒息的沉默。关于镇压的真实规模、

其残暴程度，以及我们这些新朋友所要面对的危险，这些问题在我脑中盘旋。刘大哥和陈大娘刚才所说的，仅仅是一幅更大、更黑暗画卷的一部分，而我知道，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

残酷与荒谬的证据

刘大哥和陈大娘关于镇压的初步讲述，让我与庆玲震惊不已。接下来的几天，我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那些可怕的资讯。事实真能如此残酷吗？会不会是哪里有误会，或是言过其实了？我那科学的头脑仍旧试图寻找某种合理的解释，但我们所见过的那些学员们和善、真诚的面容，却又不断地浮现眼前，与他们被冠上的「邪教」标签，形成强烈的对比。

几天后，再次到刘大哥家时，他似乎看出我们仍有许多困惑，便决定谈得更深入些。这次，还多了一位我们未曾见过的中年妇女，名叫兰。兰姐的脸上带着几分沧桑，但双

眼却闪烁着一种奇特的坚定。刘大哥介绍说，兰姐曾仅仅因为不愿放弃修炼法轮功，而被关押了好几年。

兰姐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她的语气平稳，不带一丝怨恨，但每一个字，却都像刀子一样刺入听者的心。她讲述了那个夜晚，公安如何冲进她家，搜查，然后当着她那因恐惧而尖叫哭喊的幼子面前，将她带走。她讲述了在看守所，以及后来在劳教所里的岁月。

「我们不把我们当人看。」她轻声说。「他们用尽各种办法，逼我们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他们要我们写『三书』——保证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还有检举其他学员的揭发信。」

她讲述了她与其他学员所遭受的酷刑。并非笼统地说，而是那些具体到让我们不寒而栗的细节。「他们用电棍电击我们身上最敏感的地方。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走廊。他们逼我们连续几天几夜地站着或坐着，不准睡觉，只要一打盹，就是一顿毒打。有人被手铐吊起来好几个小时，直到昏死过去。还有人被他们强行灌食，用一根硬塑胶管从鼻子插进胃里，然后灌进混杂着脏水的食物，那种痛苦与伤害，真是惨绝人寰……」

听到这里，庆玲忍不住轻轻地用手捂住嘴，眼眶已湿润。我的胸口像被堵住了一样，一股愤怒与恶恶心油然而生。这不是执法者的行为，这显然是罪行。

「最痛苦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兰姐接着说，声音有些沙哑。「而是精神上的摧残。他们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那些抹黑师父、抹黑大法的宣传录影带。他们用最粗鄙的言语来辱骂、羞辱我们。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摧毁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失去信仰。」

为了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刘大哥小心翼翼地从一个上了锁的柜子里，拿出一个用几层布包裹着的薄薄文件夹。他打开来，里面是几张已泛黄的黑白照片，拍摄的是人体上因电棍造成的瘀青与灼伤。还有一份用手仔细抄写的名单，记录了本地区一些近年来被捕、被判刑或无故失踪的学员的姓名与地址。

「这只是一小部分罢了。」刘大哥说，语气中满是伤痛。「还有不知多少人，正在全国各地的监狱、劳教所里受苦。许多人已被折磨致死，或被神秘地杀害，而家人却永远无法得知真相.....」

看着那些照片、那些文字，听着兰姐那真实到令人心碎的讲述，我心中最后一丝的怀疑也烟消云散。真相以一种赤裸、残酷而又极其荒谬的方式，展现在眼前。一边，是这些只想按照「真、善、忍」的原则锻炼身体、提升道德的善良人们。另一边，是整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动用从谎言宣传到野蛮酷刑等一切最残暴的手段，来消灭他们的信仰。

这种对比，让我心如刀绞。怎么可能存在如此荒谬之事？法律在哪里？公义在哪里？人的良知又在哪里？我曾信赖的、建立在科学逻辑与社会秩序之上的世界观，似乎正在眼前崩塌。

我望向庆玲，见到我的妻子正默默地擦拭着眼泪。她脸上写满了愤慨。她出生在中国，曾为故乡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感到自豪。此刻，当她必须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时，想必她内心的痛苦与失望，远比我更为深切。

那天的谈话，在极其沉重的氛围中结束。我们带着纷乱的心绪与刚得知的沉重真相，离开了刘大哥家。我们刚寻获的、法轮功那美好的光芒，此刻却被一场迫害的恐怖阴影所笼罩。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再仅仅从旁观望了。但是，

该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我脑中盘旋，让我们感到无比为难与挣扎。

内心的挣扎与面对真相

那一夜，我和庆玲几乎无法入眠。我们回到旅馆房间，脑子里却因在刘大哥家所见所闻而沉重不堪。房间静得令人窒息，只有庆玲轻微的叹息声，与我胸中怦怦的心跳声。关于法轮功受镇压的真相，那些残酷与荒谬的证据，已让我们俩都目瞪口呆，在我们的思绪与情感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最初的震惊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惊骇。我无法理解，一个外表如此现代化的中国，有着我们所遇见的那些善良、质朴的人民，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国家机器，忍心去折磨、杀害自己那些仅仅因为有着不同信仰的和平公民。我那建立在科学逻辑与对某种社会秩序的信念之上的世界观，似乎正在崩溃。光明与黑暗，善良

与邪恶，真相与谎言.....所有这一切，都在眼前痛苦地交织在一起。

我望向庆玲。我的妻子蜷曲着双腿坐在床上，目光望向窗外的夜色。泪水已干，但那份痛苦与愤慨，仍清晰地刻印在她的眼神中。我知道她比我更痛。这是她的出生地，是她所热爱并时常讲授的文化。必须面对此地政权竟在践踏最美好的道德价值、正在摧毁最善良的人民这个事实，对她而言，必定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与失望。

「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明？」庆玲的声音在夜色中轻轻响起，微弱却充满了愤怒。「像刘大哥、陈大娘、兰姐他们.....他们只是想做好人罢了。为什么要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他们？」

我不知如何回答。在这种极致的荒谬面前，所有道理都显得苍白无力。

接着，恐惧开始渗入，占据了我的心智。我们是外国人，但我们与法轮功学员已有过密切的接触。我们学了功法，参加了学法小组，还保管着那本《转法轮》。我们会不会

被监视？我们知晓了这个真相，是否会将自己置于险境？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开始升起。

但紧接着，一股羞愧感袭来。我们才刚知道这件事几天，恐惧就已让我们不安。那么我们那些新朋友呢？他们已在这种恐惧中生活了多少年？他们必须随时面对被抓捕、被折磨、甚至丧失生命的危险。然而，他们依旧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依旧努力善良地生活，依旧帮助着他人。与他们相比，我们的恐惧，是如此渺小，甚至带着几分自私。

一场剧烈的斗争在我脑中展开。一部分的理智告诉我，必须立刻离开此地，返回美国以保安全。中国太危险了，我们不该卷入这件事。但另一部分，那份刚萌芽的、对「真、善、忍」的信念与良知，却不允许我置身事外。我们曾受他们帮助，被他们信任而分享了真相。此刻离去，无异于懦弱，辜负了他们的好意，也辜负了我们刚开始学习的那些价值。

我们该怎么办？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悄悄离开？还是留下，面对危险，并在能力范围内设法帮助他们？我们又能做什么？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外国人，没有任何权力，在这里也没有任何关系。

光明与黑暗。安全与良知。逃避与面对。这种撕扯让我的脑子一片混乱。这已不再是一趟普通的文化探索之旅了。我们已被卷入了一场善与恶、正义与权力之邪恶的激烈对决之中。而我们，必须做出选择。真相已被揭开，而现在，我们必须去面对它，面对自己的内心，来决定接下来要走的路。

* * *

第十一章: 风暴夜中的泪水 - 一个家庭的悲剧

风暴前夕，宁静的小家庭

在更清楚地了解了那场镇压的残酷真相后，震惊之余，我和庆玲的心情都无比沉重。我们暂时减少了参加小组学法的次数，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更多时间思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看似日益紧张的局势中，避免给大伙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然而，有一个家庭，我们依旧保持着相当频

繁的联系，一部分是出于真诚的喜爱，一部分则是因为他们的小女儿非常黏庆玲。那就是康裕兄和陈梅姐一家。

我们是在刘大哥家的初次学法时认识他们的。康裕兄约莫三十岁，是位手艺精湛的木匠，身形结实，说话质朴，但眼神中总闪烁着真诚。他的妻子陈梅姐，曾是小学老师，但现已离职（我猜想或许也与修炼有关），面容非常温和，声音轻柔。他们有一个名叫小莲的小女儿，约莫三岁，胖嘟嘟的，有着一双圆溜溜、乌黑的大眼睛，非常可爱。

他们的小家庭，住在城市边缘一间简朴的公寓里，称不上富裕，却总是充满了笑声与温暖的气氛。康裕兄和梅姐都是非常精进的法轮功修炼者。对「真、善、忍」的信念，清晰地体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中。他们生活简朴，与邻里和睦相处，只要力所能及，总乐于助人。

我们曾数次应邀到他们家吃晚饭。那只是几道家常小菜与豆腐的简单饭食，但气氛却无比温馨。康裕兄常会讲些工作中的趣事，梅姐则温柔地照顾着女儿，而小莲则叽叽喳喳地说着话，时不时地跑过来扑进庆玲怀里，要她讲故事。

看着他们，我感受到一种非常质朴、真实的幸福，一种从那些努力过好生活的人们心灵深处所散发出的祥和。

小莲特别喜欢庆玲。或许是因为庆玲也非常喜爱孩子，总能耐心地陪她玩耍、为她读故事。每次我们到访，小莲都会高兴地叫起来，跑过来抱住庆玲的腿，要「玲阿姨」抱。那女孩天真烂漫的样子，像是在我们所感受到的、那日益压抑的氛围中的一抹温暖亮色。

因为，与这个小家庭的宁静并存的，是我们深知的，那场镇压的阴影正日益逼近。透过其他学员不完整的讲述，透过我们努力翻墙所读到的零星资讯，我们知道许多地方的局势正变得非常紧张。有新的抓捕行动，骚扰修炼者的事件也更为频繁。即便是在上海这里，尽管比听说的某些地方看似平静，但忧虑的气氛仍在暗中蔓延。

每当无意中谈及大环境时，我们都能从康裕兄和梅姐的眼中，看到一闪而过的忧虑。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与其他同修所面临的危险。但与其害怕或逃避，他们反而表现得对自己的信仰更为坚定。他们依旧在家里静静地读书、炼功，依旧用善良的道理教导着女儿。

「我们没做错任何事。」一次私下交谈中，康裕兄对我说道，语气低沉却非常果决。「我们只是想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大法给了我们家这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怎能仅仅因为一些诬陷与威胁就放弃？」

他们的那份坚定，让我们既钦佩又担忧。这份脆弱的平静，还能持续多久？这个幸福的小家庭，能否在这场日益逼近的风暴中站稳脚跟？看着小莲天真的笑容、梅姐温和的眼神，以及康裕兄那刚毅的神情，我心中升起一种难以言喻的不祥预感。我只能暗自祈祷他们平安，尽管理智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祈祷似乎是如此的渺茫。

午夜的残酷突袭

我对康裕兄一家那不祥的预感，竟以一种远比我所能想像的，更为突然与残酷的方式，可怕地应验了。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或许是关于那场镇压、关于学员们所面临的危险的思绪，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上海的夏夜相当闷热，尽管旅馆房间里有空调，我仍感到窒息。凌晨一点多，实在无法忍受，我悄悄地走到阳台上，想呼吸点夜里的空气，让自己舒缓些。我们住的旅馆虽离康裕兄家的小区不很近，也有几百米的距离，但从这高楼的阳台上，我仍能俯瞰到那一带的部分景象。

正当我望向远方，努力驱散那些沉重的念头时，我忽然被康裕兄家公寓那在深夜中异常亮起的灯光吓了一跳。紧接着，尽管距离遥远，声音也被削弱了许多，我仍模糊地感觉到一些剧烈、不寻常的声响传来——像是撞门的声音、不甚清晰的喊叫声，以及在明亮的窗户内，晃动混乱的人影。我的心像被揪紧了。一股寒意沿着脊椎窜升。我急忙转身叫醒庆玲，她此刻也已被我的动静惊醒。「玲，出事了！好像……好像是康裕兄家！」

没有丝毫犹豫，我们急忙披上外衣，悄悄地离开旅馆，快步奔向康裕兄住的小区。我们不敢靠得太近，只敢躲在住宅楼入口处一棵大树后，从那里，可以看见几十米外康裕兄的公寓。

在昏黄的路灯下，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如遭雷击。康裕兄家那小公寓的门已被撞开，连门轴都脱落了。几名穿着公安制服的男子和一些看起来非常凶恶的便衣，正堵在门口。公寓内灯火通明，斥骂声与小莲凄厉的哭声不断传来。

接着，我们看到他们将康裕兄拖了出来。他只穿着单薄的睡衣，双手被反扭在背后，脸上似乎有瘀伤。他奋力挣扎，望向公寓的眼神充满了痛苦与无助。紧接着，陈梅姐也被两名便衣女子拖了出来，她头发散乱，面容失神，她试图呼喊女儿的名字，却被其中一人捂住了嘴。

「快走！上车！」一名穿制服的大声喝道，将康裕兄和梅姐推向附近一辆没有牌照的封闭式小货车。

康裕兄奋力回头，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打倒迫害！」

立刻，一名公安用枪托猛击他的腹部，让他痛得弯下了腰。他们粗暴地将夫妻俩推进车厢，然后「砰」地一声关上车门。车子呼啸着，在黑夜中疾驰而去，留下一片空荡，与那从已成废墟的公寓里，依旧传来的小莲撕心裂肺的哭声。

剩下的人在屋里又搜查了一会儿。我们看到他们搬出几箱东西，大概是大法书籍和相关资料，然后扔上另一辆车。在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后，他们也迅速上车离去，只留下一扇破碎的门、依旧亮着的灯光，以及一个无助孩子的哭声。

整个过程，发生在不到半小时之内，迅速而残酷，如同一场噩梦。周围，其他的公寓依旧门窗紧闭，没有一个人敢探出头来观看。或许他们对这种景象早已司空见惯，又或许是恐惧让他们不敢有任何反应。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小区，冰冷而骇人。

我和庆玲像被钉在树后，全身颤抖。并非因为深夜的寒冷，而是因为胸中那股正在沸腾的惊骇与愤怒。我们亲眼目睹了所谓「人民政府」的残暴与非人道。他们竟敢在午夜闯入民宅，破门、殴打、像抓捕牲畜一样抓人，将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遗弃在极度的惊恐之中。

我的心因无力感而绞痛。我们无法做任何事来帮助他们。我们只是软弱的旁观者，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却无能为力。对这个政权的愤慨，让我几近窒息。而对康裕兄、

梅姐，特别是小莲命运的担忧，则像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他们会遭遇什么？而那个可怜的孩子，此刻独自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又会怎么样？那女孩的哭声，像一把把刀子，不断地割着我们的心，萦绕不散，令人痛苦不已。

噩耗接踵而至－父母音讯全无

在目睹了康裕兄一家被抓走的那个恐怖夜晚之后，忧虑与不安沉重地压在我们，以及我们所认识的其他学员同修的心头。当时最迫切的事，就是必须查明康裕兄与陈梅姐被他们带去了何处，以及他们的状况如何。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寻找资讯，无异于大海捞针，且极其危险。公安派出所、看守所，从来不会告知家属任何讯息，特别是那些被视为与法轮功有关的案件。任何的询问，都可能引来怀疑，招致更多麻烦。

刘大哥和几位年长、更有经验的学员，试图透过一些非官方的管道，极其隐蔽与谨慎地打探消息。他们请在基层政府机关工作的朋友帮忙，或是询问邻近地区的学员是否知道什么。每一天，都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我们轮流去照顾小莲。那女孩暂时由一户善良但同样非常害怕的邻居白天照看着。我们努力地安慰她、陪她玩，但小莲那茫然、恐惧的眼神，以及她天真地问着「爸爸妈妈去哪儿了？」的声音，都更让我们心如刀割。

在那可怕的夜晚过去约一周后，第一个噩耗传来了。刘大哥来找我们时，面容失神，双眼因失眠与忧愁而布满血丝。他从看守所里一个可靠的来源（或许是某位不忍其残酷而偷偷传出消息的有良知者）那里得知，康裕兄.....已经不在了。

「他们说.....他们说阿裕是在他们问话时『猝死』的。」刘大哥的声音沙哑、哽咽。「但报信的人说，前几天，他因为不肯认罪、不肯写『三书』，而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折磨。他始终坚持说，法轮大法好。」

我的心跳仿佛停止了。康裕，那个我们刚认识不久、质朴而健壮の木匠，竟在被关押仅仅一周后就「猝死」？这太荒谬了。

但更恐怖的事还在后头。刘大哥压低了声音，几乎是耳语，眼神中流露出难以言喻的愤慨与厌恶。「那人还说.....在死前，阿裕和另外几个人，被他们带去做了一次非常仔细的『健康检查』，但却是在一个不像普通医院的地方。然后.....尸体很快就被送回来，不让家人仔细看，只见到肚子上有几道很奇怪的缝合痕迹.....他们怀疑是.....」

刘大哥没有说完，但我和庆玲立刻就明白了。那关于从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的恐怖疑云——一种我们曾有所耳闻却从未敢相信其真实存在的反人类罪行——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更骇人地浮现。他们杀害了康裕兄，不仅仅只是因为他的信仰，还可能为了他那些健康的内脏器官。

一股恶心与冰冷的感觉传遍我全身。这个政权的残暴，已远远超乎了人类想像的极限。这不再是普通的政治或宗教镇压，这是对人性的摧毁，是最野蛮的罪行。庆玲瘫坐在

椅子上，双手捂脸，失声痛哭。她无法承受这过于残酷的现实。

失去同修的悲痛尚未平复，几周后，又传来了关于陈梅姐的消息。透过一位有良知的律师（尽管他不敢公开承办法轮功的案子，却仍暗中帮忙打探消息），我们得知梅姐已被判处八年徒刑，罪名是凭空捏造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在经过草率、迅速的一审判决后，她立刻被他们转移到某个偏远山区省份的女子监狱。从那以后，关于她的一切音讯，便再也没有了。家人不准探视，信件也被拦截。她仿佛已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生死未卜。

噩耗接踵而至。短短时间内，一个幸福的家庭已然支离破碎。丈夫被折磨致死，还被怀疑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妻子被囚禁，音讯全无，不知何日才能归来。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女儿，在充满冤屈的人世间孤苦无依。康裕兄与陈梅姐一家的悲剧，像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赤裸裸地揭示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其邪恶与非人道的本质。它不再是听来的故事或报纸上的数字，而是活生生的痛苦，是我们所熟识、所敬爱的、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泪水与鲜血。这个真相，在我们心中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同时

也提出了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该为小莲，那个可怜的孤儿，做些什么？

无助的孩子与发自内心的决定

在确认了关于康裕兄与陈梅姐命运的那些令人心碎的消息后，一个锥心的问题，便悬浮在空气中：谁来照顾小莲？这个年仅三岁的孩子，在一个再残酷不过的处境中同时失去了双亲，成了一个在风暴中孤苦无依的弱小生命。

那户善良的邻居，尽管非常疼爱这女孩，但显然他们无法长期收养小莲。那夜目睹残酷抓捕的恐惧，仍旧萦绕在他们心头。他们生活在惴惴不安中，害怕因帮助了被视为「法轮功份子」的孩子而受到牵连。在一次与刘大哥的谈话中，他们表达了为难与担忧，暗示着或许得将小莲送往孤儿院，或寻找其他亲属——这些选择，谁都知道，对于像小莲这样的孩子，其未来是何等的渺茫与充满风险。

每当我与庆玲去探望小莲，我们的心都像被揪紧了一样。她已不再是从前那个活泼好动的小莲。如今，她常常蜷缩在屋角，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总是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与迷茫，凝视着一片虚空。她少言寡语，鲜少展露笑容，有时会在睡梦中惊呼「爸爸！妈妈！」，然后惊醒，谁也哄不住地大哭起来。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被卷入这场残酷迫害的漩涡，仅仅因为父母的信仰而失去了一切，这景象，在我们心中划下了一道无法言喻的痛苦与愤怒。

我们无法置之不理。我们正努力学习的「善」的原则，以及最基本的人性，都不允许我们对小莲如此悲惨的境遇视若无睹。将她送往孤儿院，那个她可能会受到歧视、虐待的地方，是我们绝不能接受的。

然而，决定伸出援手，却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我们是外国人，在如此敏感的情况下，突然收养一个没有合法证件的中国孩子，无异于将自己置于当局的监视之下。我们可能会被怀疑、被跟踪，甚至被逮捕或驱逐出境。自身的安全、返回美国的计划，所有的一切，都可能受到严重威胁。那份恐惧是真实的，它渗透到每一个念头中，让我们感到犹豫与挣扎。

那天晚上，离开小莲暂住的邻居家后，我们的心情无比沉重。我们默默地走回旅馆，各自怀着心事，却都围绕着同一个难题。回到房间，我们相对而坐了很久，谁也没有说话，只有轻微的叹息声。

忽然，庆玲抬起头，直视我的双眼。我妻子的眼神中，不再有常见的犹豫，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凡的坚定，一种似乎发自内心深处的果决。

「明，」她说，声音颤抖却非常清晰有力。「我仔细想过了。我.....我不能丢下那孩子不管。看她那样，我的心好痛。我们必须为她做点什么。无论有多危险，我也不能让小莲独自一人，去面对那渺茫的未来。」

庆玲的话，像一道电流穿过我的身体。那并非在征询意见，而是一个肯定的宣告，一个源自于深刻的善念、源自于或许是她透过大法所感悟到的慈悲，以及在面对小莲的痛苦时，良知所驱使的决定。我内心的挣扎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赞同，以及对我妻子那份胸怀的钦佩。

「我懂。」我回答，语气也充满了情感，伸手紧紧握住她的手。「妳的决定非常正确。我们一起来做。我们去接小莲回来，照顾她，保护她。」

最终的决定已然做出，并非基于对自身安危的利弊权衡，而是出于内心强烈的驱动，出于同情心，以及我们正学习的、对「真、善、忍」价值的信念。尽管知道前方的道路充满艰辛，危险随时环伺，但当我望着庆玲那坚定的眼神时，我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心。

隔天，我们便将决定告知了刘大哥和那户邻居。起初，他们有些惊讶，也不免为我们这两个外国人的安全担忧，但随后，他们也为我们的善心所感动并表示理解。在他们隐密的帮助下，我们准备好一切所需，准备将小莲接到我们的旅馆房间。

当我们抵达时，小莲依旧蜷缩在屋角，眼神中充满了恐惧。正是庆玲，轻柔地走上前，蹲下身与她平视，温柔地微笑着，张开了双臂。「小莲乖，来阿姨这里。」庆玲的声音温暖而柔和。

那女孩茫然地看了庆玲几秒钟，然后，像感受到了我妻子身上散发出的那份安全感与真挚的爱，小莲怯生生地站起来，迈着小小的步伐，走向庆玲，依偎进她的怀里。在庆玲紧紧抱住小莲，用手轻抚她那凌乱的头发、安抚她那颤抖的小小背脊的那一刻，我看见庆玲的脸上，闪耀着一种圣洁的美，一种浩瀚的慈悲与一股非凡的力量。

看着那幅景象，一幅我永生难忘的景象，我明白，我们的人生，已真正地翻开了全新的一页。那原以为简单，预计在八月底结束的三个月暑期之旅，如今已拖延至近十月底。起初我们决定多留些时日，只为更深入地了解这条修炼之路，但现在，随着小莲的出现，这个决定，注定会将我们在这片动荡的土地上，留得更久，不知何时方休。我们不再只是游客。我们成了非自愿的父母，肩上扛起了庇护、保护一个刚从悲惨境遇中脱离的弱小生命的神圣责任。这个发自内心的决定，源于庆玲的善良与勇气，并由我们两人同心协力去实践，正是我们在逆境中，对「真、善、忍」最深刻、最真实的实践课。而它，也正式将我们带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一段充满危险却又意义非凡的旅程：在这场迫害的风暴中，为我们三个人，寻找一条生路。

第十二章: 穿越黑夜 - 面对与逃离

制定计划与开始逃亡之旅

庆玲将小莲拥入怀中的那一刻，也正是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在上海这份相对的安全感，已不复存在。我们收养了小莲，这个父母刚被抓捕、一人已故、一人失踪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这件事，必定瞒不过安全部门的眼睛。尽管他们尚未立即采取行动，但我有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自从接回小莲后，我们的一举一动，或许已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在这家旅馆再多待一天，都已是极度危险，不仅对我们，也对小莲，以及像刘大哥那样曾帮助过我们的人。

那一夜，在小莲因疲惫而在庆玲怀中沉沉睡去后，我们在旅馆房间里坐下，低声商讨着计划。情势非常紧急。

「我们必须立刻离开，今晚，最迟明天凌晨。」我说，尽管心跳剧烈，却仍努力保持语气平静。「待在这里，无异于坐等他们来抓。」

庆玲点头同意，脸色苍白，但眼神却非常坚定。「现在去哪儿，明？」

「只有一个选择。」我回答。「我们必须设法到达美国领事馆。幸运的是，上海就有领事馆。那将是我们眼前的目标。」

庆玲在得知不必立刻远距离转移后，似乎稍稍松了口气，但随即又忧心忡忡：「可是，我们要如何安全地到达那里呢？从这里到领事馆区也不近，而且如果他们真的已经盯上我们了……」

是的，尽管目标同在一个城市，但带着没有合法证件的小莲移动，一旦被盘查，仍旧非常危险。「我们还是必须极其小心。」我说。「或许我们不会直接去领事馆，而是先找另一个临时的、非常隐蔽的住处，在城市的另一个区，以便观察情况，寻找合适的时机。我们必须乘坐那些最少受到盘查的交通工具，或许是短途的计程车，或是绕道的公车，尽量避开那些公安密集的市中心区域。」

初步的计划拟定出来了：在今夜或明晨，离开这家旅馆。寻找一个新的、更隐蔽的临时住处，可能在上海的某个郊区。从那里，我们将设法以最安全的方式，联系或探查前往美国领事馆的路线，同时尽力不引起任何额外的注意。

在离开前，我试图用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简单加密讯息（只用暗示性词语，不直说），极其谨慎地再联系一次刘大哥，告知他我们的状况与计划，同时也请他如果可能，通知其他地方的学员网路，以便在情况恶化、我们被迫离开上海时，能提供必要的协助。我们知道，这对刘大哥而言是个充满风险的请求，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别无他法。

准备工作在黑暗中迅速而悄然地进行。我们只将最必需的物品打包进两个小背包里：几件换洗衣物、剩下不多的现

金、我们的身份证件，当然，还有那本我们随身携带的、没有封面的《转法轮》。庆玲另外准备了一些奶粉、饼干和几件我们前几天匆匆为小莲买的小衣服。

小莲依旧沉睡着，或许这孩子经历了那些恐怖事件后，已太过疲惫。庆玲轻柔地将她抱起，用一条大毛巾紧紧地裹住。我们关上灯，最后一次锁上旅馆房门，然后在夜幕的掩护下，悄悄地离去。

上海的夜间街道仍有些许灯火，但小巷里却一片寂静。每一个突如其来的声响，都让我们心头一惊。我总有种被人跟踪的不安感，尽管努力不表露出来。我们步行了相当长一段路，来到城市边缘的一个公车站，那里有开往市区各远郊的长途班车。

幸运的是，有一班夜间公车正准备发车，开往我们锁定为临时藏身处的那个郊区。我们买了票，尽力维持着最正常的表情，然后迅速上车，选了最后排、隐藏在暗处的两个座位。庆玲将小莲紧紧地抱在怀里，轻声哼唱着熟悉的摇篮曲，好让孩子继续安睡。

当那辆公车缓缓地驶离这个繁华却又充满危机的市中心区域时，我才稍稍松了口气，但也只是暂时的。望向窗外，浓重的夜色，正如等待着我们的、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三个人的危险逃亡之旅，尽管仅仅是在这座城市范围内的起步，却也已然开始。我们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也不知道是否能安全地抵达领事馆。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小莲，并相信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大法与那些善良人们的帮助。

危险中的善良之网

在这座广阔的上海城中，我们三人寻找新安全庇护所的旅程，是一段充满紧张与疲惫的日子。在搭乘夜间巴士逃往郊区后，我们必须不断地转移，避免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要找到一家隐蔽、对证件要求不严格，又能确保小莲安全的旅店，绝非易事。每当经过有公安巡逻的区域，哪怕只是普通的交通检查，我的心都会怦怦直跳。我和庆玲必须尽力保持最平静的表情，庆玲常常将睡着或假装睡着的小

莲紧紧抱在怀里，希望一个孩子的存在，能让他们减少注意。

食物，主要是在便利商店或路边小餐馆匆匆买来的。小莲，尽管年幼，似乎也感受到了那份不寻常与紧张的气氛。她比平时乖巧了许多，很少哭闹，只是静静地依偎在庆玲怀里，偶尔茫然地望着窗外掠过的陌生街景。看着她这样，我们心中那份必须尽快找到安全解决方案的决心，便愈发坚定。

在那些最初的艰难日子里，在某些看似全然孤立无援的时刻，我们没想到，自己透过加密讯息发给刘大哥的求助，竟真的起了作用。一个由善意与互助构成的无形网路，一个因对「真、善、忍」的共同信仰而连结的网路，已在上海这里，悄然运作起来，帮助着我们。

当我们在另一个区辛苦地寻找临时住处，经过一整天的兜转而开始感到有些绝望时，在一个冷清的公车站，一位面容慈祥的中年妇女，忽然向我们走来。她没有多说什么，只递给庆玲一张写有地址的小纸条，轻声说：「请问你们是刘大哥的朋友吗？跟我来。」

尽管起初因不知虚实而有些犹豫，但看着她那真诚的眼神与平静的态度，我们决定信任她。她带我们到了一间位于相当安静的小巷深处的小公寓，远离了主要干道。那是她的家。那一夜，在连续几天的奔波后，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温暖的睡觉之处、一顿热腾腾的饭菜，以及暂时的安全感。她没有多问我们的处境，只是默默地提供帮助。她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干粮带着，给了小莲几块甜饼，并叮嘱我们如果隔天要继续移动，该走哪些路线，以避免检查站或那些便衣警察较多的区域。

「两位就在这里安心休息一两天。这地方暂时安全。」在让我们休息前，她说。「我们很多人，也都经历过困难的处境。能帮就帮罢了。就信师父，信大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那样的帮助，不仅仅只有一次。在接下来于上海的日子里，当我们为了安全而必须数次更换住处时，我们又从刘大哥网路中的其他人那里，得到了类似的援助。有时，是一位年轻人，在事先约好的地点接我们，带我们回他家借宿一晚。有时，是一对年长的夫妇，指引我们去一家他们知道老板是好人、不会多问证件的小旅店。还有一次，一位学

员开着私家车，载着我们三人穿过几个我们不熟悉路况的区域，帮助我们避开了可能有危险的地方。

每一次得到那样的帮助，我们心中都涌起一股深深的感激。我们知道，这些人，这些就在上海市中心、朴实无华的法轮功学员们，正为了帮助我们——这些他们仅透过介绍而认识的人——而将自己与家人置于不小的危险之中。他们这么做，并非为了任何个人利益，而仅仅是出于善念、同修之情，以及对自己所做之事正确性的信念。他们那份勇敢、平静与无私，散发出一股非凡的精神力量，与这个政权所极力散播的残暴与恐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有时我们也从上海的普通市民那里，得到意想不到的帮助，那些人或许不知道或不甚了解法轮功，但良知与善意依旧驱使着他们行动。一次，当我们在路边一家小餐馆里疲惫地休息时，老板娘见小莲看似疲倦，便默默地端来一碗热粥，没有收钱。另一次，一位计程车司机，见我们看似无助又带着小孩，便没有绕路，还指点我们如何能最快、最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那些微小的善举，无论来自何人，都像温暖的火焰，在这些充满忧虑的日子里温暖着我们，让我们更相信人性的美

好本质，相信即便在最黑暗的处境中，善的光芒也总会存在并默默地传播着。那张无形的善良之网，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支柱，给了我们更多的力量与希望，去继续那段寻找通往领事馆之路的旅程，朝着自由与正义的光明而去。

落网 – 王明被捕

凭借着那张善良之网，以及上海同修与善良市民们的勇气，我们度过了许多在恐惧中躲藏与奔波的日子。在离开旧旅馆后将近两周的时间里，我们在这座广阔的城市中不断地更换临时住处，并设法以最隐蔽的方式移动，最终，我们感觉已非常接近目标：美国领事馆。

根据我们查到的资讯，领事馆位于一个相当中心的区域。我们已计画好，先在领事馆附近找一家咖啡馆或某个公共场所，从那里观察情况，再寻找合适的时机走进去。对于安全与一条出路的希望，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地燃起。

那天下午，我们刚从一辆计程车上下来，地点是在一条离美国领事馆约几百米远的街道上。我们刻意在一定距离外下车，以避免引起直接的注意。这条街相当繁忙，有许多商店和办公室。庆玲正安抚着小莲，那孩子在城里奔波了一段路后，似乎有些疲倦了。我正努力保持镇定，观察四周，想在更接近领事馆前，先找个地方暂时歇脚。

就在此刻，我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几个穿着便衣的男子，从我们下车起似乎就已在附近徘徊，忽然间，开始有目的地向我们靠近。我的心怦怦直跳。直觉告诉我，大事不妙。

「检查身份证件。」其中一人说，语气冰冷，他迅速地亮了一下公安证件，随即收起。他的目光扫过我们，在庆玲怀中正揉着眼睛的小莲身上，停留了许久。

我努力保持镇定，拿出自己和庆玲的护照。尽管已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又恰好在这个时刻，仍让我震惊不已。

「这孩子是你们的吗？」另一名男子问道，指着小莲。

「是的，是我们的女儿。」我回答，尽力表现得自然，尽管心里清楚他们早已知道一切。

「她的证件呢？」最初那名警察接着问，语气依旧平稳，但眼神已变得更为锐利，仿佛他确信我们没有。

这正是我们最担心的。我们没有任何能证明小莲是我们孩子的证件。我正打算随口解释，说我们正在为孩子补办遗失的证件……但我知道，那样的解释全然无用。他们已监视了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谁，而且他们选择了这个时机，在我们即将到达可以寻求保护的地方时，下手。

没等我说完，其中一人便打了个手势。立刻，又有几个人从附近街角冲了过来，迅速将我们包围。气氛瞬间变得紧张到极点。完了。他们一直等到此刻。

「你们两个，跟我们回局里一趟。」带头的说，语气已变得强硬。「有些问题需要弄清楚。」

「我们没做错什么！」庆玲惊慌地说，将小莲抱得更紧。「我们是美国公民……」

「安静！跟我们走！」另一名男子喝斥道，粗暴地推开庆玲的手。

他们上前来，试图抓住我。出于本能反应，我向后退了一步，举手护住庆玲和小莲。「你们想干什么？我们有权联系领事馆！领事馆就在这附近！」我努力大声说，希望能引起街上行人的注意。

但这个举动，似乎只让他们更为恼怒，必须更快地行动。两名身强力壮的男子立刻扑了上来，将我的手臂反扭到背后。我奋力挣扎，却无法抵抗。一副冰冷的手铐，紧紧地锁住了我的手腕。

「明！明！」庆玲尖叫起来，试图冲过来拉住我，却被另一名男子挡住。小莲看到这一幕，吓得失声痛哭，那哭声在熙攘的街头，显得撕心裂肺。

「放开他！你们在干什么？」庆玲绝望地哭喊着，泪如雨下。

我被他们粗暴地拖向停在附近街角的一辆无牌照小车，想必是早已等候在那里。我奋力回头，想再看庆玲和小莲最

后一眼。母女俩在便衣的包围与开始聚集的好奇人群中，相拥痛哭的景象，像一把刀刺入我的心脏。极度的痛苦、无助与担忧，侵袭了我。我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没有我，庆玲和小莲在这座城市里该如何是好？

我被猛力推进车厢。车门「砰」地一声关上，将我锁在黑暗与恐惧之中。车子疾驰而去，将小莲的哭声与庆玲绝望的身影抛在身后，那将是在接下来的黑暗岁月里，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的一幕。包围圈，就在我们即将触及希望的那一刻，收紧了。我已落网。

在黑暗牢房中的岁月

我被带到一个他们称为「拘留审查中心」的地方。实际上，那是一座位于上海某处的看守所，一个阴冷、潮湿，且时刻笼罩着窒息与恐惧氛围的地方。经过了按指纹、拍照和没收所有个人物品等草率的程序后（幸好那本《转法轮》当时在庆玲的背包里，否则恐怕也早被他们拿走了），我

被推进一间拥挤、恶臭的牢房，与将近二十个其他人关在一起。

这里的生活条件，可以说恶劣到难以想像。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浓重的汗臭、霉味，以及来自房角那个露天厕所的难闻气味。我们得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挤着睡，每人只有一张破旧的草席。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那盏永不熄灭的昏黄灯泡，让日与夜混淆不清。食物也只是少得可怜的牢饭，通常是干硬的白饭配上些许烂菜叶和几片豆腐，从来不足以缓解那持续不断的饥饿感。

但肉体上的不适，与我所要承受的精神压力及无休止的审问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几乎每一天，通常是在最刁钻的时刻，如三更半夜或天刚破晓，我就会被他们从牢房里拖出去，带到一间狭小、阴冷的审讯室。在那里，在直射脸庞的刺眼灯光下，我必须面对几个轮番盘问的公安。

他们完全不相信我所解释的，说我们只是来中国旅游的游客，收养小莲是出于同情心。他们一口咬定我是美国间谍，利用旅游来搜集情报，并与「邪教组织」法轮功勾结，意图颠覆中国政权。他们还刻意歪曲事实，说我绑架小莲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快招！你受谁指使？你们在这里的网路有哪些人？」他们拍着桌子，大声咆哮，语气充满威胁。「你以为有美国国籍就了不起吗？这里是中国的地盘！要是不老实交代，就让你坐穿牢底！」

他们用尽各种方法来施加心理压力。有时是恐吓，说他们知道庆玲和小莲在哪里，如果我不合作，她们母女俩就会有危险。有时又假惺惺地放软姿态，承诺如果我肯「立功赎罪」，也就是承认那些捏造的罪名，并供出曾帮助过我们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字，就能得到宽大处理，早日获释。

为了增加压力，他们还动用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虽然不像兰姐所描述的那样残酷（或许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还有些顾忌），但也足以让人精神崩溃。在那些无休止的审问中，我经常被罚以非常难受的姿势站着或坐着好几个小时。他们故意不让我睡足，每隔几小时就把我叫醒问话，或在牢房里刻意制造巨大的噪音。有一次，因为我坚决不肯承认他们强加的那些荒谬罪名，一名审讯员恼羞成怒，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并将我一脚踹倒在地。

他们还逼我看那些极其粗制滥造、充满诬陷与抹黑法轮功及师父的宣传录影带。他们拿给我一些印好的资料，强迫我阅读那些诽谤大法的文章。那确实是一种精神上的酷刑，企图动摇我刚建立起来的信念。

在那些漫长、黑暗、有时近乎绝望的日子里——我估计自己被关在这里约一个半月，或许将近两个月——当对庆玲和小莲的担忧，以及身心双重的折磨，似乎快要将我击垮时，正是我在牢房里所见所思的一切，成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柱。

在我的牢房里，还有几位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捕的狱友。他们不常谈论自己的处境，但从他们轻柔的话语、平和的举止，以及在面对严酷环境时那份奇特的平静态度中，我认出了他们。我看到他们在狱警最不注意的时候，静静地盘腿打坐，哪怕只有短短几分钟。我听到他们在自以为无人听见时，低声背诵着《洪吟》里的诗句。

我还目睹他们被拖去审问，回来时身上带着新的伤痕，但眼神中依旧闪烁着非凡的坚定，没有一丝怨恨或恐惧。有一位年长的农民伯伯，被他们打得走路都非常困难，但当另一位狱友生病时，他还是努力将自己那份少得可怜的饭

菜让给对方。他们在如此极端的困境中所展现出的那份超凡的善良与忍耐，深深地触动了我。

正是那些景象，加上我不断在脑中默念着在《转法轮》中所学到的法理，特别是「真、善、忍」的原则，帮助我守住了理智与信念。我开始明白，他们为何能如此坚强。因为他们已找到了真理，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他们知道，这些苦难只是暂时的，是锤炼自我、消除业力、回归善良本性的机会。

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在对待最善良的公民时所展现出的那份残暴、荒谬的本质，已消除了我心中对刘大哥、陈大娘和兰姐所言的最后一丝怀疑。我清楚地意识到，这并非一场政府与某个「迷信」团体之间的斗争，而是一场善与恶、正与邪之间真正的较量。而我知道，自己必须站在哪一边。

将近两个月的黑暗牢狱生活，并未将我击垮。相反地，它像一个试炼的熔炉，让我的对法轮大法的信念，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尽管身体疲惫、饥渴，并面对着未知的未来，但我心中却有着一种奇特的清明与坚定。我不知道何时才能离开这个地方，但我确信一件事，我绝不会向邪恶屈服，绝不会放弃我幸运寻获的这条真正修炼之路。

外交干预与惊险的逃脱

十二月初，上海的天气也开始转凉。在潮湿的牢房里，我已逐渐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只能紧紧抓住心中的信念与默念的法理，来抵抗那严酷的环境与渗入骨髓的寒冷。我不知道庆玲和小莲现在如何，妻女是否安全，在这座广阔的城市里是否有人帮助她们。那份忧虑，有时比那些毒打或审问，更让我备受煎熬。

然后，一个寒冷的早晨，当我正努力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盘腿打坐时，牢房的门忽然开了。一名狱警点了我的名，语气粗暴：「王明！出来！」

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又是一场审问吗？还是他们打算将我转移到别处？我蹒跚地站起身，因饥饿、失眠与寒冷而疲惫不堪的身体，默默地跟着狱警走出牢房，心中不敢抱有太多希望。

但与其被带到那间熟悉的审讯室，我反而被领着穿过其他走廊，来到一个看似办公区的地方。在那里，一位看起来像是上级的干部已在等候。他用一种难以捉摸的眼神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朝桌上一套干净的衣服（虽然不是我的）扬了扬下巴。

「换上衣服。」他命令道。「你被释放了。」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被释放？在被关押、折磨了近两个月，并被冠以荒谬罪名之后，他们现在却突然说我被释放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我结结巴巴地问。

「不用多问。」他打断道，语气不耐烦。「调查过程中有些『误会』。上级已重新审查了你的档案。你是美国公民，我们尊重国际法。你可以走了。」

「误会」？我心知肚明那只是个托辞。肯定是有来自外部的强大干预。难道……庆玲做到了？难道在上海的美国领事馆介入了？一线希望开始在我心中闪现，但我仍不敢完全确定。

在极其迅速地办完几项简单的文书手续后，我被带出了看守所的大门。冬日微弱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外面的冷空气扑面而来，但那是自由的空气。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站稳。

然后，我看到了她。庆玲正站在离大门不远处等候，因忧虑与失眠而面容憔悴、苍白，但当她看到我时，双眼却亮了起来。在我妻子身旁，被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我猜想必定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牵着手，是小莲。那孩子也瘦了许多，眼神中仍带着几分恐惧，但当她看到我时，她轻声叫道：「明叔叔！」

那一刻，我所有压抑的力量似乎都崩溃了。我朝她们奔去。庆玲也跑了过来，紧紧地抱住我，失声痛哭。我紧紧地抱着妻子，感受着她那因颤抖而显得瘦弱的身体。我的泪水也无法抑制地流下——那是喜悦与辛酸交织的泪水，是历经苦难后的重逢之泪，是那份原以为再也无法拥有的幸福。

「我.....我做到了.....你被放出来了.....」庆玲在我怀中抽泣着说。

「我知道.....我知道是妳.....」我哽咽地回答，轻抚着妻子凌乱的头发。

我低下头看着小莲，那孩子仍有些靦腆。我轻柔地抱起她。
「小莲乖，没事了。叔叔回来陪妳了。」

同行的那位妇女和蔼地笑着。「这几周孩子都跟我们在一起，很安全。妳太太为了救你出来，可是辛苦了。」

后来，庆玲才向我讲述了她那段艰辛的过程。在我被捕后，我的妻子曾极度恐慌。但多亏了这位好心的妇女，以及刘大哥设法联系上的其他几位学员的帮助，她和小莲在上海一个隐蔽的地方，有了安全的临时住处。紧接着，不顾危险，她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到达了在上海的美国领事馆。起初，要接触并陈述案情并不容易，遇到了官僚作风与几分怀疑的态度。但凭借着毅力、我被无故拘捕的证据（她保留了我的护照），以及提及我们与法轮功关联的冒险之举（尽管知道风险极大），我的妻子最终说服了一位领事官员，让他相信并愿意介入。他们正式发出了外交照会，要求中方澄清事件，并释放美国公民王明。将近两个月持续不断的外交压力，最终迫使上海地方当局让步。

我们的重逢短暂却充满情感。我们知道，自己尚未真正安全。这里仍是中国的土地，他们「释放」我，可能只是暂时的。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在我获释后，有了领事馆更积极的协助，我们开始与时间赛跑，为我们三个人办理所有必要的程序。为小莲申请旅行证件遇到了许多困难，但凭借领事馆的强力干预与紧急人道理由，我们最终还是拿到了能带孩子一同离开中国的特别许可。

终于，在十二月的最后几天，当圣诞气氛已弥漫全球时，我们已身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手中握着返回美国的机票。这趟穿越黑夜、面对危险，并最终惊险逃脱的旅程，已告一段落。我们活了下来，保护了小莲，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不仅未被摧毁，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隧道尽头的光芒，已真正地显现。

* * *

第十三章: 东方既白 - 归来与传播

归航与自由的土地

坐在正缓缓离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跑道的飞机上，我紧紧地握着庆玲的手。那份极度的紧张感，直到飞机真正脱离中国领土、升入空中时，才稍稍缓解。直到在候机室的最后一刻，在办理出境手续时，那种害怕被拦截、被刁难的忧虑，仍旧萦绕在我们脑海。此刻，当我透过窗户，看着

中华大地渐渐远去，一种无比的轻松感，尽管还夹杂着许多纷乱的思绪，才真正地渗入心底。

这趟跨越太平洋的漫长航程，似乎是我们所需要的宁静片刻，让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自己已逃离了险境。在经历了数周的惊恐后，身体已疲惫不堪，我和庆玲都很快地沉沉睡去。小莲，或许也感受到了气氛的变化，在庆玲温暖的怀抱中，安稳地睡了大部分的航程。偶尔醒来，看着庆玲与小莲安详熟睡在身旁，我心中不禁升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恩，感谢某种神圣的庇护，帮助了我们，帮助了我们三个人，度过了这一切。

但那份轻松感，却无法抹去我心中的重负。康裕兄遇害、陈梅姐在狱中音讯全无的景象，刘大哥、陈大娘、兰姐以及无数其他同修，仍在故乡面对残酷镇压的身影，不断地浮现，让我心如刀割。我们自由了，但他们呢？我们重逢与脱险的喜悦，似乎染上了一层悲伤的色彩，一种因不得不将他们抛在身后而产生的模糊愧疚感。

终于，在一段仿佛永无止境的旅程后，飞机降落在美国的国际机场。此刻已是十二月的最后几天。走出机舱，呼吸着熟悉的空气，听着亲切的声音，看着第二故乡那温馨的

景物，一种绝对的安全感笼罩了我们。机场里装饰得华丽璀璨，闪烁的彩灯、圣诞树，以及从广播中传出的悠扬圣诞乐曲。这里的温暖、热闹与自由的氛围，与我们刚在中国所经历的那种窒息、紧张与充满危险的气氛，截然相反。

就是这里了，自由的土地。我们，真的回来了。

庆玲紧紧地抱着小莲，那孩子用她那圆溜溜、充满好奇的大眼睛，茫然地看着周遭的一切。看着那幅景象，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归来时，已不再是出发时的两个人，而是三个人。我们带回了一位新成员，一个在风暴中诞生的新家庭。小莲不仅仅只是我们所收养的孤儿，她现在是我们的女儿，是那段动荡旅程的鲜活见证，是一份我们甘愿肩负的神圣责任。

踏上熟悉的美国土地，安全感与自由感满溢，但我心中依旧沉重。那将近七个月在中国的记忆——从最初的好奇、奇特的相遇、寻获大法的喜悦，到目睹并亲身经历迫害的惊恐——一切仍是如此鲜明、如此深刻，无法褪色。我们已回到了自由的土地，但我们的灵魂，似乎有一部分仍留在了东方，与那些正坚韧地承受着苦难、并期盼着更光明明日的同修朋友们在一起。这次的归航，标志着一场惊险

逃脱的结束，却也是我们人生新篇章的开始，一个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在大法光芒照耀下的新生活。

在大法光芒下，建立新的生活

回到美国的最初几天，我们努力地让那在中国将近七个月后已完全被打乱的生活，重新步上轨道。我们熟悉的家里，如今多了小莲牙牙学语的笑声，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氛，但也伴随着不小的责任。我们联系了家人、朋友、同事，尽力以最简洁的方式，解释我们为何缺席了那么久，以及家中这位新成员的到来。大多数人都感到惊讶、好奇，但也对我们表示了理解与支持。我们那几个已长大的孩子，在最初的担忧过后，也很高兴父母能安全归来，并像对待小妹妹一样，欢迎着小莲。

此刻最重要的事，是帮助小莲融入新的环境。那孩子在经历了那些事后，心里仍有阴影。夜里，她常常会惊醒哭喊，呼唤着父母的名字。庆玲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来陪伴、

照顾、安抚与疼爱这个孩子。凭借着耐心与真诚的爱，我的妻子逐渐地帮助小莲感到更安全、更开朗，并开始熟悉英语与新的生活。看着庆玲照顾小莲的样子，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位母亲、一位正努力实践自己信仰的人，所展现出的那份善良与宽容。

在稳定家庭生活的同时，我们迅速地设法与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群体取得联系。回到家仅仅几天后，我们便找到了最近的炼功点，并开始参加早晨的炼功以及周末的小组学法。

那种能在户外自由炼功、能公开阅读大法书籍、能与同修们分享修炼心得而无需担心被监视或抓捕的感觉，是如此的珍贵，与我们在中国的经历截然不同。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来自许多国家、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员，但大家都拥有着对「真、善、忍」共同的信念，一同努力做得更好。这里开放、祥和与纯净的修炼环境，让我们感到被注入了新的能量与力量。

坚持不懈地读书与炼功，成了我们新生活的稳固基石。那些在《转法轮》中深邃的法理，不仅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所经历的那些苦难的意义，也照亮了我们前方的路。我们学会以更平静的心态去面对那些悲伤的记忆，将其视为

提升心性所必须跨越的考验。我们学会将那些不好的经历，转化为更精进修炼的动力。

我们的生活，尽管经历了惊涛骇浪，此刻却变得比从前更有意义、更为坦然。我们更清楚地明白，人生的目的，并非追求外在的物质名利，而是为了修炼，为了回归自己善良的本初。每一天，我们都努力地用「真、善、忍」的标准来对照自己的言行与思维，努力在家庭与社会中，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在共同经历了近乎生死的考验后，我与庆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加理解。我们不仅仅是夫妻，更是在回归之路上相互提醒、相互扶持的同修道友。我们一同读法，一同分享自己的领悟，在看到对方有什么做得不好的表现时，也一同提醒。

我们也努力在一个充满爱与「真、善、忍」价值的环境中，抚养小莲。我们给她讲述关于善良、诚实与宽容的故事。渐渐地，笑容回到了那孩子的脸上，眼神也变得清澈而活泼。尽管她还太小，无法完全理解大法，但我们相信，善良的种子，正被播入她那纯净的心田。

尽管那趟漫长的旅程与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们不得不暂时搁置许多工作计画，也耗费了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我们在美国的新生活，在精神层面上，却变得意义非凡。大法之光，已照亮了生活的每个角落，帮助我们找到了内心的平静、面对困难的力量，以及一个更为崇高的生活目标。我们正在重建自己的生活，不仅仅是用物质，更是用那份信念，以及每日对「真、善、忍」的实践。

宁静中的风暴

在中国大陆经历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变故后，我们在美国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我倾注全部心血创办的制药公司开始稳健发展，产品受到市场的积极反响，为家庭带来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与此同时，我们夫妻俩也都在一所大学找到了教职。尽管这份工作的收入与公司的利润相比微不足道，但它带给我们在学术环境中贡献的乐趣，维护了我们的科学声誉，也提供了与知识界交流及继续我们所热爱的学术研究的机会。我们有了更多时间进行个人修炼、参加集体学法、深度静坐，并与当地其他法轮功学员一同参与洪法活动，在那里，我们与许多有着共同华人文化背景的人们

找到了共鸣与连结。我们的小家庭再次充满了欢声笑语，尽管我心中仍时常挂念着那些在中国大陆仍在遭受苦难的同修们。

但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

最初的涟漪，出现在我的制药公司。起初只是一些小额合约，在最后一刻以模糊、难解的理由被取消。以我多年的商场经验，我只当那是寻常的风险。但接着，问题开始接踵而至。我们出口到欧洲的一批货物，尽管内部品管流程极其严格，却突然出现了品质标准问题。随后，关于公司产品的不实谣言，开始在一些网路论坛上传播，在消费者心中种下了怀疑。长期合作的伙伴开始表现出谨慎的态度，一些前景看好的新产品研发专案，也因原料供应短缺或重要资讯以难以解释的方式外泄，而突然停滞。

我的脑子绷得像一根弦。我努力保持着一位科学工作者的清醒，重新审视了管理与营运的每一个环节，却怎么也找不出致命的漏洞。一种无力感与模糊的焦虑，开始占据我的心头。

致命的一击，在我那身为公司大股东、且曾对公司发展方向极具信心的内兄，突然以「重组个人投资组合」为由，宣布撤出全部资金时，降临了。我知道，那个理由背后，是在不实谣言前的恐慌，或许还有来自他家人眼见我公司陷入困境的压力。我内兄，那个我一直视如手足的人的决定，像一颗炸弹，震撼了整个公司，并引发了连锁效应。那些曾热情承诺的银行，突然冻结了已批准的贷款，找出各种理由拖延拨款。与此同时，先前投资的贷款利息，却依旧如催命符般定期到来，像一条绳索，逐渐勒紧公司的脖子。

与公司的风暴并行的，是一片同样的阴影，也开始笼罩我们夫妻俩的教职工作。在我的系里，闲言闲语、审视的目光开始出现。几位曾友好的同事，如今也变得疏远。系领导不指名地暗示着「绩效有待提升」以及「来自学生的非正面反馈」，却又拿不出任何具体证据。我的妻子庆玲，在她的系里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无形的压力与日俱增，失去我们所热爱与珍视的学术工作环境的风险，悬在我们俩的头顶。

庆玲，尽管内心纷乱，却仍努力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们那两个已长大的孩子，一个读大二，一个读高三，虽然已

能自理许多事，却仍需要家庭不小的支持，尤其是在他们也感受到家里正发生的动荡时。而小莲则不同。她还小，心中又带着在孤儿院与逃亡路上那些恐怖日子的阴影。她需要特别的照顾，需要无尽的爱与耐心，才能逐渐康复。晚上，在安顿好小莲入睡后，我们夫妻俩会坐在一起，不是为了商讨如何解开那些看似无尽的困境，而是为了共同学法，在静坐中寻找内心的宁静。庆玲常会温柔地提醒我法理中的教诲，提醒我在逆境中要「忍」，提醒我要向内找，看看自己是否有什么执着需要放下。

除了工作上堆积如山的困难，我们还得面对来自家庭的担忧。我的父母，现已七十多岁，退休后与我大哥一家同住。他们在中国出生长大，上世纪七十年代移民来美，因此非常了解中共的本质。尽管他们俩都未曾真正了解法轮功与我们所追求的一切，但我父亲表现得比较平静，他向来话不多，也总是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我母亲则不同。她偶尔会打电话来，而每一次，对我都是一场考验。自从知道我在中国被关押了近两个月后，她对中共的恐惧便愈发深刻。她心疼我，为我家所承受的一切感到难过，但她表达的方式，却让我极度疲惫。母亲常常用一种充满忧虑、半劝半责的语气说：「明啊，我觉得很不安。你老是跟法轮功扯上关系，加上公司、学校的事又一直不顺，你没觉得有什

么不对劲吗？我只怕.....怕他们又不会放过你们，就像在中国那次一样。」她试图说服我应该更「圆滑」些，「识时务者为俊杰」，甚至暗示我应该「暂时放下」修炼之事，以求「自保」。

那些时候，尽管我心中也因那些难以解释的巧合而泛起些许波澜，但我仍努力地安抚母亲，也同时安抚自己。我想，或许是母亲因过去的阴影而过度忧虑了。在美国，一个自由与法治的国家，怎么可能发生如此精密的暗中破坏？我仍旧相信，公司的困境是出于内部管理问题、市场波动，或是我的能力不足。我需要自己找出原因并解决，而非将其归咎于某个无形的力量。母亲的话，尽管我知道是出于爱与根深蒂固的恐惧，却仍让我倍感沉重，有时甚至因无法让她安心而感到无力。

「明啊，」有一次，在母亲那样一通电话后，庆玲轻声对我说道，「我想，所有发生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或许这是师父在考验我们，看我们的信念是否坚定，看我们是否能真正放下这些世间的物质，以及这些情感的束缚。」

我沉默地握住妻子的手。我明白。但明白是一回事，面对与跨越，又是另一段艰难的旅程。财务的压力、对数百名

员工的责任、对家庭未来的担忧、对两个孩子教育的供给，尤其是如何为小莲的康复确保最好的环境，再加上无法让父母安心的煎熬，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

情况日益恶化。为了挽救公司，我被迫做出痛苦的决定。几轮裁员开始了。一个曾拥有五百多名员工、气势如虹的公司，萎缩到只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骨架。悲伤的气氛笼罩着最后几次会议，那些曾与我并肩奋斗的人们那失望、迷茫的眼神，让我心如刀割。最终，只剩下二十多位员工，那些真正有心，或因某种原因，仍选择留在那艘正逐渐下沉的船上的人。

但即便只有这么少的员工，营运成本与尤其是银行贷款的利息，依旧是无法承受之重。债权人不断催讨，威胁要查封公司资产。别无他法，在辗转反侧多个长夜后，我与庆玲商量，决定卖掉我们在美国多年积累的三处房产中的两处。那是一栋投资房和一间出租公寓。由于资金紧缺，又急需周转，我只能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贱卖」。我们一家搬进了最小的那栋房子，削减了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我们夫妻俩曾使用的、每辆价值超过二十万美元的豪华轿车，也必须卖掉。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买回来的两辆二手车，每辆仅一万多美元，刚好够用。周末全家在高级餐厅

聚餐的习惯也完全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简单而温馨的家常便饭。我们家的物质生活，此刻已与从前大相径庭。

整整三个月，然后是六个月，风暴不断地考验着我们。公司只能勉强维持运作。我们夫妻俩，尽管如何努力，最终还是收到了大学不再续聘的通知。我们失去了最后的稳定收入来源，但更重要的，我们失去了一个学术环境，一个我们可以贡献专业、维持科学声誉、并与知识界连结的地方。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不断地自省。我面对着残酷的现实，努力以诚实的态度（真）去探究原因，但所有努力都走入了死胡同。我不怨天尤人，也不责怪任何人，只默默地承受（忍）。对于公司里剩下的二十多位员工，我尽全力保障他们的最低生活，用我的善意与真诚去鼓励他们（善）。

许多个夜晚，看着庆玲必须放弃从前奢华的生活习惯，默默地适应着小房子里更为简朴的生活，仔细地计算着每一笔开销，亲手准备家常便饭以取代周末的餐厅盛宴，搁置了那些从前她能轻易购买的远行或名牌商品，同时还得将全部心力投入到照顾小莲、努力抚平那孩子心灵创伤上，

我的心痛如刀割。尽管家庭基本的温饱仍能靠着剩余的资产维持，但从百万富翁的生活，跌落到仅如普通公务员家庭般勉强度日，那种落差让我感到一股无形的重压。我自问，自己是否太过执着于一位科学家、一位成功企业家的名声？失去大学的教职、失去学术界的认可，是否是为了让我放下那个我仍紧抓不放的「名」的考验的一部分？我是否太看重那些物质成就，那些如昂贵汽车、豪华餐饮或奢华假期的舒适享受，而忘记了一位修炼人生命的真正意义？那些问题，深深地钻入我的心坎，迫使我向内找，去面对自己心识最深处的层面。

从灰烬中重生，向着光明

最黑暗的日子，似乎已沉到了谷底。我们夫妻俩，尽管失去了几乎所有白手起家的成就，却依旧坚守着自己的信念。那二十多位在公司风雨飘摇之际，选择留下的员工，成了我微小却又珍贵的动力来源。他们不再仅仅是员工，而是同行的伙伴，在同一艘试图挣脱死亡漩涡的船上。

在一次与一位年长同修的偶然会面中，那位在美国生活多年、也曾历经风霜的同修，我向他分享了公司与事业上接连发生的那些奇特变故。我讲述了那些被无理取消的合约、不实的谣言、我内兄的撤资，以及我母亲那充满忧虑的、关于中共可能插手的警告。那位同修专注地聆听着，然后沉思着说：「王明啊，你母亲的话，并非毫无根据。在美国，中共的特务活动非常精密和猖獗。你的事业正蒸蒸日上，却突然如此反常地急转直下，我恐怕这并非偶然。很可能是他们插手，为的是破坏那些与法轮功有关，或敢于为大陆不公之事发声的人。你试着仔细调查一下，说不定能找到线索。」

同修的话，如同一记警钟，唤醒了我脑海中曾悄然闪过的那些模糊疑云，尤其是在母亲警告之后。从前，我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在美国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认为我该从自身找错。但此刻，听一位有经验的同修这么说，那些零散的碎片开始连结起来。我忽然想起了那些不合常理的细节、那些难以解释的事故。难道母亲是对的？难道我对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的天真，让我变得麻痹大意了？在庆玲的鼓励下，我决定必须找出真相，无论它有多么残酷。

以一位科学家的思维，我开始重新审视整个系统、所有交易、人事档案，特别留意那些在公司开始出现问题期间新进的员工。我私下请了一位值得信赖的网路安全专家朋友，重新检查公司的整个电脑系统与通讯资讯。结果令我震惊而痛苦。一位业务部的新进员工，那个我曾评价为积极、合群的人，竟有着可疑的活动迹象：访问职权范围之外的资料、不寻常的对外联系，而更重要的，有证据显示，此人曾蓄意泄漏专案资讯，破坏了几个重要的合约。

面对自己竟被另一位华人，一个被怀疑是中共当局安插进来搞破坏的内鬼所害的残酷事实，一股愤慨最初在我心中翻涌。但我很快提醒自己是修炼人，记起师父关于善与忍的教诲。我不能让愤怒或怨恨主宰我的行为。在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后，我与公司的律师一同将整件事报告给了美国的相关执法机构。那个内鬼很快便被解雇，并面临法律的调查。尽管无法立刻挽回已造成的巨大损失，但清除了这个「害群之马」，已帮助公司卸下了一个无形的重担，而更重要的是，它证实了我的怀疑，让我更清楚地理解了这场迫害的本质——它并不止步于中国的边境。

只剩下二十多位有心人，我明白公司已无法再沿用旧模式。我们必须全面重组，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一个真正具有突

破性的核心产品。在几次气氛紧张却又充满建设性精神的会议中，想法开始成形。从我自大法中领悟到的、关于珍视传统价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教诲，结合我自身的现代科学知识，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开发一个全新的药品系列，将东方传统医学的精髓，与西方严谨的科学研究、验证流程相结合。

我与剩下的团队分享了 这个想法。许多人起初还抱持怀疑，因为这与我们以往所做的，实在太不相同。但我的热情与远见，加上具体的科学分析，逐渐说服了他们。我们在 一场新的冒险中，携手并进，尽管资源有限，但决心却无比高昂。我和庆玲，以及几位核心的科学家，日以继夜地在实验室里辛勤工作。我们研究了数百种东方医学宝库中的珍贵草药，设法提取其活性成分，并按照现代科学原理进行配伍，以最大化其功效并将副作用降至最低。研究过程极其艰辛，多次的失败几乎让我们想要放弃。那些时候，我们便一同学法，寻回内心的平静与信念。师父的形象与法中的教诲，再次给了我们力量。

经过将近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一款新产品诞生了。那是一种辅助治疗慢性病的药物，完全由天然草药成分，依

循东方医学知识所配制，但又经过西方严格的临床试验标准，进行了标准化与效果、安全性的验证。

产品上市那天，我心中充满了期待与不安。在经历了这一切后，我们不敢期望太多。但积极的信号开始出现。起初是一些试用病患的良好反馈，接着，医生与医疗专家们也逐渐注意到产品的独特性与效果，特别是它的安全性与几乎无副作用的特点。产品的信誉，逐渐透过实际的效果与使用者的口耳相传而建立起来。订单开始有明显的增长迹象，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帮助公司逐渐稳定的第一笔收入。

我那小小的公司，从破产的边缘，忽然有了积极的转机。我在制药界的声誉，尽管先前曾严重受损，也开始逐步恢复。有了这些乐观的信号，我有了基础去慢慢地重建公司，可以在条件允许时，邀请一些过去有心的老员工回来，并谨慎地逐步扩大生产规模。

但比财务上的复苏更重要的，是我们夫妻俩感受到的一种更深层的喜悦。我们已将逆境化为契机，不仅仅只是为了重振事业，更是为了创造出真正有益于人类的产品，那其中，既承载着传统医学的智慧，也包含了现代科学的透明。

前方的道路再次豁然开朗，那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未来，更是那些敢于坚守信念、敢于面对挑战，并从自身的修炼中找到光明的人们的未来。我明白，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是为了锤炼意志、洗净执着，并让我们能更稳健地，走在回归的路上。

风暴中的希望之歌，传播光明

在中国大陆经历了那些惊心动魄的变故后，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原以为已逐渐稳定，但真正的平静却并未持续太久。财务与事业上的困境接踵而至，将我倾注心血的公司推向破产边缘，并使我们夫妻俩都失去了教职。在经历了漫长一段时间最初原因不明的逆境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中共特务的暗中破坏，并凭借着结合东西方医学的新方向，一步步地从灰烬中重建了事业。

跨越那场风暴，不仅帮助我们重振了事业，更锤炼了我们的意志，洗净了我们的执着，并巩固了我们对大法的信念。

而正是在此刻，当生活逐渐重回正轨时，我和庆玲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从中国归来，不仅带回了一个新的家庭，更背负着那里正发生的残酷迫害的真相重担，我们感到必须将真相说出来。我们无法在知晓成千上万的无辜民众，仅因对「真、善、忍」的信仰而遭受苦难，在知晓那骇人听闻的活摘器官罪行仍在世界背后持续发生时，保持沉默。

传播这个真相绝非易事，尤其是在面对部分西方公众的冷漠、怀疑，甚至是顾忌时。但康裕兄、陈梅姐、刘大哥、陈大娘、兰姐以及我们所遇到的无数其他人的身影，连同我自己在劳教所里那段恐怖的经历，都催促着我们必须行动。

我们从最亲近的人开始：家人、朋友、那些思想开明的同事。我们讲述自己的旅程，分享法轮功的美好与那场迫害的残酷真相。渐渐地，我们叙述的真诚与自身的积极转变，让许多人开始聆听，并更严肃地思考。

但仅仅是个人的分享还不够。我们主动参与当地法轮功学员社群所举办的活动。周末，我们与其他学员一同，在中

国领事馆前和平静坐，参加游行，举办纪录片放映会与「真、善、忍」国际美展。庆玲凭借她的语言能力与文化理解，常常介绍法轮功并解答疑问。我则参与征集请愿签名，向立法者、人权组织寄送邮件。

每一个活动，无论多么微小，都是一次打破沉默的努力。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冷漠的态度、来自中国政府的暗中阻挠，有时甚至是误解。但看着其他的学员，许多人也是从迫害中逃脱出来的难民，依旧年复一年地坚韧、平和、持续不懈地讲述着真相，我们便又增添了力量。我们明白，传播真相不仅仅是对那些在中国受苦难的人们的责任，更是对我们自身良知与世界未来的责任。因为在邪恶面前保持沉默，就是与邪恶为伍。

自我们重建一切以来，时光飞逝。与小莲的新生活，伴随着修炼自身与传播真相的努力，已成为一趟永不停歇的旅程。回首来时路，我不禁感慨万千。从一个只相信实证科学的医学教授、企业家，我在认知与信仰上，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蜕变。那趟旅程，引领我从怀疑到好奇，从探索到接纳，从最初的信仰到对法轮大法、对神佛的存在与宇宙高深法理那不可动摇的坚定。

我曾站在世俗标准的名利巅峰，却感到空虚。如今，在经历了生死的考验，面对了极致的邪恶，并见证了无边的善念之后，我才真正找到了生命的真谛。那并非对物质的享受或对名利的庸俗争夺，而是回归到纯净的先天本性，是同化于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修炼大法之路，正是那架通往天国的阶梯。

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尽管痛苦而严酷，却正是锤炼意志、消除业力、提升心性所必需的考验。每一次面对危险，每一次必须在自身安全与良知之间做出选择，都是一次我们被大法加持、被巩固信念与勇气的机会。康裕兄与陈梅姐一家的悲剧、那场迫害的残酷，所有这一切，都未曾让我们恐惧或退缩，反而，更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以及我们所选择道路的伟大与正义。

我坚信「真、善、忍」那感化人心的力量。这份光明，不仅照亮了我们这些修炼人，更具有感化与唤醒全世界所有人良知的力量。尽管邪恶的阴影仍笼罩着华夏大地，尽管迫害仍在残酷地持续，但我相信，那只是黎明前最后的疯狂。

因为法轮大法已洪传五洲，深深地扎根于亿万人的心中。真正的修炼者，怀着对「真、善、忍」的坚定，怀着无限的祥和与慈悲，正日夜不懈地讲清真相，破除谎言，揭露邪恶政权的罪行。如同从污泥中绽放的纯净莲花，他们正用自身的善良与忍耐去面对暴力，用真理去战胜谎言。

我相信，中国人民认清中共真面目的那一天，关于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在公众面前被完全揭露的那一天，已为期不远。那时，黑暗必将消散，邪恶必将被淘汰，一个信仰自由、传统道德价值得以复兴的光明未来，将真正降临到这片古老的华夏土地。真正的黎明，将在东方破晓。

而我意识到，「真、善、忍」并非什么陌生的、或仅属于东方的东西。那是或许每个人在灵魂深处，都向往的价值。在有时令人迷失的现代世界中，法轮大法如同一股清泉，帮助我重新找到了平衡，提升了道德，并更深刻地理解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我相信，美好与纯正的事物，其本身，就具有传播的力量。

* * *

结语

当《红尘，金光》的故事落下帷幕，或许萦绕在读者心头的，并非各个角色的情节或命运。而是一种静默却又强烈的对比：在满是尘埃的俗世与那道总在寻求展现的纯净光芒之间。

乍看之下，这是一系列零散的生命片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自己的重负，一场在世间得失中的挣扎。他们被命运、欲望、创伤与过错的洪流所席卷。那正是「红尘」的景象——窒息、混乱而充满诱惑。

然而，当我们退一步观察时，一缕金线已悄然织就了一幅共同的织锦。在最黑暗的时刻，在最艰难的抉择之间，「金光」已然显现。那道光，并非从天而降、用以解救的奇迹，而是源自人性最深处的一种选择：一个无私的行为，一句宽恕的话语，一个放下执念的瞬间，或是在逆境中依然坚守的善念。

因此，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在讲述他们的故事。它也在映照着我们自身。每一位读者，都正行走在自己的红尘俗世中，背负着自己的重担，面对着自己的抉择。

而或许，本书所留下最重要的提问，并非书中人物找到了什么，而是：

在人生的万千尘埃中，我们是否能认出，并守住属于自己的那道光？

苏菲亚·贝尔 (Sophia Bell)

THE EPOCH MEDIA

关于作者与 THE EPOCH MEDIA 计画

关于作者

苏菲亚·贝尔 (Sophia Bell) 是一位独立作家，致力于探索政治、文化、社会、科学与灵性等主题。她的作品追求真理，唤醒良知，并为人类命运的深刻省思发声。

她的作品多源自真实访谈，忠实记录，富有情感深度，并带有启迪人心的精神。

关于计画

本书是由 THE EPOCH MEDIA 出版系列作品的一部分。
THE EPOCH MEDIA 是一项具备全球视野的独立出版计画，
其使命为保存并传播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我们不追逐每日的新闻潮流，而是致力于出版能够深刻触动人心的书籍。

联络方式

- 网站: www.theepochmedia.com
- 电子邮件: editor@theepochmedia.com
- 二维码 (QR Code):



同一计画的其他作品

您可以阅读 THE EPOCH MEDIA 的其他出版物：

- 红尘，金光 (Red Dust, Golden Light) → 即本书
- 后政坛：遗产 (After Power: The Legacy)
- 科学的黄昏与黎明 (Sunset and Sunrise of Science)
- 红色的帷幕 (The Red Veil)
- 时间之前的回响 (Echoes Before Time)

– 入世间 (Entering The World)

– 最后的钟声 (The Last Bells)

– 我们之前 (Before Us)

– 千劫已过 (Thousand Lives)

诚挚感谢您拨冗阅读本书！愿神、愿佛在您探索真理的旅程中赐福予您。